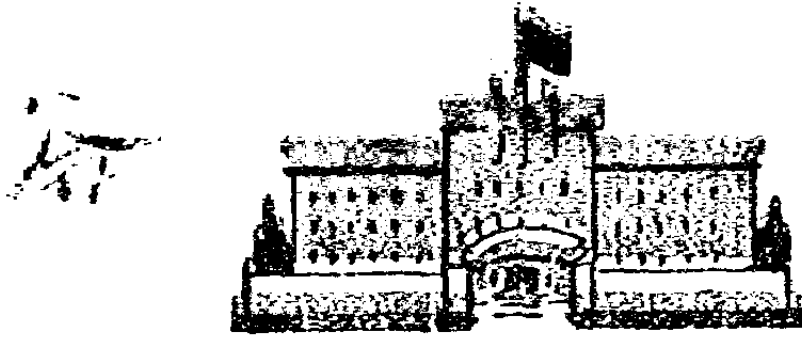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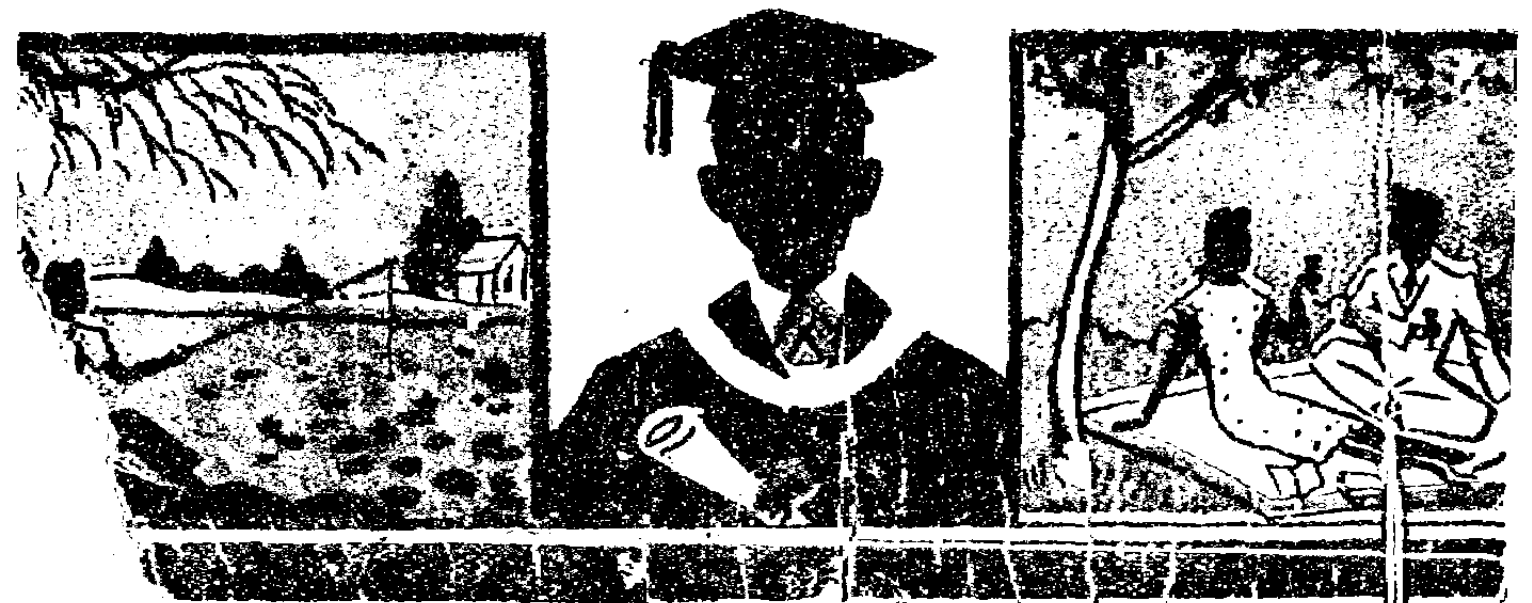


著英沈 說小篇長會社

光 鳳 學 大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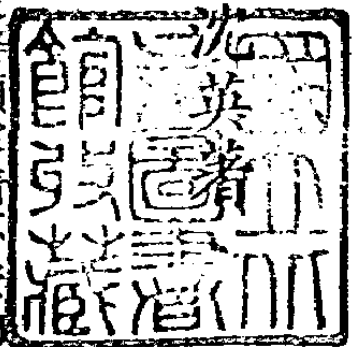
天 堂 (又名大學風光)

(一)

大華大學全校起了一種騷動，全體的學生，教授，職員，校役，和校警顯露着不安的狀態，各處東一堆，西一堆的人們，紛紛的議論，因為在學校二十週年紀念日的晚上，突然失蹤了一個學生，這個學生是社會上著名的闊公子，名字叫「金必正」，是百萬富翁「煤炭大王」金萬山的公子，社會上給他起了個雅號叫做「煤炭太子」。

這個「煤炭太子」金必正是怎樣失蹤的呢！

金必正入大華大學的日期並不多，還不到一個整年，只是一個「佛來許曼」，「佛來許曼」是「大學一年級學生」的英文稱呼，大學的各年級學生全都有不同的名稱，這些名稱成爲習慣，全用英文來稱呼，按說在一年級的學生叫做「一年生」，在二年級的學生叫做「二年生」，在三年級的學生叫做「三年生」，豈不合理而省事？但是大學生們接收了西方的文明，不怕費事，把這些稱呼全都洋裝起來；不用中文的稱呼，而做照西洋的叫法，「一年級大學生」叫做「佛來許曼——Freshman——」，「二年級大學生」叫做「掃佛魔——Sophomore——」，「三年級大學生」叫做「就尼爾——Junior——」，「四年級大學生」叫做



「森尼爾——Senior——」。

這些名稱在普通人念來，真是詰曲聱牙，很够警拙，但是一般大學生們念來，反倒熟練流利，不費唇舌之力，順口說出，並且發音正確，用不着英文專家來糾正。自從歐美的文明東來，不獨傳來了這幾個簡單的名詞，而且把和這名詞有關係的風俗，習慣，也弄來了不少，「一年級大學生的不平等待遇」就是其中的一個，美國各大學有一種風俗，是一年級學生要受高年級學生的不平等待遇，高級學生做出種種花樣，去欺侮一年級學生，差不多各大學都有這種風俗，不過有的厲害，有的不厲害罷了。

大華大學的學生，就被傳染上了這一種風俗，他們防備社會上的非難，把這種風俗加上一個美名，叫做「耐苦訓練」，他們說這是一種吃苦耐勞的訓練，養成一種吃苦耐勞的精神，少了這種精神，將來畢業後，不能算地道的大華畢業生，而其實這不過是一種「受氣訓練」的煙幕彈罷了。

大華大學的「耐苦訓練」最顯著的一個例，就是每一個「佛來許曼」必須戴上一頂瓜皮式的綠帽子，不在一年級卒業後，算是不能除掉，綠帽子的前沿裝釘着一個「Freshman」。(佛來許曼)的銅英文字，使人一見就可以辨認，當然這種綠帽子象徵什麼意思，是很容易明白的，所奇的是女學生也是一樣，任她們穿著任何講究摩登的衣服，但是腦袋上也免不了這一頂小綠帽子，男學生的西裝，儘管穿的整齊，褲子儘管穿的筆直，皮鞋擦的「倍兒」亮，

但是這一頂小綠帽子是不能不戴的，一進到學校的大門，就必須戴在頭上，這是『佛來許曼』和高年級生的區別。

關於這種風俗的理論，大概有以下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一年級新學生，全是剛從中學畢業出來的，性情高傲，目空一切，學問雖不充足，而趾高氣揚，自以為是，所以初來大學，必須先叫他們受點規矩，吃點苦頭，給高年級生們盡點義務，殺殺他們的火氣，好比大家庭的新婦，進門必須練習給公婆斟茶點烟倒尿盆一般，不來這末一套就不能安家立業。據高年級學生說，要不讓這些『佛來許曼』受受折磨，他們將來不獨在學校裏不懂禮貌，有礙校風，而且必要喧賓奪主，反過來倒要欺侮他們了。

第二種說法：高級生全受過這種『耐苦訓練』，他們的委屈沒有地方去發洩，只好拿着『佛來許曼』來報復，正好像婆婆給媳婦氣受，原因是以前婆婆也當過媳婦，也受過氣，但是婆婆苦於沒有法子向她婆婆報復，只好向着毫無關係的媳婦算賬，她知道反正無論如何，她的媳婦不會報復她。這種奇怪的『報應循環論』很流行在各大學生的心裏，高年級學生說應該，一年級學生們也只得忍氣吞聲。

第三種說法：以為這是大學生們『玩兒』的一種，學生們應該有活潑的精神，要想活潑必須從『玩』『鬧』表現出來，死板板的讀書，沒有一點朝氣，大學生無論怎樣『大』，還

不過是個『學生』，就應該做做小學生，在念書以外去跑跑，跳跳的玩兒，更應該表現出『大』的精神來，不能玩的和小學生一般無二，小學生只是踢踢小球，大學生就不應當那樣簡單，除去玩大球得大獎以外，優勝的隊員還要受大的慶祝，許多學生鳴鑼燃炮，大吵大鬧，大家還做出種種花樣來慶賀，有什麼校后手吻禮，哈哈隊閱兵式，蹕車運動，魔術表演，武術表演，新劇表演等等，『玩兒』的方法是五花八門，『玩兒』的氣派是天翻地覆，新來的學生，所謂『佛來許曼』，還不知道這些巧門，摸不着頭緒，他們如同鄉下人剛進城，處處是『老憨』，原來的舊學生就趁這機會和他們大開玩笑，這種頑皮的待遇過而甚之，就形成了虐待一年級學生的『耐苦訓練』了，其實這也不過是『玩兒』的一種變形。主張這種說法的，大概是些大學教授，和畢業的同學們，一來他們以前也幹過這些玩藝兒，他們正可以藉此看看熱鬧，聽聽新聞，作為談話的資料，不肯關心這種風俗是好是壞。

金必正的失踪，就是受了這個風俗的導火線，因為失踪的原因，是由於二年級學生施給他的『耐苦訓練』而來。

五月二十日是大華大學成立二十週年紀念日，全校舉行大慶祝，上午是紀念會，晚上是遊藝會，上午的紀念會上，每年級舉出一個代表參加演說，金必正做了『佛來許曼』的代表，當場演講的還有幾位名人，一位是現任委員長老李，一位是煤炭大王的代表羅巨然，一位是歷史學家梁潤生，還有教育部的部長唐連青，這幾位名人全一致的誇獎大華大學，把大華

大學說成了一個神聖的學府，主席校長聽了面上起了無限的光榮，以後緊接着是學生們的演講，歌功頌德的空氣，仍然是瀰漫着，各年級的代表，按着年級的次序上台，在這種慶賀大典，當然是出風頭最合宜的地方，何況又有許多名人光臨，和兩千多學生的注意呢？

四年級的代表名叫「張士傑」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口才流利，在演講時張口閉口離不開贊頌大華的榮光，三年級的代表是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學生，名叫「宋黛珠」，一對圓晶光瑩的眼睛，健美曲線的身形，十足表現出運動家的氣派，她演講的大意是歷述兩三年來女子對外比賽所爭得的光榮，特別是三年級組織的女子籃球隊替學校賺來了不少的銀杯銀盾。

二年級的代表叫「趙成瑞」，是一位短小精悍的人物，身子雖然矮而玲瓏活潑，所以他的外號叫「猴子」，是全校玩鬧的總領袖，他上了台後，簡略的說了幾句紀念慶賀的話外，接着說到大華大學的名譽，全是由於學生的活潑而來，又說推原這種活潑，全是由於大華的遊藝超羣，玩樂出衆而來，大華大學的「玩兒」成了全國的模範，希望明年的今日再加添十種新花樣，說時洋洋得意，隱隱含着大華的「玩兒」是超過一切，不同凡響。

他演說完了下台，最後的演說者，要屬那一位煤炭太子「金必正」了。

金必正走到台上來，他是一位美少年，他的面孔和他那「煤炭太子」的雅號不相配合，臉上絲毫沒有煤炭的黑氣，反倒紅裏透白，白裏透潤，貌美體健，儀表翩翩，美名早已名貫全校，尤其出名的是他的「富」，他的家產是以「千萬」作單位的，因為他素日喜作白裝，

又愛高行闊步，表現着紳士的派頭，所以同學們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白鵝』，他這時穿着一身白色囉嘰西裝，西裝褲上的疊痕和刀口一樣的鋒銳，頭髮從前額披到後領，用着美化的姿式，流利的口才，誠懇的語氣，開始向大家演講，他的演詞新穎別緻，和他的師兄們講的不同，他沒有歌頌『大華』的榮光，也沒有背述『大華』的功績，他反倒公然的指責起『大華』的過失來，他認為『大華』有許多美中不足的地方。

他又用委婉的口吻說道：『大華大學的榮譽全被同學們說盡了，沒有再說的必要，爲着愛護我們的母校，有三件事希望大家改善和進步：第一，我感覺出大華『獎學生』的優秀，這些『獎學生』們組成了一個先鋒團，網羅許多的同志，這些團員們做出許多成績，可作同學們的模範，他們的功課是優秀的，他們的品性是高尙的，但是他們不以此自滿，他們的目标是提高一般的程度，他們熱心助人，富有熱心爲公的精神，但是可惜做基本團員的『獎學生』太少，全校才二十人，只佔了百分之一，這是多末少的可憐，他們既有這樣好的成績，學校方面何不擴充額數呢？難道祇讓那些飯桶和懶人們有受教育的機會，反讓許多的天才犧牲麼？』說到這兒大家一齊鼓掌。

他接續着說『第二，我們的校役生活太苦，他們終日勞碌，常常受着師生們不正當的責罵，但是他們所得的代價太少，實在不足以贍妻子養父母，所以對他們的待遇，應該提高，精神物質全應該加以援助，至於他們的本身如同牛馬一般終年沒有愉樂，又不能參加我們的

玩樂生活，我們應該給他們立一個俱樂部，希望同學們捐助樂成。」

金必正最後說到大華大學的「玩兒」，他說「這種『玩兒』的藝術我很贊成，但是要藉着『玩兒』的口實而對於同學有了不平等的待遇，那就是玩兒的罪惡了，我們的『耐苦訓練』就是這樣一種罪惡，這是一種無意義的風俗，歐美的文明雖然可以接受，但是我們應該採用人家的精華，不應該採用人家的糟粕，『耐苦訓練』就是人家的糟粕，我們不應該採取這種風俗，曾記得去年冬季有一位同學因為誤犯了『耐苦訓練』的規條，被處罰了，處罰的方法是，在嚴寒的深夜，他正在溫暖的被中睡眠，被一羣同學們用冷水澆頭，弄得滿身滿衣滿被全是冷水，這個同學因此致病，得了很嚴重的肺炎，結果後來這個同學竟和諸君長別了，諸位全都知道罷！這實在是一件不幸的事，這也是一件『玩兒』的新花樣，他又加重着語氣說『但是這種新花樣，到明年的今日，我却不希望再添！更不希望全國用這個作為模範！』他又用着懇切的語詞，說希望着將來除掉這種『耐苦訓練』的惡作劇。

金必正這種大胆的演講完畢，一時引起全體掌聲雷動，得着意料外的贊成，散會以後，整羣結隊的「佛來許曼」把他包圍起來，向他歡迎着，推擁着，高呼「大胆的白鵝」，「痛快的演說」，「佛來許曼的光榮」，「勇敢的代表」，「白鵝吃味兒」，「白鵝倍兒棒」，「白鵝萬歲」，等等的口號，當然白鵝胆敢在公開莊嚴的大會上，無所顧忌的攻擊「掃佛魔」們用以欺侮同學的「耐苦訓練」，恰巧又針對着「猴子」的「玩兒的模範」一語，這在那

些『佛來許曼』看來，真是一件痛快的事，這真是他們的一件大大的光榮。

不料金必正這一段演說却惹惱了『猴子』趙成瑞，趙成瑞是『掃佛魔』的活潑分子，是舉行『耐苦訓練』的領袖，他的壞主義最多，『耐苦訓練』是他的拿手傑作，今天會場上他聽見金必正提到去年灌冷水的事，他大大的憤怒，因為那件事正是他所主動的，他覺得金必正在會場上這樣公開的講演，是有意揭他的醜，間接是和他挑戰，他怎會想到他的演詞是出於無心的衝突呢？還有一件事給他痛心的，是近日蜜斯張和他疎遠，他幾次寫信定約都沒有回答，他認為這件事與金必正有關係，因為他在上星期六下課看見蜜斯張是坐着『白鵝』的汽車一路走的，他以為『白鵝』誠心要奪他的『愛』，他把『白鵝』認為情敵，他沒有澈底明白『白鵝』的性格，他只以為蜜斯張為『白鵝』所誘惑，他不知道女子也可以主動去誘惑人，她要愛誰，她也可以去追求。

趙成瑞以為張玉英是他所追求的，金必正不應該接近，應該站在『佛來許曼』的立場上謙讓給老大哥，『耐苦訓練』條規上不是有一條說『佛來許曼』不準和女同學並肩而行麼？但是『耐苦訓練』究竟有勢力所不及的地方，牠沒有把所有的『佛來許曼』變成了醜像，所以在張玉英的眼裏對於『掃佛魔』的『猴子』總覺着比不上『佛來許曼』的『白鵝』。

趙成瑞傳了一個密令，招集他的玩鬧同學，這些玩鬧同學組織了一個團體，叫做『訓練團』，團員有二百多人，他們開會隱語叫『請客』，招集的方法是一個人傳給一人，甲通知

乙，乙通知丙，丙再通知丁，這樣輾轉相告手續很快，當天下午兩點，訓練團員全得着『請客』的密令，地點在電工試驗室，時間定在三點，屆時便有三三五五的團員陸續到場，恰巧這時電工試驗室裏有一個學生，名子叫『陸洪生』，他也是二年級的學生，是一個『獎學生』，他正在那兒靜靜地讀一本書，但很快就覺察出他們開會的消息，他把身子藏在一個空衣櫥裏，他要聽取他們的秘密。

『猴子』趙成瑞來到電工試驗室，說明了當天『白鵝』在大會上大胆的侮辱『刻苦訓練』事件，公開指責『掃佛魔』的過失，應該受懲戒，懲戒的方法請團員們公議，有人發言說當天晚上『白鵝』要表演『英雄美人』的新劇，爲着學校名譽起見，應該改在旁的日子舉行，但是『猴子』知道這一齣戲又是『白鵝』出風頭的機會，他扮演的角色是英勇的沙克親王，這在他的蜜斯張看來豈不更加了誘惑，他的嫉妒心堅持着說非當晚懲戒不可，惟以不礙演戲爲條件，結果團員們議出要破壞白鵝的汽車，打算在新生路上鋪設『道釘』，使他的汽車橡皮帶放砲，使他散戲後無法帶着蜜斯張同車，這個法子，『猴子』很贊成，他心中想這樣他至少不能當晚帶着她同走，就這樣他們全決定了，散會以後就分頭去佈置。

這些計畫全被陸洪生聽去了，他認爲這種惡作劇太不合乎道德，純是『猴子』借着題目洩憤，他急急向金公館打了一個電話，但是『金少爺』沒有在家，他告訴他的管事轉達，告訴金必正說當晚入校別走新生路，儘可放心直行大正路，他說新生路上有了『刻苦訓練』。

原來大華大學入了正門以後，有一條筆直的大路直通到大禮堂，這條路叫做『大正路』，但是進門另有一條弓形的灣路，灣曲着也通到大禮堂，這條路叫做『新生路』這兩條路的圖形，很像大寫的英文字母D字。新生路的兩旁有幾所小建築，專為新生入學時辦理各種手續用的，有新生報名處，有體格測驗所，有新生試場，有新生指導處，有大華一覽室等等，這些地方只是在新生入學的時候用，平時却用不着，但是『大華』有『耐苦訓練』，把這條路專闢給『佛來許曼』常年來往，使『佛來許曼』們多走些路，絕對不許他們在大正路上走，又定出許多行路規章，和『佛來許曼』開玩笑，最可注意的規章例如：『佛來許曼』的男生不能同女生在一齊並着肩走，而要一前一後，迎面見了高級生要立正敬禮，無論汽車洋車自行車在這條路上全要慢行，不要超過了人行的速度，違犯了這些規章就要被施行『耐苦訓練』。

至於『耐苦訓練』的懲戒，大約可以分成三種，一是服務，二是獻技，三是監禁，服務的事，例如要給高級生擦皮鞋，洗褲子，打掃屋子，作種種工作，獻技是教犯者把技藝表演出來，供給大家娛樂，例如彈凡亞林，唱二簧，說口技，講笑話，跳舞等，監禁不是送到法院，只是把犯者裝在一個口袋裏，把口袋一拴，放在某處幾個鐘點，大概這種地方是似危險而不甚危險的地方，或者是不愉快而不甚壞的地方，例如屋頂的烟筒旁，廁所的後門，河邊上或者鐵路旁，故意使被裝的人担驚害怕，而又不至於闖出人命。『佛來許曼』們全知道應

付懲戒的安全秘訣，就是『不要反抗』，因為反抗只有受着更麻煩的待遇，還許鬧出不幸。陸洪生在晚飯後走到新生路上去看，看見幾個訓練團員埋伏在路旁，佈置着一塊長木板，板上按着許多棗核釘，預備着隨時橫在路上，要破壞『白鵝』的汽車帶，又有幾個人在大門左右巡哨，好像偵察消息的哨兵。

忽聽見遠遠的汽車喇叭聲，一輛汽車用着飛快的速度向前進行，喇叭越響越近，車前的燈光時的閃耀，這個汽車一直的進了大門，開上了大正路，沒有拐那個新生路的灣，車牌子上的紅燈清楚的照着是『121』，這是『煤炭太子』的自用專車，這時慌了那幾個『哨兵』，奇怪何以白鵝今天不走新生路，莫非車上還有什麼來賓偕行？急急到正門號房打了一個電話，報告給他們的團長，說是『白鵝』違犯了『耐苦訓練』的規章，私自走了大正路，『猴子』趙成瑞知道了以後，很是驚異，自己苦心安排的路釘沒有用上，他一氣跑到大禮堂，查出『白鵝』是獨自來的，還代着一箱子衣裝，準備着演『英雄美人』。

趙成瑞急急回到六齋俱樂部，把『訓練團』團員招集起來，報告『白鵝』違犯了『耐苦訓練』，私自橫闖大正路，一羣團員被鼓動起來起鬨，吵着嚷着要懲戒『白鵝』，他們蜂擁着到禮堂前的休息室找到了『白鵝』說明了要舉行懲戒，金必正還不知道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他接得陸洪生的電話叫他躲避『耐苦訓練』，他才直走大正路，難道陸洪生和他們合謀，真教他莫明其妙，他現在只有虛心領受，準備要受懲戒，他說『怎樣懲戒全行，頂好別誤了

「英雄美人」的上演，因為那是關係學校名譽的。」

「猴子」出了主意打算教「白鵝」在「英雄美人」上演以前，先演一齣「苦工夜釣」，教「白鵝」裝扮成一個工人去到桃湖釣一點鐘的魚，桃湖在大華大學西方五里路，釣魚是華學生們的課外消遣，桃湖裏產出不少的鯽魚，爲着學生的交通便利，學校當局修了一條石鋪的馬路，直通到桃湖，在桃湖水邊還設備了許多大木筏，專預備學生們作垂釣消遣，「猴子」的主意引起大家的贊成，「白鵝」本身也沒法反對，立時取來了一套破爛的工人服裝，這在「英雄美人」的劇團裏是現成。

金必正穿上一身青布衣褲，上身的肩頭破了一個窟窿，褲子的膝蓋處也破了一個窟窿，又穿上一雙不成對的破皮鞋，白鵝穿妥以後，他們又把他那膠平的頭髮弄成紊亂，給他帶上那頂「佛來許曼」瓜皮小帽，「猴子」給他臉上抹了兩處木炭灰，他調侃着說：「這才是地道的『煤炭太子』。對他總算是優待，沒有把他裝入了口袋，化裝完畢，幾個訓練團員把他架在車上，善於開車的小周做了司機生，又上去了四五個團員押着，用着加快的速度開出了大華大學，不到十分鐘開到了桃湖。

這時候已經在黃昏之後，月光亮照滿了大地，冷靜的湖畔寂靜無聲，他們把「白鵝」請下來，教他在那兒看一點鐘的湖景，他們還要回去預備各種遊藝，說好了一點鐘以後再來接他，說完就把車開回去。

梅麗娜小姐是大華大學的校后，是一朵鮮艷美麗的花，這朵花雖然艷若桃李，但是他的性格却是冷若冰霜，正如同花的周圍罩滿了一層銳刺，誰要靠的太近，誰就會感着刺痛，她善於交際，善於說話，又擅長許多時髦玩藝兒，例如游泳，跳舞，開汽車，樣樣全很嫻熟，她是一位健美多能的女性，使許多男同學們迷惑，但是爲了她的性情，又使許多人不滿意，和她交際的同學全有一種批評，就是『密斯梅太冷淡』，但是梅麗娜的言談和舉止並不冷淡，見人總是說說笑笑，尤慣於大大方方的受着男同學的招待，誰請她吃飯或看電影她全不拒絕，不過她有一種特別皮氣，就是她總要邀着許多男朋友在一起，未曾單獨的受過單獨的男同學招待過，她的理由是『一男一女太單調，大家湊在一起熱鬧些』，但是許多男性却不喜歡她的這一種癖氣。

『猴子』趙成瑞爲着交際梅麗娜，費了不少的心血，但是梅麗娜對他總是不甚親熱，在這一學期的開始，趙成瑞運動各年級選了梅麗娜做校后，校后對於趙成瑞要表示感謝，邀請趙成瑞在大華飯店吃飯，但是趙成瑞並沒有滿意，因爲她請的陪客太多，不亞如一個交際大會，而且飯後跳舞，她反選了『煤炭太子』金必正做舞伴，這在趙成瑞看來簡直是一種『冷淡』，事後趙成瑞回席單請梅麗娜，但是這位校后却帶去了她的姊妹許多人，說是爲着避免

寂寞。

梅麗娜喜歡戲劇，在『英雄美人』一劇裏，她充當女主角，他飾的是『拿門小姐』，拿門小姐』被亂黨擄去，後來被一個貴族『沙克親王』裝成工人救出來，這個『沙克親王』就是劇內的『英雄』，這種角色十分難選，要勇敢健美，還要有一付美貌的臉，兩者兼全，惟有『煤炭太子』最合適，他們排演了幾次，成績很好。金必正在前部飾貴族的『沙克親王』，所演的貴族氣派十足，在後部扮着工人，冒着危險，勇敢的救出『拿門小姐』，他扮的工人神態刻畫入微，微細的表情十分逼真，梅麗娜曾用玩笑的口吻問金必正是不是當過工人，金必正說他雖然沒有當過工人，而確實在礦山觀察過工人的生活。

這齣戲有許多緊張動人的場面，有一場是『拿門小姐』給『沙克親王』的一吻，校后在這一場中要把『冷淡』變成了『熱烈』，要很高興的和『白鵝』接吻，這些排演早經演員們宣傳出來，男女同學們全熱烈的等着要在紀念日的晚上一飽眼福，要看看這『英雄』和『美人』怎樣的犧牲色相。

對於金必正施行『耐苦訓練』的消息，霎時間傳遍了全校，都知道『煤炭太子』正在被監禁在桃湖，梅麗娜正在禮堂後台的化裝室，她突然聽見了這個消息，又聽說是『猴子』主動的，她氣紅了臉，奮然自語道：『真是豈有此理，『英雄美人』就要上演，什麼時候舉行不了『耐苦訓練』，偏偏揀這個時候，這明明是『猴子』有心和我為難』。

她急急的拿起電話機打到六齋俱樂部，找到了趙成瑞問道：「密斯特趙，你爲什麼單揀這個時候舉行『刻苦訓練』，我想你是不喜歡看『英雄美人』的上演吧，」電話裏說：「不是！不是！密斯梅，你不要誤會，『英雄美人』是你的大作，我怎會不喜歡看，對老金的『刻苦訓練』只是一小時，到時候我們就接他回來」。梅麗娜對於這個答復並不滿意，她氣的杏眼圓睜，柳眉倒豎，厲聲說道：「密斯特趙，你原來把藝術這樣輕視，對戲劇這樣作踐，你是不是以爲要受了『刻苦訓練』才可以演的好！還是故意使『英雄美人』的精采發生困難，我並不是爲密斯特金辯解，一切你看着辦吧！」說完並沒等對方的回話，就巴達一聲放下了話機。

趙成瑞知道梅麗娜動了真氣，顯然是找他問罪，這真使他意料不到，心想要是置之不理，豈不得罪了校后，那樣對他是大大的不利，因爲校后是交際能手，在全校輿論上佔着重要的勢力，任憑『猴子』怎樣的玩鬧高明，究竟敵不過梅麗娜的美貌，『猴子』只好讓步，趕緊要結束『刻苦訓練』，他火速的招集起他的『同志』，說是爲着愛護戲劇起見，應該急急接回『白鵝』，好預備『英雄美人』的上演。

小張把汽車開足了速度，跑到桃湖去接金必正，但是到了那兒竟連個人影兒也看不見，小張以爲『白鵝』要玩什麼把戲，他大喊了幾聲也沒有回音，他順着桃湖左近一帶找了又找，月光照滿了大地，湖水反射着光明，湖光樹影歷歷可見，但是絲毫看不見『白鵝』的踪影

，小張自思『也許白鵝自己偷偷的溜回學校，叫我在這兒傻找，故意和我開開玩笑，我不要上了他的圈套』，小張把車開回，放慢了速度，四下裏張望，看看是不是有些人影，但是一路毫無所得，回到學校急急的報告給趙成瑞。

趙成瑞聽了大大的驚訝，但是他推斷『白鵝』不能失蹤，他以爲小張必是偷懶，也許根本他就沒有去，小張聽了很是憤怒，說道：『你自己去找，我費了很久的工夫，把桃湖的附近都找遍了』，趙成瑞約了幾位訓練團員親身第二次去到桃湖，把桃湖的附近各處用電筒照了又照，但是結果仍然沒有踪影，這時真把『猴子』急壞了，他們只好回到學校報告給學校當局。

這時學校的同學們全知道『訓練團』闖了大禍，遊藝會就要開會了，『英雄美人』就要上演了，一切一切全準備好，來賓已來了很多，禮堂已佈置妥當，電燈照耀如同白晝。

梅麗娜更是最生氣最着急，她公開的對一羣男女演員們發言道：『這全是『猴子』冒的壞，他應該負完全責任，他要破壞我們的戲劇。』學校當局更非常的焦急，幾個頭腦人物如校長，教務長，事務長，舍監，校警長，遊藝會顧問等，在校長室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會上議論紛紛，校警長的判斷很堅決，他說：『這無疑的是一件綁票案，煤炭大王的名聲誰不知道，這一定是一種有計畫的進行，這一定是要發煤炭大王的財』，但是事務長不以爲然，他說：『綁票不能這樣湊巧，因爲這事的起因是由於學生的『刻苦訓練』，根據報告『刻苦訓

練』是由於趙成瑞的主動，趙成瑞絕不會勾通綁票匪。

遊藝會顧問關心的是當晚的遊藝會被影響到什麼程度，『英雄美人』少了一個男主角，臨時須得找一個替角兒，他說：『這個還得趕快去辦，因為一個鐘點後就要上場』，大家討論的結果，分成三步，第一，打電話報告給金公館，第二，報告給警察局設法查找，第三，去物色『英雄美人』的替角兒，散會以後，三方面分頭進行。

最不好辦的是這個替角問題，一時簡直找不出來，莫說人才不容易揀選，就是劇詞和做工，絕不是一個鐘頭可以畢業，執事的人和梅麗娜徵求意見，簡直越商議越難辦，梅小姐憤氣填胸，只是責備趙成瑞，連帶着又痛罵『耐苦訓練』，他說：『什麼叫『耐苦訓練』，簡直是胡作匪為，該鬧的也鬧，不該鬧的也鬧，簡直是流氓行爲，我們應該打倒『耐苦訓練』，一切戲劇藝術，被他們弄成了糟糕』，說到配角，她說：『簡直的沒有，誰也不如迷司特金，今天的戲算是不能上演了，我的一切全算失敗，我恨死『耐苦訓練』，耐苦訓練毀了我們的一切。』

禮堂外面來了三輛汽車，車上裝滿了武裝警士，這是警務局派來的偵緝隊，偵緝隊長找着了校警長，訊問了失踪事件的經過，調查和事件有關係的人員，認為學生趙成瑞有重大的嫌疑，應該請到屋子裏去問話，偵緝隊長偕同著一車人到桃湖去查勘，看看有什麼痕跡可尋，禮堂門口周圍鬧的亂七八糟，但是那些訓練團員們個個垂頭喪氣，這就是本書開端時所寫

的那個情形了。

結果「英雄美人」被宣佈臨時停演了，「沙克親王」的貴族氣派暫時不能露演，亂黨的緊張場面遭了停止，校后的一吻算是無法展覽，許多的戲迷失望了，許多的來賓敗興了，遊藝會勉強著舉行，只剩了幾個不重要的節目，有一半的來賓散去了，許多學生心中浮燥起來，担任遊藝的人也不過敷衍了事，所有的人全關心著「煤炭太子」的失踪事件，誰也無心注意台上的笑料，因為真的驚人事件，總比假的扮演做作容易抓住人心。

大華大學的遊藝會草草了事，每人心中都像懸了一塊石頭，尤以學校當局真是焦灼萬分，校長是愁眉不展，偵緝隊已經在桃湖開回來，結果是一無所得，只逮補了一個嫌疑犯——一個工人——因為他正在桃湖的附近走路，偵緝隊長堅持著非把趙成瑞帶到局子裏去問話不可，趙成瑞不願去，他說一切經過全已說明白，他絕不是故意使金必正失踪，但是偵緝隊長說：「趙先生，你是事件的責任者，應該請到局子裏去一趟，向局長申明了事件的經過，好減去我們的責任，絕不會受了委屈」，校長對於這個辦法雖然不贊成，但是也沒有理由去反對。

趙成瑞是不是要受委屈，怎能預測，只是那種強迫的氣派已經夠受，他被幾個武裝警士推推拉拉擁到車上，叫他和那個工人嫌疑犯同坐在一起，那個工人穿著骯髒的衣服，放着惡臭的氣味，一切真使「趙少爺」惡心，許多訓練團員看見這種情形，全知道他們的團長到局子要受甚麼樣的待遇，他們眼看着偵緝隊走了，他們急速去打電話通知趙公館，以外還要想

旁的辦法營救。偵緝隊們走了十分鐘後，校長室接着金公館來了電話，說是『金老爺』要來拜會校長。

(三)

『金老爺來拜會校長』在電話中是一種微細的聲音，但是傳到每個人的腦筋裏，立刻擴大起來，如同受了巨雷一般的震驚，從秘書處傳到校長，從教務長傳到教授，從教授傳到學生，從校警傳到校役，幾分鐘傳遍了全校，校長，教授，職員，學生，校警，校役誰全明白，大華大學是金老爺創辦的，大部分的經費是金老爺捐助的，現在金老爺的公子失蹤了，金老爺親身要來拜會校長，這不是來興師問罪是什麼呢！

學校當局，全校人員，全感覺着有一個炸彈要爆發，全有一種精神上的煩悶，但是學校當局在這種煩悶心情之下，還要對金老爺歡迎，一霎時全體的校警出動，大正路上每一丈遠就有一個崗位，都是全副的武裝，全校各處又多添了許多燈光，禮堂的大客廳又重新掃除，全廳八個吊燈全旋開了，校役全忙成了一氣，幾乎不知道做什麼是好，廳外圍滿了不少的學生，還有許多新聞記者刺探消息，校長在大客廳裏守候，焦急和煩燥，不知這位金老爺要有怎樣的發作。

遠遠聽見了幾聲號叫，叫的那末高亢，這是金老爺的汽車喇叭，具有一種特別的音調，

禮堂周圍的羣衆馬上緊張起來，許多的職員出來維持秩序，霎時間，兩輛大汽車如飛奔來，車是灰色的，堅固而雄偉，這兩輛汽車的外貌，花樣，顏色和式樣，統統全是一樣，要不是打開車門，簡直不知道那一個車是金老爺坐的。

學校的警長已經全副披掛，代着一隊校警在禮堂門口守衛，車停以後，呀然一聲，後一個車的車門開了，先走出一位矮小的人物，後面是一位彪形魁梧的大漢，滿面紅光，頭上已經禿了前頂，穿著一身烟色綢袍，罩了一件青紗馬褂，校長認識這就是「煤炭大王」金萬山了，校長率領着一班首腦人物，走到車旁，必恭必敬的鞠躬說道：「歡迎金先生光臨」，校警長在旁邊急急的立正舉手，校警們也一致的行禮，這些人亞賽一羣泥塑的門神，全都一動也不動，金老爺的態度和霽可親，托着帽子向大家點首為禮，他向校長說道：「請校長和我單獨的談談，不要新聞記者，也不要照像」，說着就和校長向裏走去，他一眼瞥見這些舉手行禮的警士，他把他拿着帽子的手一揚，警士們好像受了赦令，如關了電門一般的把手全放下來。

校長和金老爺到大客廳去了，外面只賸了那個矮小的人物立在車旁，不到十分鐘，金老爺就出來了，校長滿面露着喜色，送他上了車，矮小人物也上了車，校長在車旁鞠躬告別，校警長代著一班校警舉手行禮，一切在嚴肅的空氣中舉行着。

灰色汽車開動了，大喇叭嚮叫了，兩輛汽車前後緊隨着開走了，但是前邊的車自始至終

沒有開車門，也沒有什麼響動，外人從無法推測裏面是什麼！據校警長和學生們說，他曾在金公館當過差，他說前邊那個車是金老爺的警衛車，裏面裝着充足的武器和軍火，還藏着許多金老爺的保鏢，在這種學校的區域內，他們是出不來的，又說那個矮小的人是金老爺的一個隨員，但是他的威權却可以和省長抗衡的。

金老爺來了沒有大發雷霆，所以校長心中如一塊石頭落了地，一場大禍暫時算沒有，校長首先撤去了歡迎的警衛，其次是招集新聞記者談話，說道：「金必正的失踪事件，金先生暫時不願意發表，打算再過兩天再說，金先生斷定絕不是綁票案，先不必小題大作。」記者們問到關於趙成瑞的處分，校長說：「關於趙成瑞，金先生就要派人去到警務局，立即保釋，他認為這事對他是沒有關係的。」

記者們辭出以後，校長招集學校主腦和學生會主席報告金先生來訪的談話，他高興的和大家說道：「金先生是寬洪大量的，他是一位明白的事務家，他並不因為他的公子失踪而責備學校，他說學校的責任很小，就是「耐苦訓練」只是一羣孩子們的玩樂，他說趙成瑞只是無心的過失，絕不是失踪的犯人，他回去就派人保出，明天的報紙上他不願意發表，這一層希望學校方面協助，他還要通知新聞檢查部不要發表。」校警長問道：「他沒有懷疑到綁票恐怖麼？」校長道：「金先生推測着不是一件綁票案，附近的治安情形是很平靜的，他反安慰我們，說學校方面不要神經過敏，不要小題大作，他說校方是受當晚遊藝戲劇的刺激，才

鬧成嚴重的，幾點鐘的失蹤，不值的大驚小怪，他最終還說也許不到天明必正會回來呢！』說到這裏大家哄堂大笑，顯然大家對於金老爺的表示感覺著安慰和感謝，同時感覺著責任的減低，全贊頌金老爺這種遇事鎮定的態度』，但是學生會主席郭天鵬發言道：『諸君！雖然金先生這樣對我們明察和愛護，但是我們能逃掉責任麼！『耐苦訓練』的風俗能逃掉罪狀麼！無論如何金必正是因為這個在這兒失蹤的，現在還沒有下落，我們怎能免去責任呢！金先生的態度雖然很客氣，但是他可以隨時改變態度的，他要認真和我們追究起來，我們怎樣辦呢！』他這一番說話又把大家快樂的面容收斂起來，每人又好像處在一種高氣壓的深霧中，那時候夜已深了，大家就在高氣壓的深霧中散會了。

(四)

金必正到那裏去了呢！

當天的晚上，訓練團團員們走了以後，賸下金必正自己在湖邊，他看著那桃湖的水面，反射著明朗的月光，照明了湖邊的景物，湖邊有許多細柳下垂，全都欣欣向榮，遠遠送來了一些犬吠聲，人喊聲，在熱鬧城市住慣了的人，乍到這末一個甯靜的郊外，真是別有洞天，金必正自己思忖：『要不是「耐苦訓練」作怪，怎樣會有這末一個機會，來領略這湖光月景

——一個甯靜淡恬的世界。』

他看了看自己的一身破服裝，覺得很好笑，心中想道：『對！惟有工人農夫，才有機會享受這種大自然的風光，才有機會接觸這種彌漫大地的夜景，一切紙醉金迷的公子小姐，是沒有機會來欣賞的』。『煤炭太子』正在領略他這不常見的奇景，突然眼光一閃，在數百尺以外，隱隱約約的似乎看見了有一個人，但他不相信在這裏會又有人，除去『耐苦訓練』的把戲誰會跑到這裏來，但他既不信神怪，也不信鬼魅，這地方又沒有虎狼，難道除去人以外還有別的怪物？他向前走了幾步，瞪目凝視，他確實看清楚了一個人，像動又不像動似的倚在一個樹旁，但是他所看見的是背面不是前面，他覺得很奇怪，怎麼這個人也跑到這裏來，難道也是來受『耐苦訓練』？

一種好奇心引動了他，他向着這個人走去，他忘記了自身的危險，他忘了人和人之間，還有很大的分別，人中也有鬼魅，也有虎狼，也有生活習慣絕不相同絕不諒解的人，還有個最大的障礙，就是『貧富懸殊』。他越走越近，越近看的越清楚，可以看出那個人的服裝和身段，那是一個單寒憔悴的少女，頭上的長髮似乎多日沒有剪除，濃黑的頭髮掩住了頸項，身上穿着一件藍色舊布袍，混身顯出瑟縮可憐，一見可以想到是一位寒苦人家的姑娘，但是那長身玉立的苗條身材，和通身瀟灑的美妙風韻，却不能被寒苦所掩蔽，令人一見便生出愛憐，她面對着幾座土墳，身倚在一棵柳樹旁，似乎是在啜泣，似乎是在愁歎，垂着頭，掩着臉。

金必正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她爲什麼要在這月明之夜，跑到這無人的荒郊來悲傷。他想知道原委，但是不知道怎樣問起，儘管他是社交界的能手，交際過整百整千的女性，而這一次却叫『煤炭太子』作了難，因爲這是突然的，迷惑的，在靜寂的野外，在月明的夜晚，一男一女，沒有介紹，沒有暗示，誰也不知道誰，一切全是突然的。

忽然金必正靈機一動，他想到『英雄美人』劇本上的工人，劇中工人們的相見是不要繁文縟節的，是誠樸而直爽的，自己現在穿着一身工人服裝，何不就做做着工人的口吻，何不用戲劇的對話來解決這個難題，想罷他走到對面，先咳嗽了一聲，引起對方的注意，這一聲咳嗽真正效力不小，使對方嚇了一跳，突然放下掩面的手絹向四下裏驚異的注視，一眼看見了金必正，但沒有說一句話，金必正開言道：『姑娘！你爲何這般時光，單獨的跑到這兒來，你有什麼爲難的事麼？你有什麼悲哀的事麼？』說完後，等着回答，但是這女子望了望金必正的服裝，似乎是羞澀，似乎是害怕，低下頭去似乎是思索，片刻之間未發一語，一剎那間，她猛然抬起頭來向金必正說道：『你是什麼人？你不必管我！』

金必正知道這個女子是在疑惑他，誤認他是歹人，他的服裝和他的體格給她一種刺激，在這種月色的夜晚，寂靜的荒郊，怎能怪人家疑惑呢！

金必正記起劇中工人的一段自白，他便借來在這裏應用，他說道：『姑娘！以前我是一個煤礦工人，從去年失了業，到各處找事做，但是各處全碰了釘子，我來在南京已有不少的

日子，但是還沒有找着事情做。」那女子道：「煤礦工人！那一個煤礦的工人？」金必正一時想不起合適的煤礦，只好隨口說出他們的一個大礦——西園煤礦。那女子道：「西園煤礦，我哥哥也是在西園煤礦做工！你在那一部工作？」

金必正自忖「真糟，怎麼細盤問起我來了，只好吃吃的答道『我，我在洗煤部』，那女子聽了甚爲懷疑想道『洗煤部是今年新添的，但是他說自從去年就失業了，怎麼他說在洗煤部呢！』」

她張大了眼睛看了看金必正，月光中朦朧看出他是一個少年工人，有着完美魁梧的體格，倏時有一種恐懼襲上了她的心頭，她向着金必正道：「你頂好走你路吧！我在這個世界上活着不活着全不關緊要，更談不到什麼悲哀不悲哀了！」

他瞥見她的眼睛炯炯有神，月光下隱約看出這個女子輪廓和曲線的美麗絕倫，比起了珠光寶氣的女子好像另有一種風韻，她顯然是受着極大的痛苦，她說完以後沒等着金必正的回答，便大步的走開，金必正站在那裏望着她那美化的背影，他急急的向前跟着，他看出她並不諒解他的好意，她決然的離他而去，並沒有答覆他的疑問。

金必正推測這個女子必是來自殺無疑，夜深人靜獨自跑到荒郊，大概是她爲人所見不得輕易下手，但是他這樣一走，悲哀並沒有脫離，必是還要再找地方去自殺，如此綺年玉貌的女郎有什麼悲哀，何以要自殺呢，這真是一個悶葫蘆，自己見死焉有不救之理，他越想越以

爲是，就越要想法子搭救她，一時也得不着主意，末了想道『我要尾隨着她，我要看準了她的去向，我要救她，我不能看着她去死。』

他這時忘了遊藝大會，忘了『英雄美人』，他在她的後面跟着她，相隔不過幾百步遠，緊緊的看着她的背影，她走的忽快忽慢，似乎很疲乏，但是走過一里路的遠近，她已覺出後面有人跟隨，她知道跟隨她的必是那個少年工人，她猜度這個工人必是不懷好意，她便加緊了脚步向前緊行，後面的金必正也加緊了脚步向前緊追，前邊一女，後邊一男，一跑一追，充分的表現着一幕現代男女追求的把戲。

金必正恐怕一轉眼失去了他的目標，他眼睛向前釘着，兩腳加緊的走着，走了四五里遠，來到一所村莊，那女子進入了村莊，這時村莊的附近已有隱約的人影，按理金必正走到這裏應該止步，他所慮念的既是這個女子自殺，現在她已進入村內，他的慮念應該解除，但是那時金必正被一種好奇心所驅使，他打算要看看這究竟是誰家的女子，他要探訪她的痛苦來源，他要尋根究底，他跟着進入了村內，但是村內不像村外那樣曠散，有樹，有房，道路也不寬敞，曲曲折折，何況又在月夜，不是那末容易跟蹤，在一拐灣的剎那間，他失去了這個女子的蹤影，但是他並不灰心，他四下裏張望，這時却驚動了幾個正當職務的看家狗，它們見他形跡可疑，便一聲一聲的狂叫，『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霎時引的全村的狗亂叫，彼此一呼一應，像是煞有介事，不久金必正的身旁來了七八隻高大的猛狗，圍着他惡烈的亂叫

，拒絕這個客人侵入，金必正陷入了狗的重圍，他沒有帶着武器，也沒有帶着護衛，現在『煤炭太子』扮成了西園礦工，鄉村的狗們只認爲他是窮工人，却沒有認出他是一位貴客。

金必正正在進退兩難，村中出來不少的人，人人全知道來了生客，裏頭有一個高大個子大聲的把羣狗喝退，上前看了金必正一眼，問道『你是幹什麼的？』金必正答道『我是找人的，』那個高大個子問道：『你找誰？』這句問話真叫金必正爲了難，他應該說找誰呢！他不知道她的姓名，不知道她的住處，再者就是知道，一男一女，月下夜晚，找來有什麼事呢！這真是一個難題，他說：『我找我的朋友，請你不必問吧！』這時村人越聚越多，擁擠着圍了許多層，全要看看熱鬧，那個高大個子聽了更不高興，又發話道：『我問你找誰是好意，我可以替你去，你不要看輕這些狗，你一個生人是不慣應付的，或者你告訴我地方，我領着你去找，』這一來真把金必正窘壞了，他是一個體面人，他就未曾和這些鄉下老兒打過交代，他看了那些粗俗老幼，又看見這個渾噩大漢，要想給他們解釋是不容易的，這時一羣的目光全注視着他，等着回答，好像一羣法官審問一個囚犯似的，他真後悔不應該來這麼一趟。

正在這時突然來了一個尖銳的聲音嚷道：『黃伯伯！黃伯伯！那個人是找我的哥哥的，』金必正聽見這個聲音，不異是聽見了救星，這個女子分開了衆人，走到那個大高個子的面前，接着說道，『我告訴他說，哥哥不在家，他不相信』。大個子對着金必正說道：『哦！原來你是找何海洪的，他已到西園礦場去了，請你到那裏去找他吧！』金必正看着那女子已

不是剛才那副悲哀的神態，另換了一副嬌媚委婉的語氣，他明白那女子有心替他解圍，他不知怎樣感謝他，他順風轉舵的道：『是的，我是找他的，既然不在家，我走了』，那女子道：『還得煩黃伯伯送送他，偕們這裏的狗是不好惹的』。果然那高大個子招着金必正道：『走！你跟我來！』這時大家也陸續散了。

大個子領了金必正出了村，不時的對着狗喊喊叫叫，路上金必正問訊何家的事，黃大個子嘆了一口氣道：『自從去年海洪的父親死了以後，他們就全靠海洪在礦上賺錢生活，秀瑛姑娘現在也不在礦上幹了，現在她只洗衣縫紉貼補家用。但是鄉間的活件太少，只好向城裏收些活計，但是城裏是要受介紹人從中剋扣的』。金必正問道：『他們的費用很大嗎？』大個子道：『她有一個母親兩個弟弟，兩個妹妹，吃飯得要錢，穿衣得要錢，應付捐稅得要錢，進的錢少，出的錢多，有時她的老娘還替她們挨餓呢！』

『挨餓』這對金必正真是一個新鮮的意義，他雖然知道『挨餓』的講解，但是他有生以來從沒嘗過『挨餓』的滋味，他總是還正在飽着就又吃一頓，一頓連着一頓，常常感覺着『過飽』。他常聽見他父親說『不做工就要挨餓』但是他從來沒有做過工，從來沒有挨過餓，『挨餓』是什麼味道，他雖然沒受過，但是他知道那是一種痛苦，因為他聽過『三日不食則病，七日不食則死』的道理，他不得不疑問道：『她的母親怎樣替她的孩子們挨餓呢？』大個子道：『是的，她母親看見孩子們吃不飽，她願意節省出來給他們吃，她常常出去到店舖裏

東張西望，尋覓些最便宜的食品帶回來，回家後假說自己已經吃過了，好使她的孩子們吃的飽。金必正顯然是受了激刺，他急促的向着大個子問道：『你說的是真話嗎？』大個子高聲道：『我的老弟！我還會騙你麼，挨餓還算希奇！難道你是闊人嗎？難道你沒有挨過餓麼？不過她一個老人家也真可憐！不像我們禁的起挨餓呢！』說着他們二人已經走出村外來了。

黃大個子指着郊外，對金必正說道：『這兒沒有狗的危險了，由此東去五里，就是桃湖，再五里就是南京城，你該認識了吧！』金必正本想再問些何家的事，但是想人家已經送出這末遠來，不能單爲何家的事麻煩人家，但他看着這樸實的大個子很可愛，他問關於這個大個子的事道：『你送出我這末遠來，多謝你了，你在村莊做什麼生活？在那兒住？貴姓啊？』那大高個子答道：『我種着幾畝地，晚上在保衛團幫忙看家，但是現在是太平年頭兒，所以多半是替人家當短工，因爲短工賺的錢多，我住在這村的西頭，我名子叫黃大貴，我外號叫『電信杆兒』，在這村裏要提『電信桿兒』，沒有不知道的，但是我忘了問你老弟貴姓呢？』金必正不願露出真名實姓，他順口道：『我姓秦，我叫秦大成，我原來是個礦工，現在沒有事做，我現住在南京城裏』。黃大貴道：『好吧！你以後找不着事，你就找我來，我給你找個短工做。』金必正笑着答應了，他們就這樣分手了。一個富有千萬的闊少，一個啼飢號寒的女少，一個粗笨的農夫，算是串演了一齣滑稽劇。

金必正爲着想搭救一個少女，追隨到一個村莊，因此誤了『英雄美人』的上演，然而這

個煤炭太子是不放在心上的，他放在心上的可是他當晚所見所聞的這些新聞，一個少女跑到荒郊，她的母親爲着子女挨餓，一個大個子會作短工，一切一切對於金必正——一位擁有千萬資財的煤炭太子——是少見而多怪，金必正的環境四周，雖然也接觸着貧苦階級，但是對他總是模模糊糊，自己經驗太少，所以引不起注意，今天因爲自己扮了一個貧角，似乎感覺出一種新的激刺。

這時已快到了夜半，金必正計算着大華大學的遊藝會已快散會了，他沒有想到『英雄美人』會停演！他更沒有想到大華因他失蹤而天翻地覆，他只認爲當晚所見所得已經很多，耽誤了出席也是值得，在他想來，有人在這兒自殺，有人在那兒挨餓，至於那羣人們在那兒玩樂不玩樂有什麼要緊。

他懷着一肚子不高興，繞着小路奔城區而來，寂靜的路上，漸漸有了行人，城廂附近也有了路燈，遇見一輛人力車正在那兒徘徊，他招呼着叫那車夫拉他到泰山路，洋車夫瞪了他兩眼，看見他的瓜皮小帽，看見他的破窟窿衣服，又看見他那一雙怪鞋，心說這個傢伙怎麼還要坐車大概是個蹭座（不給錢之座），必須和他認點真才行，他說：『你給六毛錢吧！』這個『工人』並沒有還價，很大方的說：『好啦！』就要上車，但是這樣一來更叫那個車夫生疑，到泰山路頂多用三角錢，憑這個窮工人也許給他毛兒八分的，怎麼他不還價呢？他別喝醉了吧！車夫說道：『先生！請你先給錢』金必正聽說先要錢真有點發火，他說道：『怎

麼！先交錢，什麼規矩，我沒帶着錢，拉到家再給。」這車夫更明白無疑，「不還價，到家給」，他看不出這個工人有那麼闊，他說「不行，不先給錢，不拉！」語氣帶着一點傲慢。

這個洋車夫實在不走運，要不他拉到了要兩塊錢也準給，他是「有眼不識泰山」，失去了一筆財運，金必正一賭氣不坐車，沿着大街向前走，漸漸走到了繁華區域，他看見一家汽車行，他進去想要叫一輛汽車，他和汽車行掌櫃說明了來意，要一輛車送他到泰山路，又問明白了汽車的賃價，但是掌櫃的一聽說坐車的就是這個工人，向他上一打量，笑道「先生，對不住，請你還是走兩步吧！我們的車是不租給工人的」。

金必正辯解着說自己並不是工人，但是那個掌櫃半信半疑的道「那末請先生先付車錢」。這和方才那個車夫不謀而合，全怕他不給錢。金必正好生氣惱，一扭頭出來了，還聽見那兒掌櫃發出輕蔑的笑聲，他算是又碰了一個釘子。

金必正出來蹣跚獨行，一行走着一行思索，今天受的激刺真不小，自己天天在這個社會裏生活，但是自己還不了解這個社會，自己過的是富人生活，難得知道窮人所受的待遇，因為自己今天穿着一身破爛衣服，身上沒有帶着分文，人們就拿着自己當窮人看待，這才領略出窮人的滋味，原來社會上對待窮富有這樣天地的差別，儘管社會上有幸福，但是却没有窮人的份兒，不怪那個女子悲痛，不怪那個婦人挨餓，處在這種富人享福的世界怎會不挨餓呢！一個窮工人怎能享受汽車的幸福呢！一個洋車夫怎肯拉一個窮座兒呢！

這些經驗，自己向來沒有，今天才知道，一切的人全和窮人作對，自己若不扮作窮人難得知道窮人的痛苦，他感覺着有趣，比演『英雄美人』還有趣，「英雄美人」的演出是在方圓不過三丈的舞台上，是「假玩藝兒」，而現在他是在現實的社會上，是「真實的人生」，他又多得了一個教訓，這教訓是說他原來所處的世界太窄太小，他只看見一面，沒有看見另一面，他住的是天堂，沒有看見地獄，他看了看他身上的破衣服，他看見上頭放出了金光，金光照亮了他的眼睛，叫他的眼睛看見世界的另一面，看見了慘苦無情的世界，他的世界擴大了，擴大成了一個天堂地獄，他不該去研究嗎！他不該去視察嗎！他沒有法子把地獄變成天堂麼！

金必正一步一步的走回泰山路，那是他的家，他的領域，他的世界，他的天堂，他遠遠望見他的家門，燈光輝煌，汽車一輛一輛的排出很遠，馬車洋車擠滿了許多，但是門前氣象很肅靜，除去車夫們的低語，秩序井井有條，金必正驚疑，這是什麼日子，家中這樣熱鬧，他想不到全是由他招來的不安，遠近的親友都來慰問，金公館裏充滿了焦急和悲痛，金老太太——金必正之祖母——已哭了許多次，她說前夜夢見金必正在山旁遇見老虎，被老虎把他撕成七零八碎，一堆胳膊一堆腿，後來這些碎塊兒，離而復合，又變成了人形，回到家來，嚷着被老虎把心吃去了，向着老太太要心，老太太嚇醒了，據老太太推測，說金必正必是被害無疑了，明天預備找屍首吧！他的心一定被什麼妖怪吃了。她責備着金老爺說根本就不應該

教他兒子上大學，大學就是一羣惡魔，不好好的念書，一天到晚胡鬧，一點規矩也沒有。」

金太太——金必正的母親——的高明主意要把金必正的照片拿到四處張貼，更應登報懸賞查找，金必玲——金必正的妹——說那些「掃佛魔」們全應該下獄，幾時找着我哥哥幾時釋放，讓他們也嚐嚐「耐苦訓練」，因為她聽說他們素日欺侮「佛來許曼」頂厲害。

親戚朋友們也紛紛議論，激烈的意見主張大華大學立刻停辦，但是金老爺對這些意見一概置之不理，他說任何辦法全要等到三天以後施行，現在不能任意胡來，他又說已經派出了一批密探，無論如何，要等消息到來。

金必正踉踉跄跄走到家門，城堡式的門前站着兩個門崗，這兩位人勇士看見這個破衣工大踏步的向裏闖，其中的一個大聲喊叫道：「喂！那裏闖，瞎眼的！」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只聽那一個門崗高聲叫道：「敬禮！」「禮」字聲調粗大而伸長，嚷着的時候早已經雙足並立，高舉右手，那一個忽聽這一聲喊叫，也無意識的服從着立刻立正舉手，但他還沒有明白給誰敬禮，滿以為有什麼偉人光臨，眼珠一轉沒看見什麼偉人，只是那個工人踢踢躑躑的進去了，那一個崗警又喊了一聲「禮畢」，接着說道：「你瞎眼啦！那不是少爺嗎！你不認識了！」這時這個崗警已經明白了，他嚇了滿頭是汗，吐了吐舌頭向他的同伴道：「嚇死我了！我作夢也沒想到是他，他怎麼穿着這末一身骯髒衣裳呢！」

(五)

大門以內不遠就是傳達處，傳達處的一羣差役，早已看出來，一連幾個人嚷着：「少爺回來了！少爺回來了！」聲音驚動了諸般管事，一個一個的鞠躬致敬，馬上空氣顯出歡樂，傳達長是有飛毛腿的，他三脚兩步拔腿就跑，他忘了在少爺面前的體統，一口氣跑到上房，這並不是一段近路，須穿過一個大庭院和一座會賓堂，上房的人等正在焦愁，金必正的祖母屋裏有金太太，金小姐，金小姐的二姨母，金小姐的表姐，還有幾個女僕，統統正在安慰着金老太太。

突然使女進來報喜說劉總管進來說少爺回來了，金太太說：「真的麼！在那裏呢？」使女道：「說是剛進門，穿着一身破爛衣服」，金太太這一喜非同小可，比聽見金老爺又發現了一處礦苗還高興，但是金老太太滿面懷疑的說道：「我不信，你們不要騙我了」，這時金必正已經進來，這個証明頓使全屋的人充滿了喜氣，金必正從金老太太起一一的行禮，脫去了他那一頂瓜皮小帽，他這身服裝引的大家發笑，金老太太喜歡的流淚道：「阿彌陀佛！正兒你可把我嚇死，你跑到那裏去了，你的心沒有被虎吃了嗎？」金必正說：「只是迷了路，並沒有遇見老虎。」

金太太道：「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快快去換衣服，到會賓堂去見你父親」，金必正回

到自己的臥房，忙忙換了一身衣服，去到會賓堂見他的父親和衆親友，金老爺早已得了信，會賓堂堆滿了歡樂，大家圍着問金必正的經過，金必正早編好了一套詞道：「同學們把我送到桃湖，我待了不久，看見遠遠的樹上吊着一個女子，我立刻把他救下來，幸而還沒有斷氣，等他蘇醒過來，我把她送回家」，大家爭問那女子因爲什麼上吊，金必正說她因爲窮，窮極了想尋死，金老爺道：「你應該周濟周濟他」，金必正道：「我的錢袋在汽車裏，我身上一文也沒有帶，那個女子反說我害了她，說救活了不過教他接着受罪」，金老爺道：「回頭你給劉三開一個住址，明天叫他送些錢去，你有一位同學叫趙成瑞的，被帶到警務局去問話，我已派人保釋出來，還逮了一個工人沒有發落，學校裏鬧成天翻地覆，你這一救人不要緊，不知多少人要救你」，說的衆賓客哄堂大笑，金老爺一擺手，來了那個短小精悍的隨員，金老爺對他道：「你給大華校長和警務局打一個電話，通知他們這件事」，隨員應聲去了，金老爺命着大開夜筵，酬謝來慰問的賓客。

金必玲把她的哥哥叫在一旁說道：「你救的什麼人，她上吊是活該死，干你什麼事，你何必多管閑事，「英雄美人」爲你停止上演，大家爲你担驚」，金必正笑道：「你還不知道詳細，我救的這個人多末苦，她終日不得一飽，她的母親還常常挨餓！」，金必玲把嘴一撇道：「天下的閑事多了，你去管吧！你救了命還要救餓，恐怕你忙起來沒有完的，你知道今天晚上聖約翰舞場的浴裝跳舞會被你攪的我也沒有去成」，金必正忙着安慰他的妹妹，說是

過幾天一定陪着她去跳舞。

來賓散去以後，金老爺單獨訊問金必正的詳細經過，金必正才把詳細真情述說一遍，他末了說道：「這些詳情沒有公開的必要」，他父親聽了很露着高興，哈哈笑道：「好孩子，你倒是學乖了，底確這些真情不宜公開給大眾，他們知道會擾亂黑白的，但是你對那個女子要怎樣救濟她呢！」金必正道：「我打算再到那兒去一趟，探聽探聽消息，如果真正她有苦痛，再幫助她，您看是不是以為這樣呢！」金老爺道：「孩子，你倒是很婆心的，也許是那個姑娘的運氣，我猜那個地方就是「桃花村」，那是一個很大的貧民窟，那裏的貧民有上萬的人，你要到那兒消遣消遣倒可以，你要救濟起來倒是很費事呢！」金必正道：「我只是想去看看，別的也沒有想到，」金老爺道：「你要不要帶兩個保鏢？」，金必正道：「不必要罷，我打算仍化裝爲工人去呢！」，金老爺很感興趣的道：「哦，你要學偵探哪！」

金萬山說到這裏好像想起一件事道：「好，你去看看也好，我曾叫咱們的地皮買辦在那裏秘密的收買全區的地皮」。金必正很驚異的道：「什麼！收買地皮，收買全區地皮，我們收買那些窮人的地皮有什麼用呢？」，金老爺道：「傻孩子，那塊地皮是隨着京城的地皮漲價的，京城是一天比一天的擴大，地皮要一天比一天貴，京城的地主們已經明白這個道理，全希望着大價錢出賣，但是却沒有人注意這塊貧民區，貧民區的地主們更不注意，所以我們現在正可以趁這機會買，秘密的不要驚動地主們，孩子！十年以後我們是要用這些地皮發財

呢！」，金必正看着他那慾望無窮的爸爸道：「爸爸！難道我們現在賺的錢還不夠用麼？」金老爺笑道：「夠用，當然是夠用，不過你的爸爸現在是以發財爲消遣的呢！」

金必正傾聽着，思索着，金老爺又繼續說道：「還有一件事，周監工就在那裏住，聽說他的兒子周有慶近來不大規矩，你可以順便查查，必要的時候我們應該管管他。」金必正道：「怎麼？我們有權利可以管他麼？」金老爺道：「嘿！我們倒是沒有權力，但是桃花村的村長是有權的」，金必正道：「桃花村的村長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金老爺答道：「什麼關係！他是我指派的，我要叫他今天滾蛋，他不會等到明天。」

第二天金必正去到學校，全校同學見着他歡喜欲狂，尤以那些「佛來許曼」們，雖然對於「耐苦訓練」惹出災禍而喜歡，但是他們對於金必正的安全却很關心，現在看見金必正安全的回來，他們怎會不喜歡呢！大家爭問昨晚詳情，金必正照着編的詞兒說了一遍，同學們七言八語，評論不一，有說「白鵝」遇見了狐仙的，有說「白鵝」是誠心嚇人的，有說「白鵝」是消極反抗「耐苦訓練」的，有說那個女子要時來運轉的，更有人提議給那女子捐錢慰問，但是「白鵝」不知道她的詳細住址，只有猜度着那是桃花村——一個著名的貧民窟。

梅麗娜知道金必正平安歸來也消了火氣，關於「英雄美人」的誤場，金必正向她表示歉意，梅小姐已經把昨天暴躁的態度變成謙和，她說「見着迷斯特金平安歸來，已經十分愉快，『英雄美人』的演出，以後儘有機會」。

趙成瑞自從惹出了這場災禍，鬧的『英雄美人』不能露演，全校師生感受恐怖，他被帶到警務局審問，受着囚犯的待遇，他預料要受嚴重的處分，沒有想到金老爺反沒有怪罪他，把他保釋出來，金必正也沒有怪罪他，反說『耐苦訓練』給他引出許多智識來，趙成瑞受了這樣待遇，自己很是慚愧，對於金必正加了一種深厚的好感，同時對於金必正存了一種『待機致謝』的心腸。

三天以後大華大學出了一張佈告，大意說：『歐風東漸，須捨短而取長，歐西各大學有對一年級學生差別待遇之習俗，甚不合我國謙虛禮讓之國風，查我校學生之耐苦訓練，即爲此種習俗之濫觴，極宜嚴厲取締，以維校風，望諸生勉之，切切此佈。』

(六)

且說金必正自從遇見何秀瑛以後，心中憑空添了一件謎團，被好奇心驅使着打算去尋根究底，看看何家的家庭究竟有什麼秘密，連日學校的功課很忙，又有幾處應酬，一晃過去了數日。

在一個禮拜日的早晨，金必正起了一個大早，帶着一隻小皮箱，駕着一輛摩托自行車，親自開往西園貨廠，西園貨廠在南京的下關，凡是西園煤礦運來的煤先屯積在西園貨廠，再由那貨廠分運到南京各區，這個貨廠有一所辦公處，有一所大車房，有一百多輛運煤貨車，

以外就是堆積如山的煤和蓬首垢面的運煤夫。

金必正駕着小摩托車來到西園貨廠，西園貨廠的員司自然是煤炭太子的臣民，他們正在忙碌着運輸，突然看見他們的小主人駕臨，他們必恭必敬的行着敬禮，一方面急速報告給廠長，廠長這時還沒有起床，聽了不知爲了什麼大事，一時急切找不着襪子，金必正却不能等他，咚咚走上樓來，找着廠長說道：「老丁！請你給我找一個運煤車子和一個汽車夫。」

廠長慌慌張張把衣裳草草的穿好，給少主人行了禮急急應道「是！是！是！少爺用車子，我的車在家，汽車夫也在家，不知您什麼時候用？」金必正知道他沒有聽清楚，只好又給他講明道：「我是要一個運煤車還要一個開車手」，這時那個廠長已經明白了他的來意，馬上招來了一個開車手，這個開車手穿着一身乾淨的制服，但是金必正看了不中意，他要自己選擇，廠長陪着他下了樓，到了車工房，有一羣汽車夫在那兒正值班，大家看見廠長陪着漂亮的少東光臨，工頭忙喊着「敬禮」，金必正留神細看，只見一個個穿着粗衣短褂，面上掛滿了煤垢，一多半是精神頹唐，他看見一個年老駝背的汽車夫精神奕奕，他指着那個車夫道：「就是他！」，這末一來真叫那些工人大吃一驚，他們誤以爲來檢閱，公司這時正鬧着要裁撤老弱，所以個個都挺腰凸肚，強打着精神，怕露出他們的弱相，金必正和廠長說道：「咱們帶他到公事房」。

這個老駝背隨着金必正走到公事房，金必正問他每天賺多少工錢，這個老駝背很吃驚，心想『精了，我一定要倒霉，全家的飯碗要顛，上一次裁人，多虧了醫院檢驗說我身體結實無病，所以沒有被裁，但是今天看來是脫不掉了』，這個駝背帶嚇帶急的說道：『少爺！我叫賈福貴，我每天賺工錢一塊五，全家五口全仗我一人活着，我幹了十幾年了，一次險也沒有出過，請少爺多多的恩典』，廠長知道他錯會了意，大聲止着他道：『少說話！不是要裁你』，金必正聽了他的姓名很覺得有趣，說道『賈福貴，我今天僱你一天，你給我開一天車，趕快把你的運煤車子開出來，我給你一個好工錢』，賈福貴聽了滿面露出喜色，霎時恐懼的心理雲消霧散，他接受了這末一個好差事，真是作夢也沒有想到，他問道：『少爺，真的麼？坐我的煤車麼？』，金必正道：『是的，快去開！快！』

賈富貴真是受寵若驚，給少爺開車真是天大的光榮，他看見過少爺的開車夫，年青漂亮混身穿着軍官式的制服，耀武揚威，他們和同伴們常常的談論，誰有本事誰給金少爺開車去，他們認爲那是一件榮譽，所以現在聽了金必正要坐他的煤車，他三腳兩步跑出去，外面有幾個友伴很關心的上前慰問，他告訴他們說不是裁員的事，是少爺要坐他的煤車，大家一致的驚異。

賈富貴跑到車房開出了一輛大煤車，這時廠長同金必正也出來，金必正在他的摩托車上取下一個小皮箱遞給賈富貴，他也上了煤車坐司機旁的連座，廠長忙道『少爺！您怎能坐這

煤車，我的車就在車房，叫他們開出來』，金必正笑道：『老丁，難道這個車不能坐麼！』說完，他命令着賈富貴道：『走！』

廠長看這少東家今天真是發瘋，自己的車不來，廠長的車不坐，偏偏要找那末一個老駝背，還和他坐連座，這時車子開動了，廠長和一羣職員們只好瞪着眼舉手致敬，賈富貴雙手扶着舵輪，開到大門口，又是一堆人行敬禮，他看見同事們全用羨慕的眼睛釘着他，他掩不住臉上的笑容，他平生就沒有受過這樣的尊崇，這還是平生第一次。

金必正告訴賈富貴開往桃花村，賈富貴盲目的服從着，不知『煤炭太子』要玩什麼把戲，車開出了郊外，走上了平靜的大道，金必正命令着把車開慢了，向車夫要過那個皮箱，他打開皮箱，取出一身破窟窿工服，他脫去了西裝把工服換上，又換上一雙不成對兒的破皮鞋，戴上一頂瓜皮小帽，又取出一瓶炭粉，在臉上抹了兩處，賈富貴驚訝的看着他，霎時一位錦衣公子變成了一個窮相苦工。

金必正化裝完畢，把衣服收拾在皮箱內交給賈富貴藏存，並向他說道：『賈富貴，你看，我像你的同伴不像？』賈富貴笑道：『像，像！太像了！少爺，這是什麼意思？』金必正告訴他要到桃花村探聽一件事，他裝成一個運煤汽車夫，要賈富貴充當他的同伴，他化裝的假名叫秦大成，賈富貴聽了『少爺』的意見，他問着彼此怎樣稱呼，金必正道：『你叫我秦大成』

充當是來給一家運煤，運完了順便找朋友的。』

由於這村，看出那一晚所到的地方正是這個桃花村。他命賈富貴開到村的西頭，他們沿着村中街行走，村中一切看的清楚，不像那一晚月光下的模糊，一切窮相全顯露出來，幾乎一半多是些矮土房子，滿街上走着襤褸垢面的人，很少看見一兩個穿長衫的，街道也不整齊，忽寬忽窄，東一堆西一堆的佈滿了穢土，還有些碎紙破片東刮西飄，有些墻下是潮濕的，還有不少的露天廁所，許多滿面病容的孩子東奔西跑，臉上堆着泥垢，衣服破爛不整，金必正的煤車在街上走過，有些人指手畫腳的看，似乎這種運煤汽車他們也不常見。

金必正來到大街的西頭，下來問着一個小雜貨店，他記起了黃大貴的話，他問有個叫電信竿兒姓黃的在那裏住，那個商人很快的告訴他向西再走半里，路北門口有一棵小柳樹的就是，金必正上車再走，很容易的就找着了，他叫老賈在車上等着，他親到門口敲門。但是良久沒有人應聲，這一下叫金必正爲了難，門口沒有門崗，又沒有按着電鈴，他還沒有裝好一個十足的工人，他不會高聲喊叫，他只在那兒等，正在爲難的時候，忽見院裏跑出一個小男孩，看樣子像四五歲，黑頭髮，大眼睛，兩隻紅蘋果似的小臉很可愛，金必正問他道：『小孩！你告訴我，這兒有姓黃的麼？』那個小孩露着天真爛漫的憨態道：『我不叫小孩，我叫小電杆，我爸爸叫大電杆，我們全姓黃，你找那一個吧？』

金必正看這小孩很有趣，他明白這一定是黃大貴的孩子了，他道：『我找你的爸爸有話

說』，小孩道：『我爸爸作工去了，賺錢去了』，金必正問道：『到什麼地方做工去了？』小孩指着說道『不遠，我領你去』，說完他牽着金必正的手向西去，金必正握着的那隻很溫暖很柔軟的小手，向西走不遠，向南一拐，看見黃大貴在一個大土堆前拿着一個鐵掀，正向一個大車上裝土，小孩喊道：『爸爸！這個人正找你，他還代來一個大車』，他用手比劃着說：『這末大！』

黃大貴乍一看見金必正，似乎不認識了，但是一剎那間他想起來了，道：『哦！你是那一天晚上找何海洪的老秦麼？』，金必正道：『是的！你怎麼忘了呢！我已經找着工作了，當一個運煤汽車夫』，黃大貴問道：『運煤車夫，掙多少工錢』，金必正道：『每天一塊五』，黃大貴道：『好哇！這個工錢不小哇，我做短工每天才一塊錢呢！』

金必正問黃大貴那是做的什麼工，黃大貴指着一個牛車說是包工運土，金必正自告奮勇說要帮他一個忙，他說黃大貴的牛車太小，他可以借給他那一輛煤車用，他說完跑到那邊招呼了老賈，賈富貴正在那兒聽消息，他主人來叫他把車開到那邊去，並說明要幫助他的朋友運土，黃大貴看了這個大汽車就是一驚，他平生就沒有用過大汽車，他知道這個大傢伙比他那個小牛車要拉的多，金必正介紹了他的同伴賈富貴，教他也加入一齊工作，賈富貴自然是欣然從命，賣出他的全副力氣，又借來了兩隻大鐵掀，三個人一齊工作起來。

在賈富貴看來『這個富有膂力的闊少爺，在這個禮拜日的假期，不赴跳舞會，不去遊藝

場，却跑到貧民窟來，帮着這個老憨來運土，真是希奇古怪。」他們裝夠了一車，運走了一車，由賈富貴開車，嗚嗚嗚嗚的開到二里外的窪地，這一來不光樂壞了『大電桿』，而且看呆了『小電桿』，他看見這樣一個龐大的東西，不用牛不用馬，帶着一大車土噁哩咕嚕的跑，跑的還飛快，『小電桿』鼓着掌樂道：『這個大個兒真有本事，帶着這麼多土還跑這麼快，真是個好玩藝兒！』，編者寫到這裏且讓他們三個人運着土，騰出這支筆來寫一寫金必正的家世。

(七)

前面曾提到天字第一號的大富豪金萬山，社會上稱他爲煤炭大王，他是怎樣致富的呢！金萬山的致富是由於開煤礦而來的，煤是可以燃燒的黑石塊兒，多少萬年以前本是樹木森林，後來經過地招作用和淤積作用把他深埋固藏，又經過多少萬年，變成了黑石塊，這些黑石塊兒就是頭等的劈材，燃燒起來又發火又生熱，不但在家庭可以煮飯，可以生暖，那速度飛快的火車，駛在重洋的海船也是他在那兒作怪，人人全知道電是現代文明的利器，電燈，電話，電車，電爐，電扇，電影一切是造成現代幸福的工具，推究電的來源是由發電機磨出來的，發電機是由蒸汽吹動的，蒸汽是水加熱力來的，熱力是由煤的燃燒來的，這樣一推可以說電仍是由煤變來的，就是其他部門的工業，一切機器的原動力，推源及始，莫不依賴

着這個黑石塊，若真正這個黑石塊罷起工來，恐怕世界文明要降下一百度。

金萬山看清楚了這個寶貝，他立定了志願要開煤礦，但是他自己對於礦學一點研究也沒有，他却看清楚了一種事實，就是各處的礦山全沒有人肯大量的投資，不肯用專門的人才，不肯放開膽子去幹，一些想發財的人們，多半去鑽營官場，借勢搜括，也有些人去開工廠辦商業，但是誰也不肯跑到荒山野地和黑石塊打交道，就是有些辦礦的人，他們專看重金礦，銀礦，鐵礦，銅礦，看不起這『漆黑一團』的石塊兒，但是金萬山看清楚了，他認為開煤礦輕而易舉，不用提煉，運出來就可以燒，可以賣，不像金礦銀礦從一噸的礦砂只能提鍊出一兩半兩金銀來。

金萬山看清了各種事實，他決心一意要辦煤礦，起頭他買了兩三處土法開採的小礦山，任用了幾個熟練的工人，結果很賺錢，這樣更使他下了決心，本來人的慾望是無窮，越是賺錢越是不夠，有人問金萬山爲什麼要賺錢，他說爲買礦山，有人問他爲什麼要買礦山，他說爲的賺錢，所以他的答案永遠是循環的，他以後接連着又買了十幾處礦山，這樣繼續的幹着，掘出來的是黑塊，換成了的是白洋，白洋滾進了金萬山的腰包，社會上却沒有人注意。

金萬山的財富好像滾雪球，越滾越大，但是他所玩着的最初的雪球却是他老子給他留下的，他的老子原來是個大地主，在他的故鄉又是個高利放款者，又娶了一個大地主的女兒（就是現在的金老太太），有許多的地皮是在南京，後來因爲南京發展了，地價漲了二三十倍

，他便坐享其成，把他的財產增加了許多倍，後來他自己在南京開了一家銀行，名叫中國興茂銀行，由高利放款者又加上一個銀行家的尊號，金萬山十九歲就隨着他父親做銀行生意，學會了利用金錢來發財的本領。

以後金萬山又收買了許多大煤礦的股票，另方面派專家各處探礦，認為可採的便領礦區，招工人，自己當大股東，再招些小股，大股東當然有大權分大利，這樣輾轉的發展，幾乎全國煤礦全有了金萬山的勢力。他自己有二十八處礦山，全國煤礦聯合會，他當會長，所以金萬山就有了「煤炭大王」的尊號了。

金萬山還有一個處世的密訣，就是「不作官，不參政，不袒護也不反對任何黨派」，歷來當政的人們找他籌款，他也參加，但是他總是要條件，第一，對借款要担保，第二，對礦區要保護，第三，對運輸要圓滑，因為他的善於應付，所以經過軍閥時代和黨政時代，他都沒有受影響，只有一天一天增加他的財富。

金萬山有着一個魁梧的體格，健壯有力，面目豐滿，聲音洪亮，眼睛炯炯有神，皮膚紅潤，如扮演舊劇裏的關公，可稱活龍活現。

他的屬員們，一律稱他做「總理」，當然這是礦廠總經理的意思，各礦上還有經理副經理，以下還有各部部长，如同井下部，機務部，材料部，營業部，警務部等等，一個礦不亞如一個小國，經理好比首相，各部部长好比大臣，各職員好比僚屬，礦廠工人好比黎民百姓。

，總理自然比做國王了，還有一件趣事凡到金老爺的礦廠，常常聽到職員們互相見面打招呼時，不說什麼『日安』，『你好』，或『早起啦』，等等的套語，却說着『總理萬歲』，這當然是職員們捧總理的意思，雖然他們之中有許多是爲着要保全自己的飯碗，不得不這麼叫一下子，在實際上所叫的不是『總理萬歲』而是『飯碗萬歲』。

職員們就職時必須具願書『願無條件的服從總理』，至於礦工們那更不用說了，入礦廠前要舉行一種宣誓禮，最重要的一句話是『絕對服從總理』。

金萬山雖然擁有千萬資產，但是有兩件事不落富人的窠臼，第一他沒有納妾，始終是守着一夫一妻制，這在社會上人士看來實是難能而可貴。第二是金萬山認真教導他的少君，從金必正的幼年就給他完備的教育，由幼稚園而小學，由小學而中學，由中學而大學，家庭裏還聘請着顧問教員，輔助着金必正的學校教育，金萬山雖然事務繁忙而却常常騰出工夫教育金必正，當然他所教的不是書本上的玩藝兒，自然他的書本玩藝兒也不高明。

他所教的是一些經驗和閱歷，和怎樣處理當前的事務，他很注重實驗教育，常常帶着金必正去到礦場觀察，叫他參加他的事務處理，他常對着他的兒子講，專靠念死書是不行的，書本上所講一多半是空道理，往往不切合實用，再者有些道理書本上根本也不講。

有一次北原煤礦爆炸，礦下有一處煤氣發了火，當時救火的方法是停止礦下吹風，停止輸入空氣，把火區兩端通口完全封閉，等到火滅再打開，不過當時在火區工作的有十六個礦

工，這十六個礦工全被封閉在裏頭，這時金萬山認爲是施教育的時候，就打電報把他的兒子招了去，給他講解礦場起火的原因，他說「起火的原因是因爲那些混賬工人不聽禁令，隨便吸煙，在煤氣最多的地方，一根洋火，就可以爆炸，引起嚴重的火災來，遇見這種情形只好停止通風，使局部封閉，沒有空氣的供給，經過幾天的工夫，火自然會熄滅，火熄滅了，再去救人」，但是金必正關心的是在內被封閉的十六條性命，金萬山說「那是沒有辦法的，你要爲救幾個工人，就不得不通風，那樣一來，那火會劇烈的延燒起來，可以把全礦燒毀的，我們能爲着幾個工人作那麼大的犧牲麼！」金必正想着也有理，但是他一看見那些工人的家屬們在井口上如瘋如狂般的嚎哭與喊叫，那使他所受的教育很悲痛，回家以後，數夜不得安眠，比起他在學校所受考試的痛苦還要深刻的多。

金必正明白他父親的苦心，他父親希望着將來他承繼他的大事業，他父親已經五十歲了，只有他這末一個兒子，那麼大的財產，那麼些個礦山，要沒有能力怎麼會承當起來，所以他父親對他施行完備的教育，又教給他練達人情，處理事務，準備着教他將來好滾那個大雪球。

金必正受了「實地教育」的潛移默化，遂養成一種和普通一般富家子弟不同的性格，他過不慣養尊處優的生活，練出一種虛心下氣的精神，因爲他常到礦山上參觀工人生活，所以他對於礦工有了相當的諒解，又由於書本上理論的領導，造成他那追求真理的態度，他的妹

妹金必玲譏諷他的一句話說的好：『生着一付風流架子，一天到晚講空理，總擺不出闊人的派頭。』

(八)

且說『煤炭太子』金必正和運煤汽車夫賈富貴帮着短工黃大貴運完了兩車土，黃大貴無論如何不讓他們再運，他說這兩車土教他自己運起來，兩三天也運不完，對他真是帮了一個大忙，他告訴小電杆教家裏預備午飯，他要請請這兩個熱心的伙伴。

金必正忙攔道：『要不要，我只和你談幾句話就回去，我不要吃飯』，但是他指着老賈道：『我這個伙伴大概餓了，你教你的小孩領他去，給他吃一些好了。』賈富貴忙道：『我不餓，我不餓』，但是小電杆過去牽着他的手道：『走！走！我們有饅頭，不餓也吃！』領着他去了。

這兒只剩了金必正和黃大貴，黃大貴覺着這個秦大成帮了這些忙，連一頓飯都不擾，心裏很是不安，但在金必正看來又是一種心理，素日他到什麼地方消遣，無論是花錢是不花錢，總要掏點小費，今天這個消遣却沒有掏小費，人家滿露着高興，他忘了他自己扮的什麼角色，這種角色差不多是做工要工錢，帮忙要飯錢，兩個這樣心的人很容易作成了好朋友。

兩個人坐在土堆旁日光下談起來，金必正問到何家的事，黃大貴說『提起來，一言難盡

自從去年何老頭死了以後，簡直全家倒了霉，何海洪賺的錢不夠家用，金必正問道：「那個瑛姑娘不是洗衣做活添補家用麼？」黃大貴縐了縐眉頭道：「唉！提起那個瑛姑娘真可憐，在礦上被大家吊着逃回家來，但是在這兒那個壞蛋周有慶又非吊着她不行，這真是前世冤孽，瑛姑娘真倒了霉」，金必正道：「什麼！怎麼叫吊着？」，黃大貴看見這個客人不懂，很有些奇怪，怎麼年青的人不懂這個名詞呢？他笑道：「老弟，難道你真不懂麼！周有慶那小子看上了她，非要她不可。」金必正明白了，原來「吊着」是「追求」的意思，但是他的學伴們所用的土語是「泡」啊，怎麼這兒的土語是「吊」呢！

金必正道：「那末瑛姑娘樂意麼？」，黃大貴道：「樂意麼！誰樂意，那個周有慶生的鷹鼻尖腮，像貌不揚，又是個壞蛋，吃喝嫖賭無所不爲，念書被學堂裏開除，不做正業，一天到晚和些狐朋狗友瞎撞，又專愛吊女人，這兒的暗門子全穿盡了，還生了一身髒病。」

金必正問道：「難道他的家長不管麼？」黃大貴道：「要管還不會壞呢！他爸爸就只有他這末一個兒子，從小就嬌養，慣的胡作匪爲，況且他爸爸在礦上當監工，也沒有工夫管他」，金必正聽了，突然記起他父親所說的周監工，他問道：「當監工！是不是西園煤礦？」黃大貴道：「是的，他仗着他老子那點勢力，便無惡不作。」金必正問：「當監工有什麼勢力？」黃大貴道：「你真是一個雛兒，什麼也不知道，他老子在礦上很賺錢，整把的洋錢往家捎，他們家在這村裏買房，置地，放印子，開賭場，有錢就有勢，勾結地面兒上的官廳，聽說

村長還跟周監工是盟兄弟呢！」

金必正關心的是何秀瑛的事，他問怎麼何家就沒有辦法？黃大貴道：「有什麼辦法！瑛姑娘的父親活着的時候，周家就去提過一次親，已經回絕了，周家不痛快，說他們給臉不要臉，何老頭死了不到半年又去提，又回絕了，那個周有慶動了氣，說這一次不行也得行，說是憑他家又有錢又有勢，那一樁配不上那個窮丫頭，說除非瑛姑娘終身不嫁，要嫁就得嫁給他。」金必正聽了動了氣問道：「難道瑛姑娘的哥哥就不管麼！」黃大貴道「他怎麼管，他一個窮工人有什麼辦法，他在周監工手下當工人，你想，一個人的飯碗還不穩當，還能管什麼！他們對周家說是瑛姑娘已經定給一個陳家了，以免周家再來麻煩，但是周家的回話是給誰也不行，定了還可以退，還逼着問那個陳家在什麼地方住，你看這是多末霸道！」

金必正問道「何家是決心的不願意麼？」黃大貴道：「當日何老頭嫌周有慶品行不好，所以不允婚事，因此周監工懷恨，把何老頭調到危險礦區工作。後來何老頭受傷致死，死時曾有遺囑，不准與周家結親，何況那個瑛姑娘的意思，寧可終身不嫁，或嫁給窮工人，也絕不嫁給周有慶」，金必正道：「周家這樣逼迫他們，他們不會告到當官麼！」黃大貴笑道：「告狀，到那裏去告？本地的警官站在周家那一邊，村長站在周家那一邊，打官司得要錢的，周家會花錢運動，一切的公理可以偏到周家去，前者周有慶強姦了一個女子，人家告到當官，結果反判了一個誣賴訛詐的罪名，竟被驅逐出境了，你看她們如何敢告狀啊！」

金必正道：「他們不會搬家麼？」黃大貴道：「搬家不是容易的，他們的房子是瑛姑娘的祖父置的，他們還有好些賬，欠周家就是三百元，他們那裏來的錢還賬，再說搬家不用錢行麼？安家不用錢行麼？搬到西園煤礦那是周監工的勢力，搬到城裏那兒生活程度太高，再說就是搬到天邊，也脫不開窮，窮就不好辦。」

金必正聽了很生氣問道：「難道周家就毫無顧忌了麼？」黃大貴道：「老弟！皇帝頭上還有青天，怎會沒有顧忌，煤炭大王金老爺就是他們的頂頭的上司，那是他們的主子，但是這些事金老爺怎會知道，一個窮人又怎會認識他，人家出來是汽車進去是汽車，聽說人家的房子全是銅牆鐵壁，還有什麼護衛馬弁，簡直比官長還有勢力，窮人怎樣能見的着？」

金必正道：「他們不可以直接找金老爺去告麼？」黃大貴道：「見金老爺，不是那麼容易的，閻王易見小鬼難搪，他手下的人們全受着周監工的聯絡，和他通同作弊，彼此迴護着，欺瞞着，很難得着公道，就是萬幸傳到上頭，趕上上頭高興調查調查，知道是他的下頭鬧的事，頂大下個手條管管教，誰肯認真爲着一個窮姑娘肯得罪他的屬員，一時他們規矩兩天，但是過些日子還不是照舊橫行，而且從此多結下一層仇恨，他們必定變着法兒找她的錯，抓個岔兒收拾他們，非教他們傾家敗產不可，趕上『上頭』不高興，他要硬說毀壞了他們屬員的名譽，反要加上一個誣告不實的罪，也許反要治她的罪呢！」

金必正聽了道：「關於他們所受的痛苦，難道不可以送到報館公佈給社會麼？」黃大貴

道：『是的，當然可以，你想的倒很周到，但是瑛姑娘早就想到了，她還認真的詳詳細細的寫了送過許多次，但是全沒有給登出來。』

金必正驚訝道：『瑛姑娘還會寫字看報麼？』，黃大貴道：『是的，你以為瑛姑娘瞎字不識麼，她幼年隨着她爸爸在礦上受過教育，不光會寫而且寫的很好，常替隣居們寫書信，還在礦上醫院裏學過看護，常替鄰居們治點小災小病，尤其喜歡看護小孩，但是現在叫周有慶攪的連門都不敢出。』

金必正道：『難道僭們不能幫他些忙？』黃大貴道：『僭們能幫他什麼忙？自己還顧不過來，何況周有慶對外公然宣佈說瑛姑娘是他的未婚妻，他有保護權，他還養了許多的打手，說誰要娶瑛姑娘，他就揍誰，你看厲害不厲害？』金必正道：『這些事何家知道麼？』黃大貴道：『怎會不知道，知道又怎麼樣，瑛姑娘哭過許多次，他說只有一個法子，可以得救』，金必正急問什麼法子，黃大貴道：『她說一切一切全是起因於她的美貌，何家要她是爲她的美貌，在礦上不能幹也是因爲她的美貌，她的美貌給他帶來了一切的災害，她的美貌耽誤了她的一切幸福，要沒有這美貌，那裏會有這些麻煩，她的方法是要毀去她的美貌，她要用烙鐵燙壞了她的臉，烙壞了她的鼻子，那樣她的美貌就沒有了，周家就不要她了，她就可以自由了，她就可以得着幸福了。』

金必正聽到這裏動了他的心，一個純潔不知世間有痛苦的青年，他聽了怎會不受激刺，

他動了同情心，他突然的站起來，抓住黃大貴道：「怎麼，她毀去了她的美貌了！」黃大貴看見這個汽車夫滿眼含着眼淚，牙齒咬着發急，黃大貴道：「沒有，還沒有，但是她以為那是一條出路」，金必正抓着手鬆下來了，他呆呆的站在那兒出神，黃大貴驚疑的看着他，金必正突然喊道：「我要救她！我要救她！」這句話好像對着黃大貴又好像對着自己，聲音粗暴而堅決，面上露出威力，黃大貴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同情的人，今天好像遇見瘋子了，他自己也感動了，他知道他的話傷了這個少年的心，他安慰他道：「僭們想法子，僭們想法子！老天總會帮着僭們的！」他知道沒有好法可想，惟有老天帮着他們才是法子。但是這個煤炭太子却不是因為沒有法子才傷心，他是想到天下怎麼會有這麼苦的人，至於周有慶那是他的臣奴，他是滿可以拿這件事情來開心的，所以他的情感片刻就恢復了原狀，他向黃大貴道：「老黃！你能不能同我到何家去看看呢！我是不怕什麼的！」

黃大貴道「能！能！也不會被打，何況窮苦的工人他們是不注意的！他們注意的是穿章講究的人。」金必正告訴他說今天不能去，說他的煤車該回去交差了，金必正招呼了一聲他的同伴，老賈和小電桿趕快的跑了來，金必正問道「你們的飯吃完了吧！」小電桿道：「早吃完了，你同伴怕你，他聽你和我爸爸說話，不敢來，也不教我來，我們在那一邊玩呢！」金必正對於這個小朋友很喜愛，他拉着他的手笑道：「小朋友，再見吧！我們過幾天還來幫你的爸爸拉土呢！」說完又向黃大貴道：「老黃，你先告訴何姑娘，我要救她！我一定

要救她！」說完上了大煤車，老賈也上了車，金必正說「走！」，又和黃大貴說了一聲「再見」，車機吐吐的響了，車向前開動了，漸漸的走遠了，「大電線桿兒」還在那裏筆直的站着，一動也不動，看到這個破衣工人的敏捷行動，驚訝着他話語的堅決，他說「我要救她！我要救她！」聲音洪大而有力量，這種聲音還盤旋在耳鼓裏，「小電線桿兒」也筆直的站着，和他的爸爸並排的站着，他所驚訝的是那個大怪物，不用牛，不用馬，自己會跑，這時候道兩個人站成筆直的樣子，真像他們那「電線桿兒」的尊號呢！

且說金必正來到郊外換好了原來的服裝，取出一張紙幣遞給賈富貴道：「這是你的工錢。」老賈看着那張紙幣，不敢接收，老賈很少和富人打過交待，他看見那是一張十元的鈔票，他不知怎樣辦好，他很可以收下說一聲「謝謝」，但是他不會，他只知道拉一天煤應該是一塊五，要給兩塊應該找回五角，何況工作只是半天，但是他知道金少爺是個闊人，也許多給些，但是十元的數目對他太大，他實在沒有八塊錢找，他這一躊躇却教金必正爲了難道：「你怎麼不要呢！」，老賈道「少爺，我沒有那多的錢找。」金必正道：「誰讓你找錢，這一個全給你了。」老賈驚道「少爺這個太多了，我一天的錢才一塊五呢！」金必正笑道「一天一塊五是拉煤，你今天拉的是人呢！你還和我演了一齣戲，你也應該領一個戲份呢！」老賈道「少爺！我今天得的太多了，還吃了人家一頓飯！」金必正笑道「今天我是秘密來的，你要守秘密，對西園貨廠只說我是到野外遊逛，不准說到這裏來，你把車開到泰山路口我就下

車，你到廠把我的皮箱和小摩托送到公館吧！』一切老賈當然照辦，金必正回到了金公館。編者在前面提過那個貧苦女郎何秀瑛，但只是在黃大貴的口中說了一些，在金必正的眼中看了一些，黃大貴說的是在百忙中，金必正見的是在月光下，全都是模糊不清，何秀瑛是本書中的一個重要角色，所以她的家世和遭遇，須要叙述一番。

何秀瑛的祖父原住在陝西華縣，本是務農爲業，有薄田百畝也算小康之家，後因連年遭了大旱，田中隻粒不收，看看坐以待斃，只有將田產房屋折變了些錢，帶着妻子到南京謀生，但是他自幼作慣莊農生活，做不慣大城的苦工，便在南京的附近桃花村買了幾畝田園，以種園爲生，那時何秀瑛的父親何保泰才十九歲，無兄無弟，獨自幫助着他的父親種園，後來稍有積蓄，他們在自己園地蓋了三間土房。

何保泰成家立業以後人口漸繁，他生了三男二女，長男名叫海波，次男名叫海洪，三男名叫海濤，長女名叫秀瑛，次女名叫秀珊，全家辛苦工作，倒也安居度日。那時候西園煤礦大舉招募礦工，各處全有招貼，說是作工須經考驗，一經考取，不獨工錢高，而且管水管煤，做滿了一年工還管房子住，可以攜帶家小，一切種種打動了何保泰的心，便和他的父親商議打算前去應徵，他父親並未阻攔，當時謠言很多，說當了礦工如下地獄，終日不見陽光，三年後變成瞎子，又說煤山裏有一種毒氣，躡上就送命，又說礦下走路要把腰灣成了羅鍋，日久必得癆病。

何保泰對於這些謠言一概不怕，他說試着看，不合式可以回來，結果何保泰一考就取上了，從此便到西園煤礦作工，家中田園爲他父親獨力種植，何保泰初到礦山，下井推煤，感着非常勞累，但是日子一久，習以爲常，反倒可以支持，每十二小時換班一次，休息十二小時再上工，礦下生活和傳言所說也有許多相符，隧道很低，行路須得灣腰，而且黑天黑地，每人手中提着一盞燈，一不小心弄滅了就不能行走，必須等到同伴來了才行，毒氣更是怕人，爆炸起來山崩地裂，小小生命就得犧牲，但是這在年輕力壯的何保泰看來是滿不在乎，因爲他的勤勞工作，頗得工頭的歡心，一年以後，礦上給他兩間住房，還允許他的子女免費入到礦工子弟學校念書。

何保泰打算把桃花村的園屋出租，把全家搬到礦場居住，但是他父親不願去，寧肯和他的老妻種園，結果只是何保泰的小家庭搬到礦場，在遷居的第二年何保泰的長子海波因病死去，何海洪和何秀瑛全入到礦工子弟學校讀書。

那時何秀瑛的一切生活都和旁的孩子一樣，衣服是襤褸的，生活是耐苦的，但是她有異於旁人的是天資聰慧，容貌美麗，她的皮膚白而細膩，頭髮黑而柔軟，眼睛大而有神，面頰光亮而粉紅，眉細長如柳葉，鼻直立而中正，她的一切師長，隣居，親戚，朋友，全稱讚着她的美麗，她知道『美麗』是一個好字眼兒，她爲着這個很快樂和高興。

一個人有一件美麗的衣服還常常愛惜，當心保護，何況有一副生在自己身上的美貌呢！

不過何秀瑛的愛惜與保護是很可憐的，她沒有西蒙蜜，司替康，沒有美人粉，檀香精，她的化妝品只是一盆清水一塊肥皂，冬天還有一些冰糖水，這冰糖水塗在臉上，爲着避免皸裂。她的衣服沒有替換，只有三天一洗，每天一燙，爛了補，破了縫。

何秀瑛一天一天的長大，漸漸由孩童變成少女，她和世界上整千整萬的少女一樣，在孩童時期沒有顯出女性特徵，但是到了十四五歲，那女性特徵便開始顯著起來，這種顯著使這少女發生了驚愕，胸部發育了，乳部膨脹了，臀部變大了，皮膚上生出柔潤的油光，一切表現出少女的美態。精神上也起了變化，憂悶和煩悶，怕羞和善感，這些變化何秀瑛起初還以爲是病。但是又沒有病的苦痛，她那裏知道這是受着生理的支配呢！

何秀瑛在礦工子弟學校畢業後，校長保送她到礦工醫院學習看護，這個醫院是西園礦場所辦，專爲礦上職員和礦工設的，院長是個老醫生，管理院務，很有規律，對於病人也很熱心，所以何秀瑛學了許多看護智識，她的美名不久就傳遍了礦區，大家給她起了一個美名叫做『紅玫瑰』，這朵紅玫瑰一天到晚見的是煤黑子，聽的是煤黑子，看護的是煤黑子，日久天常，她不獨不討厭煤黑子，而且愛護他們，同情他們。

她在醫院裏給煤黑子裹傷口，給煤黑子洗膿瘡，給煤黑子試溫度，給煤黑子調藥劑，熱心爲他們工作一切，當然那些煤黑子也喜歡她，遇見她總是招呼一聲『何姑娘』，而且彼此相約誰也不許欺侮她，全說『這是我們的玫瑰花』。

那時何海洪也在礦工子弟學校畢了業，加入了礦工工作，幫着賺錢，維持家用。

西園煤礦有礦工五千人，每天分兩班工作，每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休息十二小時，但是想人不憩工，爲着要使這五千人努力工作，還有一大批監工，監工總數有三十多人，這些人都是金老爺的忠臣，受了金老爺的訓練，對於工人努力的監督，不光監督着工人掘煤和運煤，還要監督着工人吃飯和出恭，他們說工人們吃飯和出恭頂耽誤作工。

這些監工們在金老爺前頭雖然是誠惶誠恐，而在工人面前却是威風凜凜，比起金老爺的威風還勝強十倍，一般工人爲着飯碗問題，不得不忍氣吞聲，有些聰明的工人聯絡監工巴結上司，藉此可以減低工作，加高等級，若不買好了監工的歡心，終生也許沒有升拔的希望，所以各監工由於環境所造，全成了小財主，養尊處優，家資殷富。

其中有一個監工名叫吳士俊，他在西園礦場幹了十年，已經四十歲了，家中有一妻一妾，但是老興未足還四處託人物色佳麗爲妾，但是親朋知道他的妻規太大，多不敢管，他自己却看中了何秀瑛，他託人到何家去提親，允許多給聘禮，以外還允許把何保泰提升爲工頭，滿望一提就成，不料却碰了一個釘子，因爲何家回話，說是何姑娘在家鄉已經有了婚姻，不能從命，當然不是何姑娘真有了婚姻，乃是何保泰不願意使他的女兒做妾。

接連着又有一家提親的是礦警隊的一個礦警，這一樁倒是正式作妻，但是何家照同樣的方法回絕了他，因爲何姑娘不歡迎礦警，她說礦警們和礦工們是對頭，專和礦工們過不去，

嫁一個礦警還不如嫁一個礦工。以後又有一份提親的就是周監工。

周監工是何保泰的頂頭上司，他管的是西大井，已幹了十五年，對於工人管理的井井有條，工人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周閩王，因為他管理得法，很得金老爺的歡心，尤其是使金老爺喜歡的是他善於說話，善於逢迎而且對於金老爺特別巴結，一切一切補僕役之不足，他又常常到金公館去走動，不獨金老爺喜歡他，金公館的閩府上下人等也喜歡他，他總是未語先笑，和和氣氣，所以金府人等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周哈哈，不過對於周監工美中不足的是金少爺不喜歡他，說他是個老奸巨猾，對他總是怠答不理，常常拿一種鋒稜的眼先釘着他，所以周監工在金少爺面前總是有點害怕，怕什麼地方失了禮，總是必恭必敬，絕不像在旁人前邊那麼哈哈。

周監工住在桃花村，他的兒子就是周有慶，因為他只有這一個兒子，所以從小嬌生慣養，癖氣暴躁，雖也上了幾年小學，但天資蠢笨，又不肯好好的讀書，專聚集些頑皮同學，一味的胡鬧，有一次被校長警戒了幾句，他不知怎麼想出一種高明主義，在第二天一起早，他偷偷的在每個講堂的講桌上放上一把夜壺，而且每個夜壺裏還裝滿着一壺尿，弄得講堂裏騷氣薰天。各教員們上班一看全氣紅了臉，立時調查明白，把周有慶掛出革牌，從此周有慶得了一個徽號叫周夜壺。

周監工也知道他的這個孩子不好造就，就沒再教他上學，教他在家練習找錢，周監工看

清了在桃花村裏可以找錢，找錢的方法是放印子，招賭局，抽花頭，賣大烟。周監工有一個堂弟叫周連貴一切全是他頂着頭辦，利用本地的地痞作爲爪牙，勾結本地的警官作爲護符。周有慶雖然年齡還不到二十歲，却學會了抽籤，推牌九，趕老羊，打麻雀，五花八門的賭博，學會了叫條子，打茶園，拉野鷄，穿暗門各種各樣的嫖徑，仗着他父親那一點財力，橫行鄉里，目無忌憚，儼然成爲桃花村的土豪，還因爲狂嫖失慎，得了一身梅毒，雖經治好而絲毫不知悔改。

周監工對他兒子的婚姻，很願物色一個佳婦藉以規勸他的兒子歸正，但是提親的寥若晨星，周監工不得不降格以求，打算在礦工人家選取佳人，頭一眼就看中了何秀瑛，模樣也好性情也好，而且她父親就在他手下工作，他想一個小小礦工誰不高攀一個大監工的親家呢！但是出乎周監工意料之外是一經與何家提親便遭了拒絕，拒絕的理由是何姑娘已經定妥了婚姻，周監工聞聽之後也沒有辦法，懼於國法，鑒於風俗，勢不能強人退婚之理，自歎他兒子的福淺，失去了一個佳婦，又替這個何姑娘歎息，怎麼沒命做一個大監工的兒婦呢！

(十)

自從何姑娘的婚姻談判發生了幾次以後，礦局的職員們把她當成談話的資料而且把她看成傳奇的人物，雖然幾個提婚的角色全把經過保守着秘密，誰也沒有公開的說明，何家更是

守口若瓶，諱莫如深，以免口舌是非，但是一件新聞往往越守秘密越容易傳播，這種傳播多半是傳聞失實，充滿着一種離奇怪論，而且經過的口傳越多，越走了原樣，因為傳說的人，每每加上一點『自己的推測』，這種『自己的推測』便變成了接受新聞者的新聞材料，所以這種傳播越廣，就越失去了真實性，成了一堆人的『自己的推測』了，這樣一來『新聞』就變成了『謠言』了。

有些人專愛聽信謠言，反不願聽信公開的新聞，這是因為要在謠言裏推究一種新聞，又因為謠言多少帶着一些神秘的風味，有一種傳奇式的結構，例如說某人的喉中卡着一根魚刺，他吐出一口痰把那根魚刺給帶出來，這件新聞就平淡不足為奇，但是要傳成了『某人口中吐出了一條活魚』那就要聳動聽聞了。

閑言少叙且說礦局職員對於何秀瑛有種種謠傳，一種說是『吳監工愛上了何姑娘，只要何姑娘肯嫁他，情願和他的老婆離婚，但是人家何姑娘滿不願意，何姑娘嫌他的鬍子扎臉』，一種說是『周監工的兒子周夜壺是懶蛤蟆想吃天鵝肉，也向何姑娘求過婚，何姑娘提出三個條件，第一是作妻不作妾，第二要聘金千元，第三要周夜壺一張中學畢業文憑，第一第二全答應了，就是那張文憑辦不到，所以結果周夜壺算是被刷。』

這些傳說特別流行在礦區的下級職員中，一羣過着青春煩悶的青年，每天如機器般的上班下班，下班上班，公餘沒有事幹就談閑天，把何秀瑛說成了天仙，大家推測着何姑娘的心

理，這個說何姑娘喜歡的是年青貌美，那個說何姑娘喜歡的是公子少爺，這個說「你是沒有希望了。」那個說「你有希望可以給何姑娘倒馬桶。」就這末一捧真把何秀瑛捧紅了，有些好事之徒便認真的向這位煤場蜜斯追求起來，沒有病裝有病，沒有事裝有事，常常跑到礦工醫院胡纏，還有些也不掛號也不看病的閑人，專門在候診處瞎撞藉以飽看何秀瑛的顏色。

其中有一個少年叫做安強的，是礦公司裏的一個畫圖員，曾因患腿瘡住過幾天醫院，他出院以後好像着了迷，他說何姑娘愛上了他，說何姑娘給他洗過大腿，給他倒過便盆，祝福過他的病體，還向她笑過，一切伺候週到體貼入微比親妹妹還好，其實這都是看護應盡的責任，不必解釋到愛情上去，但是這個安強好像犯了色情狂，確認何秀瑛是愛上了他，給她寫了許多信，每封信都沉顛顛的說了許多「我愛呀！心肝呀」的肉麻話，還邀她去吃飯遊山，何秀瑛看了全沒有回答，但是安強以後越鬧越凶，天天在何秀瑛下班回家時尾隨着她，說些瘋言瘋語，以後又收到一封信，大意說「我願終日追隨着你，衛護着你，有一天看不見你，就像迷了路的羔羊，我的靈魂便沒有歸宿，我情願給你做一個終身的奴隸，你要不答應我，我惟有自殺！」等語，何秀瑛接到這封信害了怕，她忙稟報了院長，把安強的信件統統的呈獻出來，院長問了詳細經過，把那個安強請了來規勸了一番，誰知過了幾天，那個安強忽然上了吊，死後留下遺書說是爲了厭世自殺，所以大家並沒有猜想到別處，但是院長却害了怕，怕再出第二條人命，只好把何秀瑛的職務辭退。

何秀瑛自從受了這一番打擊，真是有苦無處述，她出門都不敢抬頭，他以為自己是一頭小羊，四面八方圍滿了獵犬，這些獵犬一齊向她進攻，她所接觸的男性只是調戲與輕狂，沒有構成一個完美的對象，所以她只是怕，一個人在『怕』的情況下怎會有了『愛』，這真傷了這個少女的心。

在辭別醫院的一個下午，她在沐浴室洗了一個澡，她看見了自己的肉體，發生了種種的疑問，但是這些疑問對誰去說呢！她洗完以後穿上衣服，斟了一杯白開水放在桌上，她感覺着疲乏，她恍恍惚惚的覺着進來了一個人，把她領出去，她走到了郊外，一陣陣的春風撲在她的臉面，綠茵茵的野草生滿了大地，忽然一頭惡犬向她追來，她驚極而逃，但不知逃往何處，一面跑一面追，她跑過了一座高山，又跑過了一片荒原，眼看來到一片水邊，她已累的混身流汗疲乏已極，她知道跑到了絕地，突然混身軟癱不能再進一步，又聽見那隻惡犬呼呼追來，正在驚急之時，忽見水旁閃出一個少年，體格高大，像貌俊美，手中拿着一個釣竿，身上披着一件燦爛的金色風衣，上面閃閃耀耀放着金光，何秀瑛看見這個少年，如同看見了救星，她顧不得男女授受不親，忘去了嬌羞，拋去了畏縮，急急抓着那個少年的風衣，投向他懷中高呼道：『救我！救我！』少年一把把她抱住說道：『什麼事？不要怕』，何秀瑛抖抖的指着後面說道：『你看那隻惡狗！牠追來了！牠追來了！』少年看了看那後面追來的狗笑道：『姑娘，不要怕，那只是我的一隻小狗！』，說時遲，那時快，那隻惡犬已經來到

面前，少年把釣竿揚了揚，打了一個呼哨，那隻狗忽然爬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少年大喝一聲道：『滾！』只見那隻狗真在地上滾起來，越滾越遠，輾眼滾的不見了，何秀瑛看了這種怪現象，甚爲驚異，忽又覺得自己在一個陌生男子的懷中，又是感謝，又是羞怯，揚頭說道：『你救了我，我是如何的感謝你呢！』，這話剛剛說完，突然眼前一片喧鬧跑出了千萬的人馬，人人執着刀槍棍棒，大嚷着：『拿強盜！拿強盜！強盜在這裏！不要放走了他呀！』大衆團團把那個少年圍住，說他是個強盜，那些人的首領是一個彪形大漢，滿面凶氣，把那個少年一把抓住說道：『你搶了我們的風衣，你應當處死。』說完就命令着他的伙伴把他細起來鎗斃，何秀瑛正在戰戰兢兢嚇作一團，但是他忽然聽見聲音好熟，她定睛一看，原來那個大漢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哥哥何海洪，她這時膽子大了，上前抓着她的哥哥說道：『你要幹什麼？他犯了什麼大罪？他是一個好人呢！』他哥哥突然看見他的妹妹驚道：『怎麼你也這裏，是不是他搶你來的？』，何秀瑛道：『不是的，你爲何說他是強盜，你那裏來的風衣呢！』那大漢說道：『自然，不是我自己的，是我們大家的。』說完指着那一大堆人，那個少年指着那件風衣道：『這是我拾來的，不是搶的，但是你們說是你們的，歸還給你們好了。』說完脫下風衣遞給那個大漢，那大漢指着少年狂笑道：『今天便宜了你！』說完忽忽的大漢不見了，那千萬的人馬也不見了，只剩了那個少年，但是那件金色風衣不見了，釣竿也不見了，而且他的衣服忽然由華美改換成了破爛。面部美麗而微笑，他向着何秀瑛道：『你

救了我，我是如何的感謝你呢！」何秀瑛笑道：「那全是你自己的力量，怎樣反感謝我呢！」突然那個少年張開健美有力的大臂，把何秀瑛抱在懷裏，兩隻溫暖的手扳過何秀瑛的頭，眼睛對着眼睛，嘴唇對着嘴唇，突然的猛烈的吻着她。

何姑娘的眼睛閉上了，她感覺着一種軟軟的，綿綿的，和醉人的愉快，神經受着強烈的振盪，把她的眼睛振盪開了，她醒了，原來是一個夢，回想夢境歷歷如在目前，心中突突的亂跳，她摸了摸嘴唇，照了照鏡子，她看見她的臉部從前額紅到耳根，她又看見她斟的那一杯白開水還放在茶几上，她端起來喝了一口，還沒有涼。

(十一)

自從何秀瑛在礦工醫院被辭以後，她的父親何保泰也感受到礦場是個是非之地，不適宜於他們居住，遂把全家搬回了桃花村，教秀瑛帮着母親料理家務，並教導弟妹讀書，但是自從搬回以後，他們似乎走了背運，接連着她的祖父祖母相繼死去，兩樁喪事把何家的積蓄花了一個淨光，經濟上受了嚴重打擊，偏偏禍不單行，又出了何保泰因傷致死事件。

原來自從何秀瑛住在桃花村以後，周有慶屢次和她麻煩，甚至相遇街頭公然調笑，鬧的何秀瑛不敢出門，周有慶自己又向何家提了一次婚，提婚的條件第一是給何家聘禮五百元，第二提升何保泰為工頭，第三准許秀瑛一年後自由，經何家託詞拒絕，但是周有慶野心不死

非要質問何姑娘定給誰家，何家說是聘給陳家，周有慶又非尋根究底要打聽那個陳家的住處，當然何家無法應付，周有慶又在他父親前大放厥詞，說何家故意推諉，心存輕視，有失周家威嚴，周監工聽了當然也不滿意，想想自己當了十幾年大監工，若連一個小小礦工威服不住，不能隨心所欲，心中好生氣惱，自好設法收拾那個何保泰。

過了何宅拒婚不多的日子，何保泰在礦場忽然受到調動，調他到七層煤的回炭槽作工，誰全知道那是危險之地，因為那地方的石質太軟，木柱一經撤去，大塊兒的煤和石頭便一齊往下落，往往發生倒塌的危險，偶有躲閃不及小小生命便被埋在石頭裏，何海洪也曾勸過他父親，寧可辭工不幹也不要冒險，但是何保泰不聽，他說他是胆大而心細，又有經驗，絕不會出事的。

何保泰在回炭槽幹了一個月就出了事，一個長五十公尺的洞子完全倒塌，聲音如雷，飛灰迷漫，該處的通風也被阻塞，七層的工人不知這倒塌要蔓延到什麼程度，全紛紛向大隧道上逃跑，當時誰也顧不了救人，等到塵土稍落，這才有救護隊進去，發現死者五人傷者十人，何保泰就是受傷的一個，他的右邊手臂受了重傷，把一隻胳膊蹺斷了，只有一部分肉皮連着，半邊身子是血，衣服上全染成了殷紅，因為出血過多，面目成了土色，神志雖然清醒但是痛苦已極，救護隊把他抬運上來，送到礦工醫院，經大夫檢驗，結果說是右臂已經保不住了，因受傷太重，爲着避免病毒蔓延，勢須將右臂割去，但是何保泰絕不認可，教他兒子何

海洪護送他回家，何海洪又找了一位工友，兩人把何保泰抬回桃花村。

那時何家經濟已經不支，何保泰爲着治病向周監工借了三百元，請了許多醫生，花了許多錢，但是結果不見起色，遷延到一個多月竟致一命嗚呼，死時何家子女全在旁送終，何海洪咬牙切齒，和他父親說這明明是被周監工所害，將來非報仇不可，但是何保泰說那只是天災運命，堅持不可報仇，並招何秀瑛至前切囑萬萬不可嫁給周有慶，何姑娘當時遵命之餘，泣不成聲，何保泰又遺命給家人全體，以後子子孫孫不准與周家結親。

何秀瑛雖日夜守護，費盡了千辛萬苦至終也沒有挽回了老父的生命，自然她是悲痛萬分，每想及老父致死之由乃由自己而起更是柔腸寸斷，在五月二十日是她父親死後的一週年，那正是大華大學的二十週年紀念日，所以在那一天晚上，何秀瑛自己偷偷的跑到桃湖附近，在何保泰的墓前垂淚致祭，這就是煤炭太子初遇何秀瑛，誤會她去自殺的那一件事了。

(十二)

且說桃花村的那個黃大貴自從那一天和金必正見面以後，着實的受了感動，一方面受了人家的幫助連一頓飯也沒有擾，並且談到何姑娘的事，人家還要拔刀相助，那真是一位熱心熱腸的朋友，可惜忘了問問他的住處，以便去謝謝人家。

到了日落西山下工以後，黃大貴便踱到何家來，到了何家叫門，何秀瑛正在院中收拾衣服忙着開門迎入，一面道『黃伯伯恰巧來了，我們正想教秀珊請你去』說完她指着桌上一堆

東西給黃大貴看，說這是周家剛派人送來的，何太太正在洗衣服，忙站起來擦手道：「黃伯伯，我正想叫珊兒請你去，你看這些東西是周家送來的，非逼着我們收下不可，沒緣沒故又送的什麼禮，這不知又按着什麼心，正想煩你給退回去。」

黃大貴看見桌上擺着一個蒲包，一盒點心，還有兩個紙盒，他說：「這個好辦，我給他送回去，沒有強迫人家收東西的道理。」何秀瑛端進一杯白開水放在黃大貴的面前讓着他喝水，用手擦一擦鬚髮眉頭皺着道：「那個周有慶真正討厭，他專門和我過不去，我父親被他們害死也罷了，又苦苦和我作對，不知又想出什麼壞法子來害我，我在西園煤礦就因為壞人太多才搬回來，誰知搬回來又遇見這個壞人。」

黃大貴想起早晨的事，看着何秀瑛陰鬱的臉，問道：「何姑娘，你說壞人多也不盡然，那一天晚上來的那個秦大成，你猜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何秀瑛一時想不起來問道：「那一個秦大成？」黃大貴道：「就是那天晚上被狗包圍的，你不是還教我送他出村麼？」何秀瑛仰起頭來想了想道：「哦！是了！我想起來了，是那個礦工，我真怕那些狗會把他咬了，你怎麼想起他來，我看他也不像好人」，黃大貴笑道：「何姑娘，你這一回猜錯了，他是一個好人」，何秀瑛問道：「您怎麼知道他是一個好人呢？」黃大貴道：「他現在當了運煤汽車夫了，他今天早晨到我家去，還同着一個姓賈的駝背汽車夫，他道謝我那天晚上送他出村的事，還幫我運了兩大汽車土，這兩車土足夠我自己運兩天的，他說那天晚上是因為怕你要自殺，所以

才跟隨着你到村裏來』，何秀瑛聽了很注意問道：『他還說什麼來？』黃大貴說道：『我和他說到你們的痛苦，說到周家的暴惡，說到你要毀容，他聽到傷心的地方，竟落下淚來』，何秀瑛驚訝道：『怎麼他會落起淚來？』黃大貴道：『真的！他聽說你母親挨餓，聽說你要毀容自全，他竟悲痛起來，還說他要救你，說的那樣堅決和誠懇，他真是一個好人。』

何秀瑛爲好奇心所動，好像聽了一個故事道『這就奇了，月光之下，我也沒看清楚他，他也沒看清我，只聽了一個旁人的口傳，就傷心掉淚，我看他是個瘋子吧！』這句話把黃大貴也說笑了，但是他立刻收斂了笑容正色道：『姑娘你可不要輕視他，他一點也不像瘋子，他還要來看望你們呢！但是，他一個汽車夫有什麼能力呢！說說算了，不過他這一份熱心真叫我佩服。』

何太太在旁邊聽的也津津有味，這時插言道：『世界上不是沒有好人，可惜好人沒有力量，所以活該我們受罪。』黃大貴恐怕談深了勾起何太太的難過，忙用閒話岔開，忙提着禮品，辭別了何家母女向南小街周宅走去。

他來到了周宅門口見一個僕人在門洞閒坐，這個人叫張福和黃大貴也認識，黃大貴和他說明了來意把禮品託他遞進去，但是片刻他又提出來道『你趕快把這個提回去，少爺看了還把我罵一頓，說這是他送給何姑娘的，誰給退回來，我說是你送來的，他怒氣沖沖，叫我拿來給你，說你別管閒事，叫你趕快送到何家去，如要查出錯誤，說你要受懲治的。』黃大貴

聽了，只好把禮品帶着，瞥着一肚子氣，先回到家中去了。

(十三)

第二天黃大貴起來想到退禮品的事，心中滿不高興，想不到辦成這種樣子，他知道禮品如再送回何家，必定給何家母女添苦惱，但是不送回又有什麼辦法呢！他正預備着要動身，只聽門外有人敲門，他急速出來把門開開，抬頭一看却使黃大貴一喜，原來來者不是別人，是那個運煤汽車夫秦大成。

黃大貴笑道：「秦先生你來的真早，怎麼今天沒有上工呢？」那秦大成道：「老黃，我今天請了半天假，打算到何家去看看，你有工夫同我去麼？」黃大貴道：「好！你來的正好，我正要去，請先進來坐一坐！」秦大成隨着他進去，只見院中堆了許多破罐亂鐵，住房一明兩暗，屋內有炕有桌，佈置還算整潔，那小電桿也早起來了，看見秦大成喜笑顏開道：「你的大車又拉土來了？」秦大成笑道：「今天沒有來，過幾天再來拉呢！」黃大貴道：「老秦，那輛大汽車真好，那一車夠裝我十車的，小玉說再來了，他還想坐坐呢！」

秦大成指着炕上一堆禮物道：「這是誰給你送的禮？」黃大貴搔着頭皮道：「唉！提起來真正可氣，那個周有慶不知道按的什麼心，把這些東西強送給何家，何家不收，託我給周家退回去，但是那個周有慶不知犯了什麼病，非叫我再送回去不可，你想想那有強迫人家收禮

的道理」，秦大成道：「我看看送的什麼玩藝兒。」說完他湊近了拿起一包來，解開上面的紅繩打開看，是一包點心，又打開了第二包，是一蒲包白梨。

黃大貴在旁邊看着他的新朋友有些唐突，這時秦大成又打開兩個紙盒，一盒盛着一條大紅綢手絹，約有一尺半見方，邊上是狗牙花邊，當中綉着一對鴛鴦戲水，那一個盒子是一件紫地黃花綢衣料，外面還綉着紅絨繩，秦大成看完說道：「好了，這一點東西何必來回的推，何家也是想不開，人家既然送來又何必退，收了他的怕什麼？」黃大貴聽了瞪了他一眼道：「你倒想的開，你要知道何家母女就不願意無故受人家的禮，我有時候給他們送一點米麵，還死推活推的，他們說自食其力是頂舒服，不願白白的受人家東西，說那只是一筆債，何況那個周有慶待他們很壞！我昨天不是和你說過麼！你想想那個周有慶是好惹的麼！他們豈有白送人家東西的道理」，秦大成道：「既然周何兩家全不要，這一份禮你就收下吧！」黃大貴道：「秦先生，你別開玩笑，這不是好辦法」，秦大成道：「不是開玩笑，是真的，這才是好辦法，你要把這些東西送回去，只有給何家添煩惱，一點好處也沒有」。

黃大貴道：「我也是這樣想，但是要叫我把這份禮收起來，我可不敢，第一何家我沒法子回覆，第二周家知道了我可搪不了，周家是不說理的，這一次又知道是我經手，怎麼會脫的開」秦大成仰起頭來想了一想道：「也對，還是送回何家吧！」黃大貴皺了皺眉頭道：「也只好如此，」於是黃大貴和秦大成重新又把那幾件物品捆包起來，一同攜着去到何家。

路上秦大成看見成羣結隊的窮孩子滿街跑，路旁有許多小舖子，一多半是雜貨店和大餅舖，還有掛着門簾的香膏店，喊叫連天的小賭場，有些牆下污漬斑斑，水濕淋漓，一攤一攤的臭糞各處裏羅列着，秦大成跟着黃大貴曲曲灣灣來到一處僻靜小巷，穿過了小巷來到一處大廣場，這兒已經到了大街的末端，住的人家已少，看見三三五五許許多多園地，黃大貴指着遠遠一所籬笆門，說道：「你看，那就是何秀瑛的家」，秦大成一看真想不到這個地方還是一個幽雅的存在，不像街內的那樣醜醜，遠望可以看到一片綠野，近看一處處的土房茅屋，表現着十足的農村風味，他真想不到在這個大自然的環境裏，會住着這麼一個痛苦呻吟的人家。

何家的大門不獨褪了油漆而且有幾處裂縫，短牆是用籬笆築成的，有些地方掛着泥土，兩扇門寂然的關着，黃大貴上前敲門，出來開門的是一位姑娘，頭髮蓬蓬的散亂着，衣服是短裝小襖，抬頭望見黃大貴道：「黃伯伯，請裏邊坐吧！」她突然看見一個陌生的男子似乎有些羞澀問道：「這一位是黃伯伯的朋友麼？」黃大貴道「是的！珊姑娘！你把門關上，我們進去談話」，秦大成才知道開門的不是何秀瑛，而是她的妹妹何秀珊。黃大貴提着禮品向前走，秦大成在後邊留神細看，只見一個寬暢曠大的庭院，院中冷冷落落，有幾根竿子立着，有幾根繩子懸着，在遠遠的牆角上有一口井，井上有一個轉轉架子，井邊有幾個大木盆。何家的住房只是三間小茅屋，一切點綴很容易看出是一個菜園的舊型，不過院中沒有種

着青菜，只是一片青草，突然秦大成眼光一閃，看見茅屋門口立着一個憔悴女郎，秦大成腦中感着一種回憶，覺出這個姿態和面龐是熟悉的，記起了那一天晚上在桃湖旁邊所遇的印象，那是在朦朧的月下，但是這兒有充足的陽光，陽光照清楚了何秀瑛的臉，也照清楚了何秀瑛的衣裳。

秦大成看見何秀瑛的臉，滿臉找不出一點脂粉，滿唇找不出半點口紅，眉稍露出千愁萬恨，面上掛着深厚的嚴霜，但是她那美麗的姿態仍然豐富的流露着，並沒有因此而掩藏，身上穿着一件青布長衫，雖然裁縫合度，充分露出她的三部曲線，但是那件衣服經過洗熨的遍數太多，袖上已有了銅子大的兩塊補綻。

秦大成走近了這個女郎，這個女郎也看清了秦大成，一個體格健美的工人，那一晚只見了一些輪廓卻沒有看清了秦大成的臉，今天才看出這是一個美麗而俊俏的臉，紅潤而有光，秦大成的化裝術並不高明，沒有把西園煤礦的煤氣籠罩了他的臉，兩處炭灰掩不住這個工人的貴冑氣象，何秀瑛的腦中突然受了一種暗示，這個熟悉的面孔，不祇是在桃湖之旁，月明之夜，似乎在什麼地方還見過一次，但一時也想不起是在什麼地方。

正在這雙方凝視的一刹那，黃大貴笑着招呼道：「何姑娘，這就是秦先生」，何姑娘做着笑容，隨着就是一個深鞠躬，又叫了一聲：「秦先生」，這一來倒叫秦大成爲了難，他是社交界的能手，但却沒受過女性的這樣的深鞠躬，交際場上的女郎們無論對他怎樣傾心，却

總是在見面時擺足了小姐派頭，只有微微的含笑，沒有深深的鞠躬，今天他恍然又到了交際場，遇見一個凜如冰霜的女郎向他深深的鞠躬，他只好也把腰彎作九十度還禮。

何秀瑛把黃大貴和秦大成讓到屋內，黃大貴把提着的禮物放在桌上，何秀瑛道：「我預料這些禮物是不容易退回的，現在果然，白費了黃伯伯一回事」，她忙着搬正了兩個小凳，請黃秦二人坐下，向着秦大成道：「秦先生請坐，我們不會招待，別見笑！我們的情形黃伯伯告訴你了，蒙你同情，我十分感謝」，秦大成道：「何姑娘，我今天來的太冒昧，一切不必客氣」，何姑娘出去了，秦大成細細審察這屋中的陳設。

這是第一次一個家稱千萬的煤炭太子坐在一個窮家，這屋裏的窮況，不免使他戰慄，外屋裏四壁空曠的就好像院子一樣，一口鍋竈按着幾節舊烟筒，牆上釘着木架，架上擱着粗碗碟，牆角有一個小煤爐，裏屋有一張大桌，油漆全都剝落下去，有四張沒有上油的凳子，靠牆有一張木床，床腿有一隻已經斷了，用一堆磚支着，床上有幾件薄被，鋪着一個洗漿多次的白布單，一盞煤油燈，燈泡上有一層黑烟，這就是這兩間屋的全部——全部財產——至於那一間的內容，雖然還沒得見，但是其中的窮況也不難推知，秦大成坐在那裏有些悚然，心中說不出一種難過，他幾乎落下淚來，他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窮像。

何太太進來了，似乎換了一件新褂子，但是也露着許多補綻，何太太先見過了這個新客人，忸怩不安的坐在床頭，和他們說道：「黃伯伯昨天走了以後，秀瑛還說了一回，周家這

一份禮必定不好退，現在果然帶回來，過些時還不知又出什麼新花樣』，這時何秀瑛端進來兩杯白水，一一擺在這兩個客人面前，然後她肅然的立在一旁，黃大貴把昨天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何太太道：『還是我們先收下吧！有什麼方法呢！』秦大成看見何秀瑛立在那裏，似乎不安的說道：『何姑娘，你請坐吧！我很願欲聽聽周家是怎樣的凶暴，關於婚姻的事是怎樣的非法』，何秀瑛答應坐在她母親的旁邊，何太太道：『聽說秦先生很關心我們的事，很感謝，周有慶帶着一身病，非要和我們作親不可，第一次回絕了，第二次也回絕了，周監工發了火，也不知設了什麼詭計，把瑛兒的父親調到一個什麼槽兒，把他的胳膊砸壞了，受了一個多月的罪，求醫看病把我們的錢全花完了，也沒有治好，還借了他們三百元，指望海洪在西園做工還賬，想不到海洪又受了調動，工錢又受了減低，減去了三成，雖然瑛兒洗衣也可以進錢，但是因為介紹人扣除太甚，所以收入很壞，今年周家的借款到期也未能歸還，但是周家非要不可，又說要應了親事就不要了，你看這不是誠心逼我們麼！』秦大成問道：『你們用什麼理由拒絕呢？』何太太道：『我們始終是說把瑛兒定出去！』說到這兒何秀瑛站起來走出去了，秦大成問道：『說是定給誰家？』何太太道：『說是定給一個姓陳的，是她的祖父的一位老世交，住在陝西，但是他們不信，還要盤根究底，要找那個姓陳的退婚，你看這不是欺侮人麼！』又接着說道：『那個周有慶在地面上很霸道，到處無惡不作，天天和一般遊手好閒的人鬼混，仗着他父親有錢，他就狂嫖亂賭的胡來，還弄了一身髒病，自從

我們回絕了他的婚姻，他又和瑛兒胡纏，瑛兒出去送衣服，他在後面跟着，瑛兒出去買東西，她也在後面跟着，嘴裏還不三不四的說些混賬話，又派了許多狐朋狗友，專看着瑛兒什麼時候出門，鬧的現在瑛兒不敢出門了，但是他們又探聽要是我往遠處去，那個周有慶就跑到家裏來敲門，有一次竟因敲不開門，把梯子弄了來打算跳牆，海濤都嚇哭了，所幸我回來了，他們才走了，現在他又四處揚言，說瑛兒是他的未婚妻，這明明是不讓我們和旁家作親的意思，瑛兒因為他如此侮辱，常常氣的哭，但是哭也沒有用。

秦大成問道：「那麼！你們要打算和什麼樣兒的人家作親呢？」

何太太道：「我們有什麼高想呢！我們這末窮，還要挑什麼主兒麼！瑛兒說只要身體結實能作工的人就很好，她是反對嫁給富人的。」秦大成受了一驚，想怎麼世界上女子還有反對嫁給富人的呢！這不是希奇麼？爲着好奇心所動，問道：「她怎麼反對嫁給富人呢？」何太太笑道：「這都是聽她哥哥瞎說的，她哥哥說富人全是壞蛋，說他們吃飽了不作工，閒壞了就胡來，說是拿着女人作玩物，隨意的玩樂，隨意的糟塌，說他們是寄生蟲子，說他們對於出着汗苦作工的窮人，沒有憐憫心，她哥哥的話她就相信，他說周有慶就因爲有錢不作工才鬧壞了的，秦先生你想想世界上能全像周有慶麼！富人好的也多着呢！她也不想我們這種窮苦人家，想進富人的大門也不容易，想嫁給富人不過是作夢、瑛兒這孩子反說不願嫁給富人，也不過自己開開心罷了！」這一句話把黃大貴說的大笑起來，笑完說道：「何大嫂說

海洪有神經病！最近他回來，我和他談過一次，我聽他說了好些話，我聽不懂，又說我腦子有毒，忽然瞪着眼發呆，我也看他有些神經病。」

正說到這裏，忽然聽見外邊嬌聲道：「黃伯伯你說錯了，我哥哥沒有神經病」，說着何秀璞已經進來，左手拿着一個大紙包，右手提着一把茶壺，放下壺把紙包打開，鋪在桌上，原來是一大包花生仁，說道：「秦先生黃伯伯請吃花生仁，又抓了一把遞給母親，秦大成留神細看，這個姑娘的臉上露出些汗珠，還有一點兒嬌喘，但是面上已退去了嚴霜，浮出一層笑容，她又忙着提壺斟茶，坐下道：「秦先生，我哥哥沒有神經病，不過他說的話，有些我們聽不懂，便以為無有理」。何太太道：「這還不是神經病是什麼，又不是外國話，怎麼聽不懂」，何秀璞聽了沒有回駁，接着說道：「我在學校學過聖經，那上頭說世界一切萬物全是上帝所造，當年上帝先造了男子，以後在男子身上，抽出一根肋條骨，造成了女子，但是哥哥說不對，他說人是從猴子進化來的，我不相信，他還說出種種理由，又說猴子是從獸類進化來的，又說男女都是一齊進化來的，所以男女是平等的，聖經上說有天堂，有地獄，善人上天堂，惡人入地獄，但是哥哥說天堂地獄全是人造的，是社會制度造成的，不是神造的，又給我說出種種理由，又說煤炭是樹木變的，以前在礦上還指給我一塊大煤看，果然上頭還有木頭紋，最奇怪是那木頭上還有一個花蝴蝶，似乎一同變成了煤，秦先生，您說可信不可信？」

那個秦大成聽到這裏，點了點頭，這不是他學校的教育嗎？這不是科學的道理麼？一個工人那裏得來的這些教育呢！他忙道：『對！對！這全是對的，他怎會知道的呢？』何秀璞用驚奇的眼光看着他道：『哥哥在礦上交了一個朋友叫郭大同，哥哥說他有點學問，哥哥下了工還跟他去念書，說有許多道理是他講的。』秦大成問道：『還說什麼來？』，何秀璞道：『有些就聽不懂了，說世界上的窮富，不是前生造定的，也不是天定的，更不是因果善惡，報應循環的，他說那全是人造的，又說窮人造富人，富人造窮人，他又說常常看見人吃人，說那些行爲大家看了竟不過問，國家法律也不干涉，這些話就像有些精神病了，但是我不相信是精神病，大概他是指着什麼說，不過說不明白。』

秦大成聽了甚感興趣，他真想找那個礦工談談，他又問道：『海洪關於周家提親的事有什麼意見？』何太太嘆道：『他有什麼辦法，以前他願意遣移，現在又說無須乎遣移，他說搬到天邊兒也是一樣，將來他要報仇，又說希望瑛兒去讀書，他說瑛兒的不幸是她的像貌不好，說她的鼻子長的最壞，有了這樣的鼻子就把她造成一副美容，這美容是專供富閒的人們玩樂的，要去當女伶，當舞女，做娼妓，演電影，做一個供給大眾玩樂的角兒，一定很好，他說有了這像貌，到處裏不會得着安靜，要想享受真正的幸福比象鼻子穿針眼還難，但是瑛兒又非要作工不可，不願幹那些玩樂的角兒，被她哥哥說信了，要打算毀去她的美貌，打算用火燒壞了她的鼻子，你看這不是瘋了！』，何太太說到這裏忍不住滴下淚來，何秀璞也是

垂頭不語。

秦大成聽了這些話，心中有無限的感慨，自己入了大學，天天和書本爲伍，却不料社會上竟有這種地獄人生，他看着這滿面淚痕的老太婆，楚楚可憐的何秀瑛，這寡母幼女的一段談話，不亞如是對自己哀哀上告，再看那個義形於色的黃大貴，恰賽一個證人，在這一間小屋裏，這個從天堂上來的驕子，聽着這一批冤鬼哭訴，他准了他們的狀詞，決心要搭救這個少女。

金必正聽到氣憤之處，突然把桌子一拍，喊道：『這算個什麼世界！』這一來把何秀瑛們嚇了一跳，金必正道：『我已經聽明白了你們的話，我現在有一個法子，可以使何姑娘脫開災難，不過說出來很冒昧，你們可別怪我』，何秀瑛挺身說道：『秦先生，你有什麼法子儘管說，你熱心想法子幫我們的忙，我們感謝還來不及，怎麼還會怪你呢！』

秦大成端起杯來喝了一口水道：『剛才何太太不是說何姑娘已經定給那個姓陳的麼？我打算充當那個姓陳的，我改名叫陳大成，假充何姑娘的未婚夫，裝作新從陝西回來，在南京當一名汽車夫，周有慶若再和你們麻煩，我就出頭和他交涉，他們要不說理，我可以和他法律辦理，這樣一來，你們不就安靜了麼？這個法子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三個人一時全楞住了，何姑娘剛才的那一副氣概霎時變成了羞澀，滿臉變成了徘紅，低着頭避在她母親的背後，何太太道：『秦先生，這個法子雖然好，但是使不得，您是不知道那個周有慶的厲害，他所

要的正是那個姓陳的，這樣一來，你簡直要受我們的連累，他們會用種種的方法收拾你，他們有一羣打手專門找事幹，他們會給你捏造一個罪名，他們會壓迫着你退婚，那真是危險極了，使不得，使不得！」

秦大成看見這個老太太的胆竊很好笑，他說道：「他們豈不怕法律，難道霸佔人家的未婚妻是無罪的麼？你們現在的困難就是沒有姓陳的這個人，沒有人出來替你們說理，只要你們信任我，我正可以借這個角色，出來替你們說理。」

黃大貴插言道：「秦先生，你可要明白，法律是站在他們那一邊兒的，他們有的是錢，有的是勢力，他們可以請律師，他們可以運動衙門，他們可以判你一個罪，可以說你是窮極生瘋，藉詞訛詐」，何太太點頭道：「是啊！黃伯伯說的對，秦先生你還年青，你還不知道世道險惡，你還要再思再想」。

秦大成見說不服這三個糊塗人，很着急，只好說道：「我也不再想，我也不害怕，只要你們認可了，我就有法子辦，這樣吧，你們考慮考慮吧！考慮如何，請何姑娘給我寫一張字條交給黃先生，黃先生可到西園貨廠找我的伙伴賈富貴，我們住在一處。」說完他站起來在手上取出一張鈔票遞給何太太道：「這一點錢送給你們用，你們的經濟太困難了，我暫時作這一點小幫助」，何太太沒有接收，忙立起來道：「秦先生，你快快收起來，我們不能要，現在勉強可以度日，你賺錢也不容易，我們怎能安心用你的錢呢！」

這一來倒叫秦大成爲了難，在過去的生活從來沒有遇見這種事，給誰錢誰也沒有推讓過，有時還要爭多論少，同着女朋友更不必說，照例自己付完錢連一個謝字也聽不見，給災民放賑更是你搶我奪，從來沒有謙讓，何家母女們還不是一家災民麼！自己不應當放賑麼！不周濟周濟他們心中過的去麼！但是錢已經拿出來，人家怎麼不收呢！是嫌少麼！一個工人能拿出多少錢呢！自己很是驚奇，他轉向何秀瑛道：『何姑娘，你說一句話，這只是一點小幫助』，何秀瑛很和悅的說道：『秦先生您收起來吧！您的盛意我們是很感謝，但是您也作工，我也作工，僭們作工賺錢不是容易的，你運煤賺來的血汗錢我們怎忍的花用呢！』她說完站起來向着秦大成鞠躬道：『但是，秦先生，你的這種熱心我們是十分感謝的呢。』

這一番話說來很委婉，但是在秦大成聽來，却覺得軟中有硬，很慚愧拿着人家當了災民看，但是人家不承認是災民，人家把『工作，賺錢，吃飯』，看的很神聖，人家有一種獨立自尊的精神，他不得不軟下來道：『我太冒昧了，這樣吧！我借給你們吧！不要利錢，不定期，幾時你們經濟好了，再給我！』，何太太仍然不肯收，笑道：『秦先生真好心，這樣吧！您先收起來，我們必須用時再向你借』，秦先大成不得已，只得把一張鈔票仍然裝在短衣裳的口袋裏。

他們這一推一讓却很使那個黃大貴驚奇，心想這個工人真大方，親眼看見他取出的是一張十元鈔票，這個破衣車夫真可以，他黃某要有這張鈔票就不能這麼大方。秦大成站起來道

：『我走了，聽你們的信吧！』何秀瑛站起來向秦大成道：『秦先生，請你到這屋裏來，我有一句話問你』，秦大成隨着何秀瑛到那一間屋，他看見幾塊鋪板搭成一個小床，床旁邊有一個長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堆衣服，靠牆有一個破書架，架上有十幾冊書，秀珊和一個八九歲的男孩正在小床上吃花生仁。

何秀瑛秦大成進來沒有坐下，秀瑛問着秦大成就道：『秦先生，我太不客氣的斗胆問你一句話，你不像一個工人，你像一個受過教育的上流人，我們的一切你全知道了，請你可憐我們，你不是和周家認識的朋友吧？』秦大成聽了這個少女的起頭幾句真如轟雷貫耳，以為自己的行藏被這個少女認出來，但是聽見她的末句只是疑惑他是一個奸細，才知她沒有看出來，不過是一種被壓迫者的恐懼心理，被壓迫者常常以為四面八方全是敵人，以為人人全生着歹心，這時的何秀瑛就受着這種心理的支配，她看了秦大成的儀表，聽了他的談吐，知道了他的策路，看見他的解囊，一切一切是誠實，穩健，勇敢，大方，這些舉動和他那身破窟窿衣服不相配合，那豈是一個工人可以表現出來的，她在礦場遇的工人很多，但還沒有遇見這樣氣派的工人，但他要不是工人，又該是什麼人呢！誰肯跑到這個窮人家裏來呢！這個已經超出了何秀瑛的智識範圍，她作夢也想不到他是一個富值連城的闊公子，是一位滿腹經綸的大學生，他是從天堂上來，是一位救星。

何秀瑛脆弱的心中，起初猜他是官府的偵探，繼後又怕他是周宅派來的好細，但是看到

他的誠樸表情，又不像是壞人，所以她才出於懇求式的質問，這種質問可以說是一種哀鳴，一種如怨如訴的請求，一句話把心中的深意表現出來，那個聰明絕頂的秦大成怎會聽不出來，他用着簡單的方法，解除了她的疑團，他把一隻胳膊伸出來，把袖子挽上去，露出雪白的肌膚，他握緊了拳頭一用力，舉到何秀瑛的面前道：『何姑娘，你看，我不像一個工人麼！你早晚會知道我是會做工的，你不要多疑了，周家的偵探，只佩給我當走狗，你放心好了，再見吧，何姑娘！』他笑着走出來，何姑娘也走出來了，何太太和黃大貴也走出來了，他們各自告別了。

黃大貴回了他的家，秦大成走到桃花村的郊外，一個一九四零式的八汽缸雪佛蘭汽車停在那裏，秦大成走近了那個汽車，一個全身穿着軍官式制服的人拉開車門筆直的立着，這個破衣工人走到汽車的門前，四周圍看了看，一步邁上去，那個穿制服的人舉起手來，行了一個敬禮，也一步邁上去，只聽『叭』的一聲，車門關上了，車動了，遠了，所留的只是飛起來的一團塵土，這一團塵土如雲如霧。

(十四)

且說何秀瑛在送走了黃秦二人以後，回到屋中，向她母親道：『我怕他是周家派來的偵探，所以單獨問他一回，聽他所說像是很誠實的』，何太太道：『這個年輕工人太熱心了，

不過他這冒充未婚夫的辦法，太不妥當了』，秀瑛疑問道：『爲什麼不妥當呢？』何太太道：『你想那個周有慶是好惹的麼！憑一個車夫如何鬥的了，他要知道還不吃了他，那不是白送了人家一條性命麼！再者往壞處想，那個汽車夫準是好人麼！』秀瑛驚疑道：『難道這個秦先生是壞人？』何太太道：『現在也不敢說，但是世道太險，什麼壞人都有，咱們跟秦先生素無來往，雖然有你黃伯伯介紹，但是他的底細，咱們不知道，只憑一面之緣，他遽然肯熱心幫助，這就不無可疑，看他的體格魁梧，耳目清秀，像貌堂堂，舉動闊綽，不像工人氣派，他孤身一人住在城裏，誰知他還作何事，聽說城內有一種拆白黨人，是一種不安本分的美貌少年，專門勾搭良家婦女，假做熱心，好行小惠，把婦女誘拐到外埠，變賣到烟花柳巷，打入人間地獄，這個秦先生昨天從你黃伯伯處聽到咱們家的事，今天就拋去了工作，登門來訪問，這就是可疑的地方，我看雖然不是周家的奸細，但也不可以善類相看哪！』

這一番話說的秀瑛毛骨悚然，半嚮目不語，良久問道：『據媽看來，他不是一個好人，我們就拒絕了他罷！』，何太太道：『那也不是一定，無論如何他今天對我們的舉動是一番好意，我們也不能說他一定不是好人！我想還是託你黃伯伯細細打聽打聽他，咱們現在命運不好，不得不小心哪！』

就在母女二人計議的傍晚時候，何宅門前一陣槌門聲音，何太太出來開看，進來一個油頭粉面的婦人，自稱是周家的女僕，姓孫，何太太把她讓進屋裏去，見她身穿缸靠大襖毛藍

褲，脚下一付天足，頭上梳着蠟子尾巴頭，扯着一條男性喉嚨，問長問短，透着十分親熱，像一個穿百家門的媒婆，這個孫媽在衣袋裏摸出一封信來遞給何太太道：『這是周少爺給你們大姑娘的，今天晚上還請大姑娘去吃飯』，何太太出去把信交給秀瑛，回來盤問孫媽來意，孫媽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像大姑娘這副品貌真是出人頭地，累得我家少爺朝思暮想，這才是前世姻緣，多少高親貴友提親全一概謝絕，單單看中了你們大姑娘，真是你們福氣來了。像你們這樣人家有了這種親戚，從此吃穿不愁，聽說還要給你們少爺升差事呢！』何太太聽完這一套說詞，把臉緘了一個鐵青道：『孫媽媽，但是瑛兒已經許配給陳家，不能向你家少爺高攀了，你家少爺又有錢又有勢，儘可物色大戶人家的姑娘，何必專專看中了瑛兒，前者曾和我們提過兩次我們全說明白了，現在又提這事做什！』孫媽聽了並不以為然，笑道：『恐怕事情並不那麼容易，你們還是想開一點，我們少爺說那姓陳的是你們胡編的，要是真有，何以兩三年還沒有音信，少爺已經決心要娶大姑娘，昨天不是送來了四色禮麼，那就是定禮，今天晚上又預備了很豐富的酒席請她去吃飯，你們如一味的拒絕，恐怕要出麻煩，你還是勸勸瑛姑娘要緊』，這時秀瑛在外屋早看完了那一封不倫不類的信又聽了孫媽這些言語，直氣的花容變色，一撩簾進來向孫媽說道『不必勸我，你回去告訴你們少爺吧！別讓他作夢了，到了海枯石爛我何秀瑛也絕不嫁給他，我父親被他們活活害死，現在又想來謀害我，快教他死了心吧！他送來的東西，我不要，快快教他拿回去，煩你回去告訴他，我有

病，不能去吃飯，這封信也請你帶回去交給他，我看不懂這個』，這些話說的斬釘截鐵，好像一字一字從牙縫齧出來，她說完把信交給孫媽就出去了。

那個孫媽啞口無言，她本來攬了這一份美差，要憑他三寸妙舌，說妥了這份兒親事，好從中得一筆財禮，那知還沒有說上幾句，便碰了一個斗大的釘子，她一氣起身告辭，帶着那封信回到周家，向周有慶添枝帶葉的報告了一番，說何家怎樣傲慢無禮，怎樣破口大罵，掏出那封信呈上道：『何姑娘說這封信送錯了地方，該送給周老太太看』，周有慶聽了只氣的三尸暴跳七孔生烟道：『這個丫頭怎生這般無禮，我待他一百廿分情愛，給他借錢，給她送東西，給她寫情書，請她吃飯，一樣一樣全盡到了心，她不獨不感恩圖報，反倒反臉無情，這種人真是賤骨頭，不吃苦頭不知高低，媽的！要不窰姐兒非挨鞭子不成！今天我給她一個厲害，看看她來不來。』

周有慶說完了如瘋狂一般到外邊喊了五六個豪奴惡僕向他們道：『我今天請你們吃一桌好酒菜，你們先跟我去把任何丫頭抓來』，這一羣豪奴中有一個叫做高冲的是『花輪』賭場的頭目，張着一個大嘴，露出一口黃牙，嘻嘻笑道：『這個不用少爺費心，我到那裏就把她捆來』，但是周有慶却不依，非要自己去不可，招呼他們帶着着繩索棍棒，自己帶了一條牛筋皮鞭，一窩蜂似的向着何家去。

那幾個打手爲着示威起見，到了何宅門口，幾個人用力一推，只聽叭啦一聲，那個不結

實的大門連門帶框一起倒下來，屋內何太太聽見門外人聲鼎沸，以爲來了明火強盜，急教孩子們躲避起來，但是一個家徒四壁的屋子躲到那裏去，正在驚慌失措的時候，外邊那個周有慶帶着六個大漢已經進來。

周有慶指着何太太罵道：『老不死的乞婆，給你們臉不要臉，好好的待你們，你們不知好歹，我的酒菜難道放了毒藥，請你們去你們不去，還滿口胡說霸道』，他伸手抓起一個小凳子用力一摔，只聽叭吧一聲，凳子腿和凳子面分了家，有一根凳子腿飛起來，幾乎打到何太太頭上，周有慶又喊着要細人，何太太這時看清楚是周有慶反倒鎮靜一些，身子抖戰着說道：『周少爺，你別着急，我們說什麼來，你教瑛兒去吃飯，瑛兒說有病不能去，孫媽媽回去沒和你說麼？』這時那兩個年幼的孩子已嚇成了一團爬在床上喘氣，何秀瑛立在門後的一個牆角旁，她聽見她母親和周有慶說話，她插言道：『周少爺，我們沒有胡說霸道，必是那個孫媽和你說了我們什麼壞話！』

周有慶突然聽着這嬌滴滴的鶯聲燕語，遂注意到牆角間的人，藉着微弱的燈光看她亭亭玉立，楚楚可憐，粉面含愁，花容失色，幾句話說的如怨如訴，那周有慶雖然滿腔烈火，但是聽了這種聲音，看了這種姿態，忽然一顆心軟下來，好像受了某種力量的支配，覺着這個全武行的把戲，不應該扮演在這個嬌柔無力的少女面前，他回顧着她的幾個伙伴道：『你們先外邊站，等我先和他們講理』，那幾個拿繩持棒的大漢一齊退出室外。

周有慶對何太太道：『何姑娘因爲病不能去也不要緊，你們說痛快話，何姑娘倒是嫁我不嫁』，何太太道：『周少爺！我們早已和你說過了！瑛兒已經有了人家，焉有再談婚姻之理。』周有慶聽了怒道：『每次和你提親，總是拿着有了親事支吾，既然有了親事，何以那一頭幾年來不聞不問，也不催娶，明明是你們藉詞推脫，誠心欺騙我，拿我周某當了三歲孩子。』又向何秀瑛道：『何姑娘，你打錯了主意，你要嫁了我周某，吃的是山珍海錯，穿的是綾羅綢緞，住的是高樓大廈，一呼百諾，管保你終身享受不盡。』何秀瑛聽了不耐煩道：『周少爺，你少說吧！你總以爲我欺騙你，我問你，如果真有那個姓陳的怎麼樣？』

周有慶哈哈大笑道：『何姑娘，你也別強嘴，是真假不的，是假真不的，只要真正有那個姓陳的，我就讓給他，這樣吧！現在我給你三天限，教那姓陳的快來，三天以後若不來，就不能再支吾，但是你們要用假冒的頂替，那可不要怪我厲害』，周有慶說完這幾句話扭頭出去，和他的同伴喊道：『三天以後再來捆人』呼哨一聲便蜂擁而去。

(十五)

院中一時變成寂靜，片刻以後又起了喧鬧聲，進來許多街坊鄰居，向何家問長問短，有憤氣填胸代抱不平的，也有勸何家應了親事的，鄉村農工，大半知道周家厲害，多是敢怒而不敢言，結果弄來了斧頭釘子，給他們整理好了破甃，安置好了大門，何秀瑛和她的母親含

着眼淚和這些人們周旋了一回，等到他們走後，何太太向秀璞道：「你看！早晨那個秦先生還想出頭，這樣看來豈不是白白送死。」何秀璞道：「自己作事自己當，一切災殃既是我自己招來，我也不願連累人家，索興我嫁到那個周有慶家，設法把他害死就完了。」

何太太聽秀璞要學那貞娥刺虎的故事驚訝道：「孩子，那樣一來，你豈不害了我們全家，你是今天受的激刺太深了，所以胡思亂想起來，實在無法，咱們還可以拋家逃走，不能和他拼命，你先去休息休息，明天再說。」秀璞說還有四五件衣服要熨，等熨完就睡。

何秀璞的屋中，燈光暗淡，螢螢如豆，照出一種淒涼晨象，幾件衣服堆在案頭，秀璞照顧着她的弟妹睡下以後，又熨了幾件衣服，一陣陣思潮襲上了她的心頭，想到她一天所遇的經過太離奇，想到早晨來的那個少年，一切音容笑貌是那麼面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但是又無從記起，想到在礦場所見的人物，在礦工醫院所見的人物，父親的朋友，哥哥的朋友，歷歷想了一遍至終也想不起誰有那樣的面孔，又想到那個少年工人的氣魄，是那樣的慷慨，是那樣的熱心，是那樣的勇敢，他要真正當了自己的未婚夫怎樣呢！想到這裏，覺着臉部發燒心部發跳，她忙着把神一斂，難道自己真正喜歡那個少年麼！媽媽不是說他不是好人麼！是的！他的行動可疑，言談也可疑，但也不一定是壞人哪！但是無論他是好人壞人，自己也不應當害人家，他要出頭說理是多末危險，周有慶是多末毒辣，他正要找陳家的人拼命呢！他可以打死他，可以把他的誣作匪人，可以永不許他到桃花村來，爲了自己要斷送那個少年

的生命麼，不！絕不！那個周有慶非要得着自己才甘心，今天險乎被他捆了去，要捆了去要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她想到這兒混身抖戰，現在是脫過了，但是三天以後又如何呢！還不仍然是虎口的一塊肉麼！媽說想辦法，有什麼辦法可想呢！全家逃去，不是那末容易，四面八方全有周家的眼綫，再說逃，逃到那裏去呢？哥哥說過，逃到天邊也是一樣，何秀瑛思前想後，九九歸一，罪惡還在自己的美貌上，一切災禍全是自己的美貌招來的，哥哥說的對，有了這樣美貌就沒有幸福，到處得不了安靜，怎麼自己的美貌這樣的招禍呢！

她突然站起來，取下牆上懸掛的破鏡子，坐下把鏡子照着自己的臉，她照見她那俊俏的臉，照見她那光大有神的眼睛，雖然落了許多眼淚還沒有失去瑩光，照見那周周正正的鼻子，照見她那細膩潔白的皮膚，想起童年的驕傲，想起師長的稱讚，滿望着這個容貌帶給自己的幸福，但是現在才知道這是一切災禍的來源，這容貌毀了自己的幸福，害了自己的父親，害了自己的兄長，害了自己的全家，她憤然指着鏡中的美影道：『美容，美容，全是你害了我，今天是你的末日了，在我的生命被毀以前，我先毀了你。』她說完把鏡子碎在案上，她如瘋狂般的別旺了火爐，把一塊鐵條插在火爐裏，眼看漸漸的紅了，一個人在要毀滅自己的時候，那種勇氣也真正厲害，這時何秀瑛一滴眼淚也沒有，一點畏懼也沒有，她打算用那一塊熱鐵，燒毀了他的鼻子，燒毀了她的臉，燒毀了她的美容，她信了她哥哥的話『要想得着幸

福必須換一副面孔』，她把那爐中的鐵條翻動了一下，使牠十分的燒紅，她心中想：『幸福了！幸福了！從此以後幸福了！』，她注視着鐵條的一端完全燒紅了，她一隻手把那根紅鐵條提出來，另一隻手拿着那一個破鏡子，照準了她那周正的鼻子，她咬緊了牙，舉起了那一根冒着火星的鐵條。

正在這時候，她忽然聽見外面起了一陣狂烈的狗叫聲，猛烈而狂暴，震破了冷靜的空氣，好像百千隻狗一齊狂叫，又像一齊向着她追咬，她腦中受着嚴厲的震動，震動了他的心弦，突然，在她心中引起了一道閃光，閃光引起了她的回憶，回憶起二年前的一個美夢，她在前邊跑，狗在後邊追，她記起那個披着風衣的少年，記起風衣上冒出了金光，記起那金光照的她眼花撩亂，記起那個少年的貌容，霎時間，聯想到今天所見的秦大成，呀！怎麼他們的面貌一樣呢！哦！她想起來了，原來是他，因為服裝的改變，所以一時沒有想起來，對呀！不是他是誰呢！她迷惑了，怎會這樣的奇巧呢，那個汽車夫怎麼和那個少年一樣呢！她心中突然起了一個新的觀念，她想那個工人必是個神仙，必是從天堂上來，必是來救她的，她又想到這個少年工人的儀表，勇敢，慷慨，熱心，膽略，一切一切不是神仙是什麼！這些思潮在這個少女的腦中盤旋起來，縈迴起來，那時她的右手還舉着鐵條，左手還握着破鏡，但是紅鐵已涼成了黑鐵，破鏡已低到膝前，少女的面上浮出了一層微笑，她的胸部一起一伏的喘着，她高興極了！她已經喜歡的出了神，她似乎又入了夢境，她站起來張開了兩手高呼道：

『你救我！你救我！』只聽得吧！吧！連着嚮了兩聲，黑鐵條同破鏡子碎在地上了，這才驚醒了何秀瑛的思潮，她的心才轉回來，她的妹妹在牀上翻了一個身，何太太被驚醒了，走到這屋裏來說道：『瑛兒！你怎麼還不睡呢？你和誰說話來？什麼聲音大驚小怪的？怎麼鏡子碎在地上了？』何秀瑛靜了靜氣說道：『媽！沒有事，我想那個秦先生的辦法很好，明天就照着那樣辦吧！』這時何太太不再像以前那麼顧慮了，她道：『是的，我想也只好如此，這倒是一條路，明天給你黃伯伯送信吧！天不早了，你快睡吧！』秀瑛道：『是的！媽！我把爐子搬出去，就睡了，你也睡吧！』她的母親走了，她的兩眼忍不住落下淚來，她哭了，在前幾分鐘，她萬沒想到她的母親仍可以看見她的本來面目呢！

(十六)

大華大學的學生宿舍，共有十處，成爲十個齋，『齋』是大華宿舍的雅名，這十個齋分佈在全校各處，分配的方法是按着班次編排的，同年級的學生住在同一個齋裏，又有同科的小劃分，爲着研究學術的便利，同級同科又多住在同屋裏，但是這些宿舍的設備並不平等，一齋二齋是劃給四年級的『賽尼兒』住，八九十齋是劃歸一年級的『佛來許曼』住，在這兩級的宿舍裏，便有大大的不同，在一二齋裏有電風扇，暖氣爐，鋼絲床，在九十齋裏沒有電風扇，只有烟煤爐和木板床，一二齋的屋子寬大，有書櫥，有衣架，九十齋裏只是小窄屋，

放書只在牆上釘着木板，衣架也釘在牆上，一二齋裏有電鈴設備，可以呼人喚役，但是九十齋不獨沒有按鈴，就是泡一壺茶也要學生自己去。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也是『耐苦訓練』的一種餘風，總使『佛來許曼』們吃些苦頭，有人如果指責待遇不平，學校當局的答語是『一年級的學生是由苦而甜，到了四年級也可以同樣享受』。

女生的宿舍，佔了兩所樓房，一所叫做甲字樓，一所叫做乙字樓，一二年級生住在乙字樓，三四年級生住在甲字樓，其中待遇的設備也是做照男生宿舍的辦法，不過具體而微。

第九齋是一所地基很高的平房，坐落在大華大學的西北角，每間住着學生三個人，九齋裏有一個俱樂部，一個齋務處，齋務處裏有一個齋務委員，這個齋務委員管理着學生的衛生，秩序和請假，這樣角色在中學是學生的監督，但是在大學裏不過是學生的一名庶務。

且說九齋三十五號住着三個學生，全是金必正的好友，一個叫做劉光義，一個叫做計仰山，一個叫做王天祥，劉光義和計仰山，是由成績優越考進來的，稱獎學生，王天祥雖是一個富家子弟，但是因為他勤讀好學，所以這三個人很要好，就住了同屋。

計仰山是一個足智多謀的人，外號叫『小諸葛』是學生會的秘書，又是先鋒團的團長，先鋒團是一種學生組織，團員是些優秀分子，不獨品學兼優還愛幫助別人，原來的發起只是幾個獎學生，他們在學校受着同學的愛戴，他們那份俠義行為很出風頭，同學們有許多人做，後來就組成一個團體叫做先鋒團，主要的三個信條是創造好風氣，指責壞制度，努力助

別人，團員共計有一百多人，雖然人數不算多，但是大華大學的精華，一切學生間的重要活動，多半是被這些團員們支配着。金必正也加入作爲團員，但是因爲他的一切舉動豪華，不是大家可以做到的，所以先鋒團只承認他是一個名譽團員。

劉光義的外號叫『釘子』，善於雄辯，善於演說，素日談話也具有演說風味，口若懸河，滔滔無窮，還有一樣特色就是不怕得罪教授，往往因爲學理上的見解和教授們大開辯論，他可以引經據典，侃侃而談，更可以說出許多新發明，新改良，作爲辯論的材料，那些教授們所教的全是許多年前的老智識，一切現代的改革還來不及預備，往往因此對他存着戒心，不肯和他辯論，有幾位教授不服，和他辯論過，但是結果全都碰了釘子，所以他的外號叫『釘子』，他常常挑教授的錯誤，挑書本上的錯誤，教授們只好規避他，不敢得罪他，他這種本事很爲一般學生所快意，他又愛帮着軟弱學生，提高他們的成績，所以受着許多學生的愛戴。

王天祥是一個短小精悍的學生，他的嘴大嗓門高，在大華上了半年就出了名，大家送給他一個外號叫『瘋魔』原來他在素日只低聲細語，不異常人，看不出他有什麼瘋魔，但是到了運動比賽，上場助興，就好像凶神附了體，他的精神也緊張了，眼睛也睜大了，嗓門也加高了，東跑西竄着，喊着叫着，亞似瘋魔一般，他這種助興的氣派，不久就傳染上了許多同學，大家看了他那種『力求必勝』的熱勁，不由也就被鼓動起來，和他起了共鳴，他喊也

跟着他喊，他鬧也跟着他鬧，常常他給誰助興誰就贏，從此他就出了大名，例如甲隊和乙隊比賽，眼看甲隊要失敗，如果他一來給甲隊助興，甲隊便可以轉敗為勝，隊員們好像打了強心針，吃了壯筋藥，拚命的幹，旁邊的觀衆也受了他的鼓動，可以拚命的助興。

王天祥糾合同志組織了一個助興隊，隊員有三百人，他當了隊長，因為助興的口號常用『哈哈』兩個字，所以又叫做哈哈隊，這個哈哈隊在對外比賽的時候，佔着必不可少的地位，每次運動員出發，總是兩列大汽車，頭一列是哈哈隊，第二列是運動員，這哈哈隊對於運動員成了唇齒之親，像舊劇場上的胡琴，舞場裏的樂隊一般，離開了就不行，所以王天祥成了運動員的要人，他不下場子而比下場子還要緊。

王天祥除去嗓門以外，還有幾種特色，第一他有一個擴音銅喇叭，一頭粗，一頭細，他到了運動場把喇叭帶在頭上，滑稽姿態，惹人注目。第二，他的哈哈隊服裝整齊，花樣翻新。第三，他編出種種助興歌詞，應時而有趣，又可以臨時抓詞，引人發笑。第四，他常在助興詞外添上指正語，無形中作了運動員的導師。第五，哈哈隊可以招引女同學，許多女同學是爲着要看哈哈隊才來看比賽，運動員看見了女同學更加倍的努力，有以上這些原因，就造成了王天祥的大名。

金必正在星期一的上午，訪問了一趟桃花村，下午到校受課，在下班以後，便到九齋三十五號來，走到門口，只聽屋裏嚷嚷鬧鬧，他敲敲門，一聲『康木銀』，金必正推門進來，

屋中的計仰山首先喊道：「唉呀！今天貴人踏了賤地，老金怎會有工夫到這兒來」，金必正笑道：「難道這兒我不能來，什麼事情你們吵吵鬧鬧的？」那個「釘子」劉光義正在那兒拿着一個單子看，抬頭向金必正道：「你總是離不開你那個紳士派頭，進來還敲門」，「瘋魔」王天祥正在床上躺着，聽說金必正來了，忙着一咕嚕爬起來，縳着臉給金必正一鞠躬道：「吾皇萬歲，臣接駕來遲，罪該萬死！」這一來鬥得他們哈哈大笑，金必正忙道：「老王，別開玩笑，你們鬧什麼來？在外邊就聽見了。」他說着脫下身上的外衣，王天祥忙着接了去掛上，計仰山道：「瘋魔，你以為巴結巴結老金，老金就向着你評理，說什麼也不行，你今天非請客不行！」

金必正坐下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劉光義把那個單子遞給金必正道：「你看，這是今天發下來的分數單，全班的俄文就是他得A，除他以外就沒有得A的，這還不應該請客麼！」金必正沒有選俄文，但是他知道俄文得A是不容易，他笑道：「對！應該請客！」

王天祥一聽着了急道「白鵝，你評的理不對，「釘子」的法文不是得A麼，小諸葛的英文不是得A麼，怎麼他們全不請客呢！」劉光義指着他道：「方才你還吾皇吾皇的，一聽說叫你請客，又叫白鵝了，法文英文得A的很多，那不算什麼稀奇」，金必正解圍道：「算了罷，老王不願意，我替他請，你們想吃什麼呢？」王天祥笑道：「說真的，我倒不是怕花錢，我實在怕跑腿，他們也不是聽誰說大門外那一家半品齋新來了大蜜柑，非教我去買不可，

你想想從這兒到半品齋，總有二里路，來回就是四里地，我說我出錢教他們去，他們又不去。『計仰山聽了笑道：『我們看他在運動場上領着那些哈哈隊，跑來跑去，一點也不累，怎麼現在說累了！』金必正問道：『爲什麼不派校役去呢？』劉光義道：『別提校役，校役是伺候塞尼兒大老爺的，我們倒一壺茶還得自己去，別說跑出那末遠，這九齋共合才兩個校役，叫他們泡壺茶全不容易。』

金必正道：『這樣吧！我去買！我的車子就在門口，來回不過幾分鐘！』王天祥道：『吾皇萬歲！我們可担不起，遠來的是客，還是我去吧！』劉光義笑道：『老金，你來穿門子，我們還沒有招待你，再抓你當『博役』我們可於心不安，我看這樣吧！我們作爲招待你，我和老計出錢，叫老王去買，你們看好不好！』計仰山和王天祥全喊着贊成，金必正還沒有說什麼！只見開門進來一個校役，手裏提着一把大水壺說道：『這是剛開的水，給先生們泡茶』，劉光義道：『今天你怎會這末勤謹，給送開水來了！』金必正向校役道：『你到半品齋給我們買一點東西行不行！』那個校役忙道：『行！行！我借一個自行車，騎了去，來回很快！』

金必正等校役泡完了茶，在口袋取出一張五元票交給他道：『你把大蜜柑買六斤，其餘要點心』，校役接錢忙着走了，劉光義道：『怎樣你倒請起客來，真正豈有此理，但是你買的太多了，計仰山斟了幾杯茶擺在桌上道：『我猜老金到這裏來一定遇見這個校役了吧』，

金必正端起一杯茶呷了一口道：「沒有，只在進門遇見那個齋務委員」，計仰山笑道：「這就是了，我說校役怎麼會來呢！這必定是他派來的，我們不過佔了光，怪不得那個校役鬼頭鬼腦的呢！」又笑向王天祥道：「今天也是你的運氣好，客也有人請，還省了跑一趟腿！真便宜了你，還不趕快三跪九叩謝主龍恩麼！」

金必正道：「別開玩笑，我今天是專為請客來的，明天下午三點請你們三位到我家裏去一趟，開一個茶話會。」劉光義道：「茶話會我倒很歡迎，但是像你上次弄了那末多的茶點，我不贊成，瘋魔因為吃多了，回來還鬧了一天肚子」，王天祥道：「別瞎說了，你才鬧肚子」又向金必正問道：「還有誰？」金必正道：「還有郭天鵬，陸洪生，鄭鐵漢，這幾位就煩你替我請一請，還有文胖子我已經通知他了，就是這幾個人，沒有別人了」，計仰山笑道：「怎麼！就這幾個人麼，你有什麼事情要商量麼！」金必正道：「沒有事！沒有事！我們家新從美國買來了幾架機器，請你們去參觀參觀，有兩架機器可以製燒餅餛飩子，還可以當時製出來，請你們吃吃」，計仰山皺着眉道：「這也不對，有機器應當多請人看，怎麼單挑我們這幾個人，看來好像有什麼事情要商議的」，金必正笑道：「你真不愧為小諸葛，有一點小事，明天再說吧！」說完他立起來取衣要走，王天祥忙攔道：「你別走，還有蜜柑啦！」金必正道：「我的妹妹定規在四點半鐘找我有事，現在的時候快到了。」說完他匆匆辭去。

(十七)

金必玲是白鵝的妹妹，是一位十九歲的少女，是一位漂亮活潑的可人，她選擇的衣裝是社會上時髦女郎們的榜樣，假如她要製一套紫衣裳，或紅衣裳，或橙黃衣裳，或湖青衣裳，最妙是把襪子，鞋子，帽子，手套，甚至手提包，全弄成同樣的顏色。她愛用脚尖跳舞，她那玲瓏的尖鞋，沒有絲毫塵垢，把那紫色絲帶的綾角，特意扭動着，滿得意的表示「我是一位漂亮的姑娘！」

金必玲是化粧品公司的好主顧，她熟悉那些女店員的姓名，她熟習那些最新流行的化粧品名品，許多法文名子她也可以叫出來，她的化裝台上滿滿的陳列着許多優美的小匣，小壺，和小瓶，裝的是白粉，黛末，香水，美容膏，軟面膏，還有些奇奇怪怪的名子，只有金小姐自己知道的清楚。

金必正和金必玲雖是同胞的兄妹，但是所受的教育不同，她母親的意思，認為應該把金必玲造成一個年青的淑女，只要知道怎樣花錢，不必學習賺錢，所以把他送到一座最奢華的聖雅納學堂，那是一座拜金的學堂，教人讚美金錢，教人成爲揮霍家，教人用直覺觀察，看人的錢多錢少而判斷人的品位高低。

這種教育把她養成一種和金必正不同的性格，她的性情高傲，言談驕縱，學會了許多新

奇的俏皮話，假如有人說的話她不高興聽，她便說他是『臭蘿蔔乾兒』，意思是說陳舊無味。她不常在家，學堂一放了假，她便去拜訪她那些有錢的朋友，他又常和她的哥哥說她不能和俗物或下流人交朋友，這個往往使白鵝不明白，不明白什麼叫做『下流人』，因為按着她的解釋是『窮人就是下流人』。

金必玲總想把她哥哥拉到她的社交界，她是有許多漂亮女友的，她常常勸白鵝交往一些『有價值』的朋友，不要只和些書呆子纏，白鵝有時也按着他妹妹的話試辦，但是他總覺着那些放縱的人實在引不起他的趣味，他看他們並沒有什麼智識，也沒有什麼特長，他們的話說來說去總是那一套，他們有許多隱語，有許多自造的俗語，那些語言集和在一處，很可以造成一種新國語，但是他却不高興去解釋那種新國語，但是金必玲常常勸他道：『你有了錢不去享樂，有錢又有什麼用處呢！』

這一次金必玲找她的哥哥金必正是爲着邀他一同到一個朋友家去赴跳舞會，這個朋友是社會上知名的電影明星『白桃』，她的攝影場設在上海，在鎮江有一所別墅，叫做『北山別墅』，這所別墅是當時的執政『老總』送給她的，一般人稱她爲『老總夫人』，但實際是不對，因爲老總對於她特別的優待，她也對他忠心，那情形也就和結了婚的一樣，但是真的老總太太和他的兒子是住在南京，白桃另有她自己一所住宅在上海和攝影場相近，北山別墅只是一所聚會處，每禮拜六他們便招待着朋友在這兒取樂，這一次白桃休假一週，在星期二晚

上要大宴友朋，還要舉行一個跳舞會，金必玲在上海早就和白桃有來往，最近金老爺對於「老總」的財政上帮了一個大忙，所以金老爺成爲這一次被請的上賓，但是金老爺因爲北興煤礦有一口新井破土，他去參加開土典禮，金老太太和金太太嫌路遠當然不去，只好輪到金必玲和金必正出場。

金必正在星期一下午到金必玲的化裝室找到了金必玲，金必玲和金必正商議赴會的事，她邀着她哥哥去赴白桃的跳舞會，她說以前他失蹤時就誤了她一次跳舞，他不是答應着去同她跳舞麼！金必正自然欣然的答應了她，他們又討論着赴會的服裝。

金必玲說她新近做了一身紅裝，正合在跳舞時穿，她取出那一套衣裳給她哥哥看，必正見那是全套的紅綢子衣裳，紅衫，紅裙，紅鞋，紅帽，衣服上有許多深淺不同的波紋，又綉着許多紅色花朵，藉着深淺的色彩襯托出來，必正笑道：「你這一穿上，不是十三妹就是紅燈罩了」，金必玲道：「你還不知道這件衣服的好處，這是經過精密的設計的，要穿起來跳舞，經強光一照，就現出一種紅色波浪，往來飛舞，好像一團火球一般」，她問到金必正要穿什麼衣裳，必正仰頭尋思半晌道：「有了，我有一套未來派的服裝，我穿上你看看！」他說完出去換了一身衣服進來，上身是一件青布襖，肩膀處破了一個窟窿，下身是一件肥布褲，膝蓋處也破了一個窟窿，頭上帶着一頂瓜皮軟帽，脚下穿着一雙無對的硬鞋，踢踢鞦韆的進來，金必玲剛一見面嚇了一跳，她叫道：「你別是瘋了，怎麼弄成這個窮酸樣子」，金必

正哈哈笑道：『你真是少見多怪，這種服裝叫做未來派！』金必玲道：『你別胡起名子，我不相信將來這種衣裳會成了時髦，難道少爺公子們會學你這未來派？』

金必正道：『不管怎樣吧！咱們這一次赴會作一回化裝跳舞，演那齣名劇『窮漢遇仙』，你穿上那一身紅，裝作仙子，我穿上這一身青，裝作窮漢，你看好不好？』金必玲道：『只要你不怕辱沒了你的身分，我沒有什麼不行！』金必正知道他妹妹所指的分身是什麼！他自然不怕，他們議定了以後，一同到他們悅賓堂的舞廳裏作了一回排演，準備着第二天晚上出席白桃召集的跳舞會。

(十八)

金萬山的宅舍是仿照北京協合醫院建築，外面是彫樑畫柱，像宮殿一般，內裏却一律是西式的設備，共蓋成三所大樓，最前的一所叫做會賓堂，最後一所叫做悅賓堂，當中一所是『煤炭大王』的『正宮』，叫做忠恕堂。在忠恕堂和悅賓堂的西面又蓋了一所小花園佔地五十多畝，圍繞着這三所大樓一所花園又建了一圈長方形圍牆，這所圍牆的外皮是銅的，內皮是鐵的，這銅牆鐵壁是爲着堅固美觀而造成，這座牆共開了四個門，在前的叫正門，在西的叫西便門，在東的叫東便門，在後的叫後門，各門的旁邊全附有門房和車房，各處全裝着現代的設備，有大規模的電話設備，可以隨時隨地的接談。

悅賓堂裏有跳舞廳，有健身房，有家庭電影院。跳舞廳裏有長短波的無線電收音器，有一架魔術琴台，那是一座機器化的麥克風，只要把一卷音譜套上，把電扭一按，便有音曲彈奏出來。

會賓堂裏有圖書室，有閱報室，有會客室，會客室又不祇一個。按照着可容納的人數分成了許多號數，最大的一號會客室可以坐一百五十人宴會，在星期二下午開的是第五號，第五號會客室裏有八個沙發佈置成了一個圓形，每個沙發旁邊有一個小桌，這種小桌很有些講究風味上面有筆墨有紙張，原來大華大學有一種請吃茶點的風氣，同學間或師生間常常彼此輪流着請吃茶點，有的在自已房裏請，有的在自已家裏請，這種吃茶點的事，注重的當然不在茶點而在談話，俗話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多和有學問的人談話，也能得很多的益處。

到了下午三點，金必正所請的客人，一位一位陸續來了，『瘋魔』王天祥，『小諸葛』周仰山，『釘子』劉光義，『活金剛』鄭鐵漢，『聖人』陸洪生，『瞎子』郭天鵬，『胖子』文振清，連『白鵝』共是八個人。

這些人全是金必正的親密朋友，內中那個文振清是現任陸軍部部長的兒子，雖然年齡不大而身體生的特別肥胖，所以同學戲呼為『胖子』，走起路來腆着胸脯，很有些官僚的派頭，他說話的嗓門特別高，就是平常說話，應該小聲的，他也和演說一般，所以又有一個文雅

的外號叫做「雷鳴」。

郭天鵬是大華大學學生會的主席，他的眼睫毛生的濃而長，遠看好像閉着眼一般，所以他的外號叫「瞎子」。他又木訥不愛講話，但是他的思想清楚，熱心公務，富有領袖的材幹，在開會時可以把人家的意見用三言兩語抓起來，忠厚大量，所以容易受各派同學的擁戴。

鄭鐵漢是運動團體的領袖，他是著名的鉛球選手，十六磅鉛球的記錄達到十七公尺四十分，鐵餅的記錄達到五十四公尺，他的體格比常人大了兩倍，假如他立在那裏不動，亞賽廟門中屹立的金剛神，所以他的外號叫「活金剛」，他穿的衣帽全得定做，當然他的飯量也令人驚訝，一頓早點可以吃二十套煎餅餛飩子。

陸洪生就是以前給白鵝打電話叫他躲避新生路的，他是武術團的中堅分子，善於舞劍，但是平日總是文縷縷的有儒者風，看不出他是一位會武的人，他的外號倒叫「聖人」。

白鵝招待着他的同學們入了座，他首先發言道：「美國是個用機器的先進國家，不光大的工業出品全用着機器，就是日常生活的小地方也用着機器，例如掃地機，割草機，洗衣機，縫衣機，絞肉機，斟茶機等等，他們科學進步，盡量利用機器代替人工，回頭看看我們的中國，樣樣用着笨苦的人工，採用的機器太少，看到我們的燒餅餛飩店，油鍋便擺在店前，油鍋旁的骯髒情形，真是一塌糊塗，那些做燒餅餛飩子的人，雖在夏天也光着背流着汗工作着，一天到晚立在酷熱逼人的爐旁苦幹，但是現在美國已經有了這種機器，我們買了三種來，

看看有什麼奧妙，一種是製燒餅機，一種是製饅子機，一種是洗碗機，前兩種巧小玲瓏，今天請你們光看這兩種機器，並且請你們吃這機器的出品。」

他說完按了一下電鈴，叫僕役把機器搬來，大家圍上觀看，見是兩架光亮潔淨的機器，僕役取來了麵粉油料，分裝在機器裏，把電門插上，只見那兩架機轉動起來，有自動機件把麵粉液料送入機器，製好以後，有自動機件將饅子燒餅送到機器的另一部份，把牠排列起來，用不着有人在旁看着，只須隔些時候把排滿的饅子燒餅另放在一處就行了。

僕役把那饅子燒餅，一碟一碟擺在桌上，那個燒餅是一寸厚的四方形，饅子是規規矩矩的圓條形大家看了嘖嘖稱奇，吃着津津有味，鄭鐵漢笑道：「我今天非吃五十套不行。」文胖子向白鵝把大拇指一挑道：「老金，你真行，誰也想不到弄這種玩藝」，郭天鵬道：「燒餅捲饅子，這才是真正平民化的茶點了」，劉光義道：「但是吃這種機器做的，不能算平民化了！」王天祥道：「這個機器的工作速度比人工要快十倍」，陸洪生道：「這個圓饅子和方燒餅應該叫做機器饅子機器燒餅了」，計仰山道：「這個機器奪了工人的飯碗恐怕那些工人要反對呢」這些學生們你言我語，紛紛議論。

大家嘗了些燒餅饅子，又吃了些茶點，計仰山開言道：「老金，你別光請我們吃茶點，你還有什麼事情要說？」文胖子高聲道：「怎麼！老金還有事要說麼！快說，快說！」金必正道：「諸位同學們，我已經探出以前我在桃湖遇見的那個女子的詳情，那是一個被壓迫的

人，那是一個社會問題」，他遂把怎樣扮成工人在桃花村所訪的事實說了一遍，說到何太太怎樣挨餓，說到何秀瑛怎樣要毀容，說到她怎樣贈金被拒，怎樣定策受疑，說到周有慶的種種霸道，這一羣青年聽了全受了深刻的激刺。

文胖子把桌子一拍道：「周有慶這小子真混賬，回來我派人把他抓起來好了」，活金剛鄭鐵漢道：「我帶着幾個運動員先把他打一頓再說！」瘋魔王天祥道：我帶着哈哈隊找他去講理！」陸洪生看他三人這樣着急忙道：「你們先別着急，我看老金不願意那麼辦，因為要那樣他自己就辦了，何必找我們呢！」金必正聽了點頭道：「是的！我看那樣不是好辦法」釘子劉光義道：「我看還是法律解決吧！」學生會主席郭天鵬拿着一塊奶油蛋糕咬了一口道：「我明白老金的意思了，你要拿這事當作研究的材料，要想引起大家的興趣，要使大家得着深刻的印象，是不是？」白鵝道：「對！你猜的對，不愧你當主席」。

計仰山靜默着還沒有說話，他正吃着一個蜜桃，金必正向他說道：「老計，你有什麼高見呢！你是有名的諸葛亮，也該顯顯身手了！」計仰山聽了笑道：「素日未曾聽你贊美過什麼女性，剛才聽你贊美那個何秀瑛美麗，想必是個絕色尤物了！你說她沒有冒然答覆你的辦法，這是她的聰明處，你想想工人中那裏有像你這個樣子的，人家又不熟悉你的家鄉居處，怎麼敢輕易的答應你呢！還許以為你是個拆白黨呢！」大家聽了哄然大笑，文胖子道：「那個女子真要受了老金的拆白，也算來了福氣呢」，大家聽了又是一陣笑聲。

計仰山正色說道：「那個周有慶送去那份禮可不是好事，這是暴風雨前的微風，他一定還有新花樣」，王天祥正拿着一個蛋捲，他突然放下瞪着計仰山道：「他要有什麼新花樣？」計仰山道：「這是他的積極行動，他仍要進行求婚，這叫做先禮後兵，這一次要不答應他，他一定要用暴力強佔了！」，劉光義問道：「他用什麼方法強佔呢？」計仰山道：「他不會派人去搶麼？他不會把她禁錮起來麼？這種人什麼事幹不出來，何況在他勢力範圍之內！」陸洪生聽了着急道：「那不糟了，我們還得趕快辦」，計仰山道：「你們不用着急，他最近還不致於太厲害，因為現在沒有『醋』的成分，他還不會太憤怒，但是那個陳大成要一出頭，那就要爆發了」，鄭鐵漢道：「還是引到法律解決吧！」計仰山道：「那也不是容易事，因為既然用一個窮汽車夫的名義出頭，請想那個小土豪會怕汽車夫麼！他會跟他上法院麼？那桃花村的警官會向着汽車夫說理麼？」

這時大家停止了吃茶點，全聚精會神的討論這個問題，郭天鵬向計仰山道：「老計，你有什麼高妙主意，你說怎麼辦吧？」文胖子也喊道：「老計，你有什麼法子？可說呀」計仰山滔滔說道：「白鵝要用陳大成的名義去找周有慶，千萬別單獨去，必須帶着保鏢，防備他們的打手，這個請老鄭代着幾個運動選手去幫忙，還得要有一部人担任情報，和我們聯絡消息，這個請老劉帶着幾位先鋒團員辦」，鄭劉二人忙答道：「對！」計仰山又道：「白鵝應該冒充那個陳大成的名子和那個何秀瑛在桃花村演一回假婚禮。好教那個周有慶死了心」，

金必正忙道：『不行！不行！那不成了兒戲！』計仰山道：『難道你扮着窮工人去上桃花村不是兒戲，這件事情用喜劇解決，才可以有趣味，才可以使人認識深刻，老金還可以出出風頭，那個何秀瑛也可出出風頭，我們大家還可以看一齣新的英雄美人』，大家聽了全一致贊成，興高彩烈，歡聲雷動，文胖子叫道：『這樣我先得給白鵝送一份厚禮！』金必正道：『別開玩笑，這個辦法能避免才好』，計仰山道：『也不一定非那樣辦不行，要陳大成一出頭，從此周有慶不和那個何女士麻煩了，就不必多此一舉。』

文胖子道：『老計，你說說，要真辦起來是怎樣辦法呢？』計仰山道：『那很容易，『聖人』負責籌備結婚大典，『釘子』當証婚人，『瘋魔』當司儀，介紹人自然是黃大貴和賈富貴了，郭主席領着全體的同學觀禮』，大家聽了，全體鼓掌，全說道：『太好了！太好了！真是一齣好戲！』

文胖子喊道：『你們全有了職務了！我呢？』計仰山道：『你的職務更要緊，你是軍警招待總長，軍警方面全仗着你去周旋』，文胖子哈哈笑道：『這個差事倒好，真是惠而不費，只要我一到場，那些軍警誰也不敢來干涉你們了！』

郭天鵬插言道：『咱們現在還是守秘密才好，要被那些訓練團員們知道，又要無是生非，平添麻煩』，計仰山又向金必正道：『你要用陳大成的名子向周有慶去講理，千萬要客氣』，金必正問道：『這是什麼道理？』，郭瞎子道：『這叫好漢不吃眼前虧！』金必正聽了，

很爲感動，向軒仰山道：「老計，你真可以，不愧你的外號叫小諸葛，這件事就委託你當軍師了！」他說完了，命僕役進上了牛奶咖啡，斟滿了放到各人的面前。

金必正站起來向大家懇切的說道：「親愛的同學們，這件事就這樣辦吧！請大家共同協力，我先替那個窮苦女郎致謝了」，說完他向着大家一鞠躬，慌的大家全站起來說：「老金，你太客氣了」，金必正又端起一杯咖啡高高舉着道：「咱們碰杯呀！」說完他向前走了兩步，那七個同學也統統把杯舉起來也向前走了兩步，全聚在會場的中心，把八個杯子碰在一齊，湊成了一朶八瓣兒的花，每個人的臉上浮着微笑。

這八個學生研究出辦法以後就散會了，這叫做「準備良弓擒猛虎，安排香餌釣金鰲。」

(十九)

在傍晚的時候，金必正和金必玲乘坐着他的八缸雪佛蘭汽車向北山別墅開行，這是一趟比較遠的路程，到了曠野車子開的飛快，道路光滑平整，在汽車裏坐着的金家兄妹，聽見汽車帶和地皮的柔和的磨擦聲，看見曲曲灣灣的道路，汽車左拐右拐的旋動，有險峻的山嶺，有寬廣的大地，走了一百多里路，來到一所高大的石牆，石牆上有兩扇鐵門，鐵門上掛着兩扇銅牌，一扇寫着「私人重地」，一扇寫着「肅靜迴避」，兩扇鐵門大大的開着，門旁有些兵士持鎗守衛，他們看見「S.S」的車來到，忙分立兩傍，舉槍致敬。

金必正的車進去以後，又爬上了一座小山，爬到頂上，呀！好美麗！這才看見『北山別墅』的美姿，四面八方都是高山，山上生滿着綠樹，中間是一片大盆地，大盆地的中央就是這所紅紅綠綠宮殿式的別墅，周周圍圍有許多老樹，風景奇麗，車子開到第二道大門，門口已經非常熱鬧，門外有四五十名衛士，全都盔甲鮮明的站着，『121』汽車來到，衛士們一致舉槍致敬，車子開進門內，一位執事官走來，教車子開到正廳，但是金必正忙教司機把車停下，他和金必玲下了車，執事官引導着他們走上正廳，那真好像進了一座宮殿，脚下踐着大理石的路，頭上看着弧形的建築，那高台階的廳前立着一堆人，這堆人的中央站着一個仙女，穿着白色的衣裳，白色的絲襪，白色的鞋子，白色的帽子，白色的珍珠項圈，這一套價值高貴的白色服裝，在金必正看來，比他妹妹那一套紅裝尤爲出色，金必玲自然是認識她的，雖然金必正和她是第一次見面，但是他看了那一套白裝，那一副臉蛋兒，他在電影上看見過，自然可以知道那就是大明星『白桃』了。

他們走上前去，白桃首先向金必玲笑道：『金小姐，這就是令兄吧！』金必玲道：『是的，這就是我的哥哥，我給你們介紹』，白桃作出一個美妙的微笑，伸出一隻玉手遞給白鵝道：『歡迎歡迎，今天迷斯特金大駕到來，我真高興極啦！』金必正上前握了握她的手道：『白老板，謝謝你，我們是來叨擾的呢！』

白桃笑道『迷斯特金，你太客氣了，一切都請隨便，我們這兒是不拘禮貌的』，金必正

金必玲又和許多熟人招呼了，於是乎這一行人走進了廳堂，上了電梯，如駕着雲霧一般的走向餐廳，待役們成羣結隊的圍隨着，一律也是白衣白帽，餐廳裏有一個大的擴音喇叭，裏頭放出高大的聲音，那是一架歡迎來賓的機器，每有重要的賓客來到，它報告着他們的姓名，在這個報告以後，接着是一些簡單的介紹，現在報告的是：『白老板引導着金必正先生和金必玲小姐來了！』

餐廳裏的貴賓們聽見這種報告，一齊向門口張望，喇叭裏又介紹了：『金必玲小姐是社會上的交際明星，是小姐們的服裝領袖，金必正先生是大華大學的高材生，是短跑運動選手，二百米的紀錄造成二十秒二，他是窮苦同胞的同情者，是煤炭大王的公子，雅號叫做『煤炭太子』，同學們又稱呼他爲『白鵝』。

廳裏的弧光燈照射出來，金必正一行人走進來，有許多賓客立起來看，看這兩個富家人物的風度，一位穿着西式晚禮服，一位穿着西式女裝，露出雪白的兩條臂膀，全具着美麗的『佛爾穆』，一時掌聲如雷，金必正知道這是一種歡迎的表示，按着社交的慣例，他們不約而同的向着大家鞠躬爲禮，和他們熟識的人們許多走出來和他們打招呼。

他那個同學『雷鳴』文振清也來了，他擠過來喊道：『你怎麼來的這末晚，全等着你們了！』金必正驚道：『不晚哪！不是七點半麼！』文振清道：『不是七點半，是正七點』，金必正知道這一定是他妹妹弄的把戲，要擺這遲到派頭兒，他不便再說什麼，文胖子領他到

老總面前敷衍了一回，以後便開始入席。

這是西餐的佈置，一排長桌排成了U字形。到場的足有二百多人，白桃和老總分坐在兩端，白桃這邊是一幫年輕的來賓，白鵝便被安置在這一幫之中，他們三杯酒下了肚，便打開了話匣子，每人全警着一串話要說，他們談到跳舞，談到時裝，談到戲劇，談到電影，又談到誰同誰雙宿雙飛，誰和誰撚酸弄醋，一段一段的風流秘聞，一椿一椿的社會黑幕，集和起來很可以成爲一部『隱事秘聞記』。

金必正坐在他們之中滿可以說的來，他的身體魁梧而俊俏，又是一位富豪的公子，時髦的玩藝兒他也會，他們所談的他也明白，但是他表面上和他們談着笑着，內心裏總覺有些不自在。他並不是厭惡這種生活，他感覺着這種生活不滿足，他感覺着這種生活裏缺少了一點兒什麼，他總提不起精神和他同伴的那麼高興，當然這是受了他父親的實地教育的影響，使他和那些公子少爺不相配合。

餐廳裏的白衣跑堂把那豐盛的大菜一道一道的上，金必正坐在那裏聽，一段又是一段，不是戲劇，不是小說，是社會上的實事，他舉着光亮的刀叉，看着白老板的笑渦兒，他記起他父親的一句話：『學問不一定是全在書本上』，誠然，這兒也有不少學問呢！

這一羣貴賓用完了大菜，又移到一座影廳，那裏正演着白桃的傑作叫做『英雄美人』的。在片中白桃扮成了一個俠客和一些匪賊們賭鬥，多少個匪賊戰這一位姑娘，戰鬥是十分的猛

烈，白桃的衣裳，被扯成了破片，從那破片的衣服裏，可以看見她那雪白豐滿的肉體，自然這種色相的獻示，大得觀衆的歡心，在電影場裏可以引起觀衆的狂叫，廣告上說：『白老板犧牲了色相』，當然，這是賣滿座兒的法門，這是賺錢的秘訣。

這一羣貴客看完了電影，從影廳移到舞廳，一羣樂隊演奏起維也納的華爾滋歌曲，紗燈霓虹，紅綠相映，大家跳起舞來，自然這種跳舞和營業舞場上的不同，這只是一種儒雅的交際舞，伴舞的只限於至親至友，一切做照着外交舞會的儀式，老總和白桃舞了兩場，就退出了舞池。

金必正是社交界的老憨，他今天是硬着頭皮來的，他不知道找誰跳舞，他也不甚喜歡跳，他坐在那裏發呆，自然許多女賓們希望着他和他跳，但是金必正是一個男子，女賓只能等着男方的請求，照例不能去請求男方，這一條規則不知是誰定的，似乎有些不平，白桃看破了這個情況，她走向金必正的前面說道：『我想找一個不吸煙的人跳舞』，金必正當然明白，他就受了這一項招待，他們很規矩的跳着，她是滿得意的周旋着，在跳舞的休息期間，大家散落着坐下閒談，在幾場跳舞的中間，穿插着一些表演，這些表演大概是名媛閨秀們的清歌一曲，或是嫵娜一舞。

金氏兄妹的表演是擺在最後，但是金必正除去和女主人舞了兩場以外，他沒有再下場，旁人也沒有要求他跳舞，所以他很有時間在座上欣賞，他看到這些人全都是衣冠楚楚，滿面

喜氣，他想要真是這個世界的人們都像這些人這樣快樂，這也是一件快事，但是可惜這個世界滿不是那末回事，這一羣人是如同站在西馬拉亞山的阿爾奇士高峯，是社會上的頂端，這個數目是少了又少，這個樂區是小了又小，他在北興礦場參觀過兩萬苦工終年在地下工作，他們聽見的不是喇叭提琴的樂聲，而是嗚嚕嗚嚕的煤車聲，他參觀過一萬女工的華英紡毛廠，那兒終年充滿了石灰和塵土，所聽見的也不是喇叭提琴聲，也是嗚嚕嗚嚕的機器聲。在這個跳舞會上沒有一個北興礦工，也沒有一個華英女工，但是那個世界的人數那末多，這個世界的人數又這末少，一大堆人在那兒受罪，一小堆人在這兒享福，就是這樣的世界啊！

金必正的兩眼看着美色，兩耳聽着美音，但是一副腦筋却飛到別處去，飛到廣大的世界，他一時看不清楚那高貴的跳舞，他的桌上擺了一份晚報，他取在手中看，一閃他看見一個標題，題目是『江南旱災慘聞』，他細看內容是說今年江南四省發生了二十年未有的旱災，在廣大的區域上無有收成，災民遍地都是，農民逐漸餓死，吃的是草根樹皮，牲畜也被吃光，吃着他們嬰兒的屍屍，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有崔姓婦因欲求得一飽，將其四歲男孩售給某商人，男孩輾轉哀嚎不欲離母，在離別時抓住其母之禱不放，某商強曳之去，男孩以抓力過猛，竟將其母之禱角撕去一塊而去，現時該婦以思兒過度，痛不欲生，致神經失常，見人即索兒不已云。

這一段新聞的後面緊接着又是一段新聞，用着大字的標題，標題是『百萬銀元婚禮』，

內容是上海富豪徐宗平之女與前江蘇督軍岳俊英之子舉行百萬婚禮，雙方之財富皆極可驚，聞新娘所戴之珍珠項圈一項，價值卽值十萬元之鉅，男方宴客一項竟費去三萬元，雙方財富可以想見云。

金必正看了這兩段新聞，受着強烈的激刺，他覺着這是一種奇怪世界，一邊是天堂，一邊是地獄，一邊是少數人的窮奢極慾，一邊是多數人的叫苦連天，有了這一邊更顯出那一邊的痛苦，有了那一邊更顯出這一邊的享樂，金必正正在想的出神，突然肩膀上受着一拍，聽見一個嬌聲道：『走吧！到了時候了，化裝去吧！』，金必正抬頭一看，原來是金必玲催他去化裝，他站起忙忙跟着她走了。

一個聲音從擴音喇叭裏放送出來，報告說金公子和金小姐有一場化裝跳舞，現時正在化裝，貴賓們聽了全紛紛的歸座，騰出一個寬大的舞池，舞池周圍擠滿了賓客，新聞記者忙着速記，攝影記者忙着照像，樂隊奏出一種幽揚的曲調，表示出歡迎的先聲。

消息霎時傳遍了全墅，廳門和窗口聚滿了觀衆，別墅的職員們全來了，許多護圍和隨從們也來了，僕役們擠在各處，這些人全渴望着要看看這兩個標準闊人做什麼表演。

電光一閃，金必玲走出來了，穿着全套的紅裝，借着強烈的燈光一照，把客人的眼睛全炫惑起來，她先向着來賓們一鞠躬，一扭身便跳起舞來，她舞的是天仙樂，從這邊跳到那邊，從那邊又跳到這邊，一個寬大的舞池全踏遍了，舞姿婀娜，儀態萬方，一舉手，一投足，

表現出天仙的歡樂，青春的活躍，越舞越快，霎時間，紅的衣，粉的臉，攪成一團，全身迴旋着如同一條火龍一般，觀衆們掌聲雷動，歡樂如狂。

金必玲舞出一個美的姿式又一個美的姿式，觀衆們看多了以後，起了一種單調的情緒，他們希望着再有一幕更激刺的姿態，這樣自然全把心想到另一個角色上了，那自然是煤炭太子了，何以煤炭太子還不出場呢！想那煤炭太子必有一副更華貴更精美的服裝。

電光亮起來了，金小姐伸出一隻玉手，擺動着作出一種招引的姿式，只見一溜歪斜走出來一個人，這個人穿着一件青布短襖，肩膀上破了一個窟窿，下身穿着一條青布肥褲，膝蓋上也破了一個窟窿，帶着一頂瓜皮小帽，穿着一雙不成對的皮鞋，臉上帶着兩處煤灰，踢躓踢躓的走出來，走的是那末呆板和鬆懈，十足的表現出一個窮人，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賓客們起了懷疑，何以出來這末一個窮工人，這個窮工人在場中一站，向着大衆一鞠躬，大衆這才看出這就是金公子了。

一時廳裏騷動起來，後邊坐着的人多半站起來，有些人舉着千里鏡，有些人喊着『好化裝』，有些人喊着『好窮相』，新聞記者忙着取筆速寫，攝影記者忙着打電光，音樂師們努力伴奏，窮工人跳起舞來，他的脚步踉蹌，一瘸一拐，這是表現着萬分疲乏的礦工，金小姐開始伴舞，窮工人突然看見闊小姐，以爲是天仙臨凡，作出種種驚訝的表情，他追着天仙述說自己的苦況，求着天仙的哀憐，當然這種述說全是用舞姿表示，並沒有一字的音聲，他佝

僕着身體表演出礦下生活，作着推車的姿式，作着掘煤的姿式，作着拉煤的姿式，拉煤遇見高坡，胸部一起一伏的上喘，他掏出一條煤灰的手巾，擦去面上的臭汗，擦完了擰，擰完了又擦，又演着跌了一個腳，連人帶煤險乎倒滾下去，表演這種舞術是不容易，舞廳的地是滑的，一不小心就容易滑倒，賓客們看的人了迷，接連不斷的鼓掌，全想不到這個不常到舞場的人，會有這麼好的舞術。

金必玲倒很安閒，她引導着苦工繞着場子轉，這一段跳舞完畢，窮工人又表演出下工以後去領工錢，他張着兩隻手向着天仙，滿望着發給一筆大錢，但是天仙只給他一個銅元，他用兩個手指頭捏着這個銅元，舉着給大家看，大家看了哄堂大笑。

窮工人指着指頭算，算一遍又算一遍，很明顯的是感覺着這一枚銅元不夠分配，結果他把這一枚銅元拿到酒店去買酒，他作着向賣酒人爭酒的姿式，作着飲酒的姿式，作着飲醉的姿式，他飲醉了以後，又換了一種舞姿，是一種醉鬼舞，這個醉鬼表示着和天仙為難，他不信任天仙，他認為天仙不能救他，他恨着天仙，他追着天仙，要和天仙拚命，天仙在前面跑，醉鬼在後邊追，兩人作出種種捕捉騰挪的姿式，這是一場緊張的局面，引起全場賓客的狂歡，掌聲一陣又是一陣，結果天仙跳上了桌子，桌子就當了天堂，醉鬼在地下無法可施，頓頓足站住了，桌上的天仙和桌下的醉鬼同時向大家一鞠躬，就下場了。

賓客們好像得了新的激刺，都像着了迷，掌聲鼓起來無停無歇，許多人狂喊着「恩扣兒

『，『恩扣兒』，這是要求着『再演一場』，『再演一場』。

對於金家兄妹這是一種榮耀，在這些貴賓之前得一個『恩扣兒』是不容易辦到的，當然這種榮耀在金必玲看來更是深刻，她倒不管是誰得的，不過她這時爲了難，她沒有料到要再演一場，她事前沒有預備，她所預備的她全演完了，這怎麼辦呢！金必正却不甚在乎，他低聲向她的妹妹道：『來！你隨着我來。』

金必玲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把戲，只得跟着他，她們又上了場，賓客們的掌聲止住了，金必正沒有說一句話，他用手指了指天又指了指地，又用手畫了一個圈。他這是說『上天沒有下雨，有一個地方受了旱災』，他這簡單的啞劇，大家不懂，他的妹妹會錯了意，以爲他說天上給他掉下一堆黃金來，一個窮人發了財，金必玲要慶賀他，作出慶祝的舞蹈，但是金必正却沒有愉快的表情，他對於金必玲表示着反對，並且反復的說明旱災的意義，但是大眾仍然不懂，他着了急，跑到隣座取來一小杯水向着場中一淋，他指了指天又擺了擺手，大家這才明白他說的是旱災，音樂師們也看出來，忙着換了哀惋悲愴的調子，音樂發揮了威力，增加了煤炭太子的表情，他裝着災區的一個災民，表演着廣大的區域裏沒有收成，作着飢餓待死的表情。作着伏身掘地的姿態，掘出了草根樹皮，臨時他抓着地上一根蔴繩，他放在嘴裏咀嚼，引起舞廳後邊許多人站起來觀看。

因爲這種食品不易消化，引起了大便困難，他蹲在地上用手伸到腿下，面上肌肉緊縮，

作出痛苦的表情，這時賓客們變到十分的寂靜，顯然是受着感動，突然那個文胖子走進了舞池，他跑到麥克風前用着他那雷鳴般的聲音高呼：『諸君！金先生現在表演的是江西四省的災情，那兒有四千萬民衆沒有飯吃，吃的是草根樹皮，但是吃了那個以後，全鬧着大便困難，金先生現在表演的是他們正在大便乾燥，吃完了拉不出來，他們萬分痛苦，只好用手向肛門裏挖，諸君！我們是正在這兒享樂，但是四千萬人正在那兒受罪，金先生表演的不是假的，全是實情。』

這時音樂台上也受了感動，各種樂器全奏出了悲音，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尤其那個小喇叭，啊啦啊啦的好像一種哭泣聲，金必正被這些悲音更激動了，引起了他的深刻的悲痛，那四千萬民衆在那兒叫苦，他有什麼心緒在這兒享樂，他做着食牲畜的表演，做着吃嬰兒死屍的表演，他看見周圍衣冠楚楚的觀衆，想到剛才所見的新聞，由於他的下意識作用，他以為他現在變成了那個爲吃飯賣孩子的崔姓婦，他做出不願捨去孩子的表情，做出不願餓死的表情，做出兩心交戰的表情，做出咬牙賣兒的表情，做出兒不捨娘的表情，做出母子對哭的表情。

這時那個文胖子又喊道：『諸君，這是賣兒求食的一幕，金先生表演的是那個婦人賣了他的孩子，但是她怎能忍的捨離，你們看哪！他的孩子拉着她的褲角不放啊！他們母子對哭了！他母親咬牙割愛了！你們再看哪！她的孩子被拉去了！孩子把他的褲腿撕去了！她哭了！』

！她哭了！諸君！這種悲慘的世界！你們看了感覺着怎麼樣？」

說到這裏真的場子裏起了哭聲，有些女賓已經忍不住眼淚，他們把手絹掩着臉，胸部一起一伏，全場肅靜極了！只有音樂奏出一種嗚咽的悲調，加雜着一些隱隱的泣聲。

再看那金必正滿臉充滿着淚痕，頸下的破衣已經濕了一大片，金必玲早坐在一個偏座上，用手絹掩着臉，那金必正還沒有表演完畢，他表演着失兒的悲哀，悲哀極度而瘋狂，他兩眼直視着，圍着場子轉起來，他張着兩隻手，走到每個座旁作出索兒的苦況，做着傷心的表情，他眼中的眼淚如斷串的珍珠向下滾落。

那個文胖子又喊了：「她瘋了！她瘋了！她爲着失了她的孩子瘋了，她賣完了孩子又後悔，他不願離開她的孩子，她情願和她的孩子一同餓死！她遍地去找她的孩子，她無論見了誰就要她的孩子。」

這時場中的女賓，有許多哭出聲來，男賓也禁止不住悲痛，忘了歡樂，忘了鼓掌，一位一位全掏出了手絹，老總和陳部長伏在桌上不忍看，但是那個文胖子又喊了，那悲壯的聲音好像雷鳴，他喊道：「你們看哪！他把帽子摘下來了！他爲那四千萬災民求命了！大家一齊注目，只見那個窮工人站在場的當中，托着一頂帽子，帽口向上，眼光四下裏掃射，一語不發，大家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一位一位全把錢包取出來，只聽賓客中有一個聲音發出來：『老總答應給災民捐一萬元』接着又一個聲音道：『王院長允捐五千元，陳部長捐五千元，

沈市長捐五千元，白老板捐五千元』，大家又喊着：『我們捐錢！我們捐錢！』那個窮工人不再站立了，他向着大家一鞠躬，急遽的，忙忙的，偕着他的妹妹下場去了。

這兒大家光顧了捐錢，忘記了鼓掌，公舉文振清做捐款委員，有人提議當時收錢，有人贊成會後收錢，文胖子正在沒有主意，只聽一陣掌聲雷動，原來是金必正又出來了。窮災民一變而為闊少爺，穿着一身筆直的西裝，整齊的頭髮烏黑光亮，他先向着大家鞠躬，繼續說道：『諸位尊長們和兄弟姊妹們，我剛才所表演的全是旱災的真實慘狀，其他的慘狀還有許多，至於捐助救濟，自然政府應該負責，但是我們也應該量力捐助，以盡我們同胞的義務，我看不必現時付錢，諸君欲捐多少，請將數目寫好，簽上名子住址，先交給文先生，讓他轉交給賑務委員會，教他們派人去取，這個法子好不好？』

大家聽了齊聲贊成，金必正又道：『但是諸位絕不要勉強，就是一個銅板那些災民也是感戴的，我在這裏先替他們謝謝了。』說完向大家一鞠躬，大家又是一陣鼓掌，金必正又道：『今天的表演所以使諸君明白而且受了感動的，鄙人的力量很小，全仗着我這位胖大哥的帮忙，我替那四千萬災民向他致謝！』他說完向着文胖子一鞠躬，惹的大家哄堂大笑。

文胖子向他笑道：『閒言不必多說，你捐多少吧？』金必正道：『我捐兩萬元』，文胖子向大眾報告道：『金先生捐兩萬元』，大眾又鼓起掌來，正在這時只見擠進一位警官走到金必正和文振清面前，行完了禮，拿出一打子鈔票遞給文振清道：『少部長！我住的地方很

偏僻，不便去收錢，這是我捐的錢，請轉交給振務委員會吧！」

文振清一看是一個小區官，接過鈔票問道：「你叫什麼名子，住在什麼地方？」那個小區官道：「我叫張文海，住在桃花村。」金必正聽了驚問道：「你住在桃花村，那一個桃花村？你怎會到這兒來？」那人道：「就是那個京西南上的桃花村，我是京城第八區的區長，警衛桃花村三個村莊，今天是隨從着市長來守衛的，方才看見金少爺表演那些災民的苦況，我着實受了感動，我今天情願把我這一個月的薪俸，全數捐給災民。」文胖子問道：「這是多少錢？」那警官道：「一百五十元。」

金必正聽完眉頭一皺，向文胖子道：「老文，他把這一個月的生活費全捐出來，他這一個月的生活又該如何，這樣吧！你收他五十元，其餘的我替他出，成就了他的好心。」說完他取出了一張百元的鈔票遞給文振清，文振清又把它遞給那個張文海，但是張文海不願意收回，文胖子道：「你聽明白了麼！這一百元金先生替你付了，仍然算你捐了一百五十元。你還不快謝謝金先生。」那警官接過去，忙給金必正行敬禮。

金必正向大家宣佈道：「諸君！這是第八區的區長張文海，他把一個月的薪俸一百五十元全捐給災民了。」他說完，全廳的人全注視着那個區長鼓掌，這個區長得了很大的榮譽，這一來好像開了風氣，走來許多軍警全要捐助一個月的薪餉，文胖子左右應接不暇，張羅着收集大家的簽名，又張羅着收錢，這一場捐款真是廣泛，就是那些僕役們，全踴躍着捐助。

金必正被大家包圍起來，一羣青年們歡呼着，攝影記者忙着照像，新聞記者忙着速寫，許多小姐太太們擠到前面來釘着他，要從他臉上細看窮工人和闊少爺的分別。

(二十)

當天的夜晚，金家兄妹就住在北山別墅，自然一切全是現成，招待的滿夠舒服，第二天是星期三，老總因為有要緊的公事，上午就急急的回了京城，金必正也打算回去，但是他妹妹遊興未盡，百般勸他停留，白老板更再三的挽留他，金必正情不可却也住下了，不過金必正的那一副頭腦，覺着在這些閒遊隙中不能配合，他雖然努力和旁人一樣玩耍，但是旁人總覺得他有點特別，白老板對他是滿覺着高興，給他一種親切的優待，親身陪着他看了一回北山別墅的設備。

在這區域裏有很多的建築，有一座體育場，有碧綠的大理石游泳池，有網球場，有高而夫球場，有馬房，自然這全是爲着明星和闊人們做娛樂的，又有裝滿了各地產物的動物園，園子裏有鹿，有山羊，有野豬，有關在鐵欄裏的老熊，有一座大的鐵籠子，裏面有一個枯樹根，有一隻老鷹站在上面，好像一個囚犯，關於這些富麗的設備，對於鄉間的農工，實在是一個眼福，但是金必正不感興趣，所以他儘管陪在白桃的旁邊，聽着白桃指手畫腳的講，他細心的聽着，他心中正在想着這種巧妙的設備，應該公開到民衆，若只爲幾個少數人的享樂

未免太可惜了，他想起他來時所見的兩扇大鐵門，又想起門口荷鎗的幾個衛兵，知道能到這兒來的人數是有限，這種少數人的享樂又有什麼樂趣，但是這些話他能向白老板說麼！白老板儘管有着豐艷的肉體，有着可人的面容，但是誰知她的腦額裏還有些什麼呢！

他們繞了一個圈了回到客廳，那兒正有許多人坐談，他們看了金必正和白桃進來，都含着微笑，這種微笑表示着羨慕和嫉妒。

這兩個人坐在一處，白桃開始向金必正說到昨天化裝表演的事，她問道：「你昨天表演的化裝跳舞真正動人！想不到會捐了八萬多塊錢，你真是有些本事，那是誰給你導演的呢？」

「金必正聽了笑道：『我並沒有什麼本事，更沒有什麼導演，我所表演的都是內心的流露！』」

白桃笑道：「但是你那些眼淚從那裏來的呢！你不用催淚藥會掉出那末多的淚來？難怪能感動了那許多的人呢！」金必正瞪了白桃一眼道：「怎麼！那些苦況難道不能夠教人傷心麼？那一塊大地方沒有糧食，整千整萬的人等死，怎麼會不教人傷心呢？你說催淚藥，那是什麼玩藝兒呢？」

白桃驚訝道：「原來你那是真的，難怪那麼動人，我還以為是假的呢！我們有一種催淚藥，那是一種氣體，專為着在演悲劇的時候用的，演時把這種氣體吹到演員的周圍，眼中就會流出淚來，演員不動情感，可以隨時掉淚的。」金必正道：「那豈不是假的麼？」白桃道

：『我們演戲有多少是真的，我們一天高高興興的，忽然導演們逼着我們掉淚，這真是天大的難事！幸而有了那個催淚菩薩，不然我們真要糟糕呢！』

金必正又上了一課新書，他明白世界上還有『快樂的哭泣』，有『假的眼淚』，有『職業化的表情』，他想想也對，那些明星們吃的飽，睡的足，玩的高興，要教他們哭，也真正不容易呢，他們幹了這種職業，又怎能怪他們作假呢？他們作假作慣了，又怎能怪他們以爲旁人也是在作假呢？

當天的午後賓客們全都去到高而夫球場去打球，金必正說身體疲乏不去了，白桃見金必正說不去，她也說感覺着疲乏，也不去了，情願陪着迷斯特金談談天兒。

於是金必正和白桃走到客廳的遊廊子裏，坐在兩把彈簧椅子上，一面喝着茶，一面談着許多事情，他談到大華大學，她談到藝華攝影場，他談到他的學伴，她談到她的演侶，他談到煤礦生活，她談到明星生活，他談到同學的軼事，她談到演員的秘聞。

他們談到江南四省的旱災，關於這個旱災？白桃說金必正不應該那麼同情，她說那是因爲那個區域的人民犯了罪，那是一種責罰，接着她說她是佛教的信徒。她曾幾次聽過乩語，江南的旱災早就被說出來了，那是因爲那些地方的人對於神佛太不恭敬，他們拿着拆廟毀墳不當一回事。

金必正問她何以旱災是那樣的普遍，難道其中一個善人也沒有，假如有一個善人，那善

人爲何也跟着受懲罰？對於這個問題，顯然白桃答不出來，她只說若那些人虔誠求雨，必定可以感動了神靈。

她又說她看見金必正在夜間立在黑暗中身上周圍發出了金光，她說這是表明他的福澤，他生來就是優秀人類，金必正想和她辯論，但是看到她那嚴肅的神態，一切語調堅決，全深深的沉落在一種信仰之中，他失去了他那辯論的勇氣。

金必正說出他對災民的意見，他說政府應該提出一筆鉅款去賑濟，這種重要的事情政府要不去辦，政府是幹什麼的呢！不被災的富人們也應該慨然解囊，不能視死不救，關於這個，白桃又有不同的意見，她說：『救濟這件事情不是談何容易，窮的人太多，富的人太少，就讓你把所有的錢全拿出來救濟也是不夠，你能救他們一天兩天，一月兩月或者一年兩年，但是你能救他們一生麼？再說他們得了救濟便不努力自強，養成了一種依賴的習慣，沒有救濟不能過活，變成了終身的災民，政府可以拿出錢來，終年救濟麼？富人可以拿出錢來終年放賑麼！假如辦不到，那末終久他們還是要餓死，放賑不過是延遲些時候，總不是個澈底的辦法。』

金必正聽了很動容，覺着這些道理說的對，他很願從白桃得一些智識。他熱心的問道：『那麼按着白老板的意見是怎麼辦呢？』他沒有認清楚白老板不是大學教授，大學教授不能解答的問題她能解答麼！

白桃向金必正笑道：「窮富全是前生造定，不是人力所能改動，人們若能勤讀佛經，廣行善事，尚可挽救於萬一，除此以外別無好法，例如你金少爺生在富貴人家才有現在的幸福，若生在窮苦人家能有現在的幸福麼！這不是前生造定麼！再說我白桃雖是貧寒出身，但是我的這副皮相也是得天獨厚，請想想假如我要是一個醜女子，我也能得到現在的他位麼！所以我們這種幸福全是上天所賜，我們不該辜負了它，應該好好的享受，人生難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呢！」說完，她向金必正做着媚笑。

金必正聽了白桃的一番「死生由命富貴在天」的議論，知道從她也得不着什麼，但不禁又問道：「方才你說你是貧寒出身，你不是說窮人全有罪麼？」

白桃搖頭道：「那也不盡然，不過大多數是有罪的，他們不信神，不敬祖，品性不端，道德墮落，損人利己，心術不正，貪財好鬥，性情浮躁，不守法律，不遵道德，不知廉恥，不講忠義，你想這些人不應該受罪麼？不應該下地獄麼？」這幾句話在白桃說來覺得十分有理，但是却沒有說服了金必正，因為他曾聽見他的社會學教授說過一句話：「這些罪惡全是由於貧窮和教育不足所造成」，但是他沒有和白桃辯論。

他明白了這位大明星的腦類，儘管她有着明眸皓齒，花容月貌，但是她那一副腦類却不和她的貌容相配合，一切什麼表情，什麼媚眼，原來全是導演給她想出來的，全是迎合公衆心理的，全是爲着賣滿座兒的，除此以外，也懂不了很多！「賺錢，享樂，出風頭」，她只

在這一圈圈子裏轉，說來說去她沒有跳出這個圈子，除去和這位明星說說玩樂以外，還能說些什麼呢！

金必正釘着她，默默的陷於這些沉思之中，但是他的這種態度很使白桃傾心，一個百萬的闊少，有着翩翩了風度，健美的體格，進着大學，有着滿肚子的學問，低聲和氣的聽着她講道，又誠實，又謙虛，好像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但是她怎會知道這時煤炭太子心中想的是什麼呢！

白桃是正度着青春的，在她的生活環境中，他幾曾遇見像煤炭太子那樣的人，她久被金錢所蹂躪的愛情，重復燃燒起來，她心中想：『這才是一塊美肉呢！這樣的人才才配把自己的肉體施與呢！』她滿臉含着嬌媚，聲調帶着顫動，向金必正笑道：『密斯特金，聽說你們上大學的，時常鬧着戀愛，你對於戀愛有什麼見解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金必正却輕輕的答覆了，他說他沒有什麼意見，他說講戀愛只是一種苦惱的事，他現在正在求學，他所希望的只是多得些智識，白桃聽了有些不信，問道：『密斯特金，難道你沒有和女朋友講過戀愛麼？』，這句話在白桃問來很忸怩，她的臉上顯着緋紅，但是金必正却毫不在意的答道：『沒有！沒有！我還沒有愛過誰。』

這種簡單的答覆，白桃聽了很為高興。她猛然拉着金必正的手說：『真的！你真是一位純潔的少年呢！』金必正不知道她因為什麼那樣高興，他又怎會知道這時大明星心中想的是

什麼呢！

白桃殷勤的吩咐僕役取來了茶點，又取來了菓子汁，擺到金必正的面前，她又發表意見了，她說戀愛是應該有的，戀愛是幸福的源泉，沒有戀愛就沒有人生，但是沒有戀愛的肉慾是苦痛的，她說她就陷在這種苦痛之中生活着，她說：『我現在遇見你這樣純潔的人，真是幸福呢！』

白桃正想和金必正談些親密的話，但是一幫賓客們來了，他們打完了球回來了，一般賓客們只以為她們在那兒唱唱情話，露着羨慕的微笑，誰會看見他們的心是一矛一盾呢！

白桃忙着去檢視晚餐的菜單，大家問着白鵝，白老板和他有什麼密談，白鵝笑着說沒有什麼，不過是一些閒話。

晚餐舉行了，女主人換了一身西洋服裝，裝成了一個嬌艷的女學生，淡青的綢衣放着光亮，烏黑的頭髮現着波浪，袒出雪白的胸口，露着嫩藕的肩膀，戴着一掛珍珠項圈，面部上有着嬌艷的化裝，這種化裝使她的年齡減輕。

白桃把煤炭太子和金必玲安置在她的鄰座，大家高談闊論的情形和昨天一樣，晚飯以後又走了許多的賓客，『胖子』文振清也回京城去了。

飯後跳舞時，到場的賓客已經不多，金必玲是有着舞伴的，大家也沒有請求白桃跳，這顯然是把她留給金必正了，兩個人果然就跳起來，金必正說她是一位好跳手，她也說金必正

跳的很好，他們跳了又跳，從白桃身上發出一種幽香，金必正不知道這種幽香是天然的呢，還是人工的，在跳舞時，她緊緊的靠着他，他輕輕的按着她的粉臂，她仰着頭向着他作着一種嬌艷的微笑，似乎說：『你爲什麼不吻我呢？』，但是他沒有。

(二十一)

當天的深夜散了跳舞以後，金必正走進了給他預備的臥室，走到那鍍金的床上，床上有繡花的粉紅枕頭，床前有一個金座台燈，他換上了睡衣，半臥的倚在枕上，面目向着裏，翻看當天的報紙，報上登着許多的像片，是從江西的災區實地照來的，他把全神貫注在照片上，有扶老攜幼的災民，有餓死路旁的枯骨，有爭吃樹皮的壯男，有掘地找根的少女，還有從飛機上向下照的，那只是一片荒涼，好像一副冬景，地上沒有草，樹上沒有葉，烟囪上沒有烟，村莊裏沒有鷄狗牛羊。

金必正對這些慘苦的照片太看專了心，從屋門裏進來了一個人，他沒有聽見，輕輕的開門他也沒有聽見，反上了鑰匙他也沒有聽見，但是忽然聞着一股幽香，他才覺出進來了人，他回頭看見一個美影立在他的床前，他忙着放下報想要下床，但是那個美影搖着手，不讓他動，美影穿着一件繡着紅花的睡衣，面上露着嬌羞，低着頭用很細的聲音說道：『金，我能不能和你談一句話？』金必正答應她說：『能，自然可以的。』

美影便在床前跪下去了，輕輕的有一隻柔軟的手握着他的手，那柔軟的聲音有些發顫：「金！我真是不幸，一個人得不着真正的愛情，真是痛苦，這種痛苦，你是不會了解的，但是我見到你以後，我才明白你是我很久很久以來才第一次遇着的可愛的人，自然我是不應該這樣來的，但是我有話不能不告訴你，我不應該誠實麼？」金必正說：「那自然是沒有甚麼不可的」，於是美影告訴他心中有戀愛的火焰燃燒起來，請他不要誤會以為她是輕薄，這種舉動她以前沒有做過，她說着眼淚流下來，她求着金必正不要輕視她，她說她是要求幸福，但是沒有，她找不着真正可愛的人，她說：「金！你真的沒有愛人嗎？」金必正仍用着白天的口吻道：「是的，真的沒有。」

美影的眼淚雖然沒乾，但是微笑却浮上面部，她道：「我真痴，我們應該歡樂。我在流眼淚呢！讓我把燈門關上吧！」於是她便把那電燈上的金鍊子拉了一下，便看不見她臉上掛着的珍珠了，只聞見一陣陣的幽香，她把兩隻手握着他的手，低聲的道：「金！你是不是有一點愛我？」金必正看見美影的表情，就大概有些明白，現在聽她這樣問話，真逼到他不能不表示甚麼了，他說道：「白老板！」但是美影止着他道：「你別叫我白老板，我的小名叫安麗，你就叫我安麗好了」，金必正從命了，他吃吃的道：「安麗！我是不——」。

美影又止着他道：「我明白了，金！你願忌老總！是不是？你要知道我是不愛他的，我是被壓迫着，請你相信我，我真的是關心你，你教我怎樣我就怎樣，你要甚麼我給你甚麼？」

「金必正聽了這些言語，他曉得他只要一伸手去把她抱起來，再一伸手去把她拉進來，她便可以成爲他的奴隸，凡她所有的東西，他都可以得到手，他可以不負責任的淫樂，他也可以用她的錢去另找愛人，但是金必正想他能那樣幹麼，他自己有一個標準，他要睡一位女人，那人非是他真正戀愛上的不可，惟有那樣，才可以得着真正的幸福，現在他的理智告訴他，他現在沒有戀愛着安麗，他要是只顧目前的歡樂，那只是一項姦通，他們兩個人都不會有永久的幸福，他不應該趁着人家一時感情的衝動，便欺騙人家。」

這個有着廣大的財產和有着驚人的號召的安麗，現在她的肉體呈露在眼前，她的那件睡衣已經脫去，裏面是一件薄的背心和薄的褲衩，那種薄度，就好像沒有一樣，一種醉人的柔香，一雙柔軟的嫩手，撫摸着煤炭太子的手腕，把嘴唇親在上頭，溫暖而滋潤，她低語道：「金！你只要高興，我可以嫁給你，你要甚麼，我給你甚麼？我是有着幾十萬財產的呢！」

安麗說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一個俗氣的人，我說出這樣的話，因爲我太愛你了！請你千萬別怪我。」金必正道：「安麗，我絕不怪你，對於你的熱情，我很感謝，不過我現在還沒有戀愛你！請你容我時間考慮考慮。」於是她的手漸漸的鬆下來，她在床邊縮成了一團，哭泣着說：「我太粗心了，我太卑賤了，你一定恨我吧？你一定看不起我吧？」金必正道：「安麗！你怎麼這樣說呢！你是爲着熱情才這樣做的，我很感謝你，我怎麼會看不起

你呢！你待我沒有錯，我怎會恨你呢！」處在這種局面之下，他對她可憐起來，他用手去安慰她，她抓着他的手，便在上狂吻起來，他又給她說明無有戀愛的結合，只是一種欺騙，絕不會有了長久的幸福的，他希望着她諒解，他委婉的說着，祝着她的晚安，他像一個大人安慰着一個孩子一樣。

美影慢慢的，淒楚的，把睡衣從地板上捲起來，立起身來，說道：「金！別人是不會像你這末好，他們要知道我有這一件事情，他們會把我的名譽弄壞的。」他回答道：「請你千萬放心，我決不告訴別人。」

他聽見房門輕輕的打開，又輕輕的關上了，他把台燈上的金鍊子拉了一下，電燈亮了，屋中的美影已經沒有了，他下了床把門鎖上，自語着道：「在一種家庭宴會的夜晚，我大意了，怎麼會忘了鎖門呢！」他在屋中來回走了兩趟，回想這真是一場可怕的經驗，他仍用着謙虛的見解，他告訴自己說：「不是因為我有教人戀愛的魔力，只是在她的肉慾世界中，她忽然遇見一位冷靜的男子，她便動了心，誤認以為是一個偉大可愛的人。」

第二天清早，大明星白桃在大客廳裏會見煤炭太子，她的面上泛出了自然的紅色，笑向金必正道：「我昨夜作了一個惡夢呢！」金必正也笑道：「我每作了惡夢，在醒來就感覺着高興！」，當然他們這種對話，那些賓客們不會聽出來，白桃又談到佛教的哲理，金必正仍然安靜的聽着，他們和昨天一樣，作着精神上的交際，他們真正成了很好的朋友，她稱他為

「迷斯特金」，他仍稱她爲「白老板」。

(二十一)

金必正這兒受着隆重的招待，過着快樂的時光，却料不到世界上的另一角，有一個度日如年的何秀璞。

何秀璞自從那一天晚上受了周有慶的恐嚇以後，第二天便寫了一個紙條送給黃大貴求他去找那個秦大成，黃大貴下午沒有作工，急急奔向京城西園貨場，找着了賈富貴，賈富貴把紙條收了，教黃大貴先回去，他說他可以轉遞給秦大成的，黃大貴走了以後，賈富貴就到金公館，金公館的僕役說是金少爺已到北山別墅去了。

賈富貴曾受過金必正的吩咐，關於桃花村的事一切要保守秘密，所以他見不着「少爺」他是不能輕易宣佈的，他打聽「少爺」的回期，僕役沒有準確的回答，說是今天回來不回來還不一定，賈富貴滿懷着一樁責任，第二天他又到金公館去，金家僕役說，少爺還沒有回來，住在北山別墅了，晚上他又去到金公館，金公館的守衛不耐煩起來，向他說道：「少爺還沒有回來，問你忙着找少爺幹什麼事，你又不說，鬼鬼祟祟的總來找，這是什麼意思呢？你簡直去到北山別墅去找吧！」

賈富貴一聽，「少爺」還沒有回來，他可真急了，當晚他跑到黃大貴的家，告訴黃大貴

說秦大成到北山運煤去了，字條無法投遞，黃大貴引着他去見何秀瑛，何秀瑛向賈富貴把那一天周有慶逼婚的經過說了一遍，她說：『現在只剩了這一條路，秦先生說可以出頭講理，這一條路再走不通，我就沒了命，那個周有慶給我三天限，明天就到了日子，還是求求賈先生去找找秦先生吧。』

賈富貴聽了不慌忙的說道：『何姑娘，有這一條路就行了，只要秦先生一來就好辦了，我明天早晨到北山去找他，你們放心，總可以把他找回來。』

何秀瑛皺着眉頭道謝，又寫了一張紙條託賈富貴轉交給秦大成，賈富貴受了何秀瑛的委託以後就回去了，他盤算了一回『我明天去到北山別墅，如果少爺不能來，我可以和他商議，我替他去找那個周小子，總不會教何姑娘吃了虧。』

第二天他到廠中請了半天假，又要了一輛運煤車說是去伺候金少爺，丁廠長是相信他的，准了他的請求，賈富貴開着一輛煤車直奔北山別墅，到了別墅的大門被門崗攔住，說是不准煤車進墅，賈富貴說明了是要找金少爺，門崗不信，要了一個電話，打到別墅的正宮，這時金必正正在那兒和白桃下棋，白桃已經輸了兩局，這一局眼看又要輸，僕役送上一個托盤，托盤上有一張白片，白片上寫着『金先生電話，賈富貴找』，金必正看了忙着站起來，白桃忙道：『你先走完了這一着！』，金必正慌慌張張的把馬跳出去，他匆匆去接電話，打完了電話回來接着下棋，但是這一局白桃贏了。

金必正的保鏢進來見金必正，說是西廠的一個汽車工人賈富貴求見，金必正出來在小客廳問話，賈富貴行完了禮，把何秀瑛的兩個紙條遞上去，金必正看這兩張紙條全是粗手紙，上面寫着草草不整的字，第一張寫着「秦先生，請按着你的法子辦吧！瑛」，第二張寫着「秦先生，事急，周某又來逼婚，限三天答覆，明天滿期了，請快來。瑛」

金必正看完了紙條，把眉頭一皺，抬頭向賈富貴道：「你把煤車預備好，我馬上就走」，他到裏面向白桃辭行，白桃很驚異他的慌忙，金必正說有要緊的事要辦，立刻就得回去，他又在音樂室裏找着了她的妹妹，告訴她說要坐煤車回去，又要借她的那一身紅裝用，金必玲道：「你又要玩什麼把戲，放着自己的車子不坐，鬧什麼窮酸？」金必正說：「那個煤車，我的工人服裝，和你的紅裝全有特別的用處，因為我們要演「英雄美人」呢。」

金必玲看他慌慌張張，不知他有什麼要事，只好把衣箱取來給他，金必正把一切東西裝起來，命人運到車上，他付完了僕役們的賞錢，匆匆和白桃和衆賓客們道別，白桃和一班執事們殷殷致送，一切歡送的儀節不必細表。金必正坐着煤車離開北山別墅，他無心看那沿路的美景，他嫌車的速度慢，他自己開起車來，用着每點鐘六十里的速度，橫衝直撞的跑向京西的大華大學來，遠遠聽見大華大學的鐘聲，那正響着十一點的下課鐘。

他的煤車開到大華大門，兩個門崗正要上前攔路，但是一眼瞥見開車的煤炭太子，他們雙雙舉槍致敬，煤車順着正中路一直開到九齋的門口，金必正下了車叫賈富貴守車，他進入

到三十五號，那兒只有王天祥一個人，他看見金必正來了喊道：「老金，你從那裏來？我們全等急了，聽說你告了假，怎麼今天來了？」金必正坐下道：「我到北山別墅去了，你們預備的怎樣了？那個周有慶又要作反呢！」，王天祥道：「我們全預備好了，隨時聽用，老劉還沒有下課。」

金必正說下午要到桃花村去找周有慶，王天祥說：「我們預備好了十員運動大將，爲着謹慎從事，我也要去幫忙」，金必正聽了大喜，下班鐘響後，計仰山和劉光義下班回來，和金必正會見了，計仰山把詳細計畫如此如彼和他說了一遍，立刻工作緊張起來，先由王天祥分頭通知那十位運動員，說是老金在大食堂請吃飯，那些運動員們知道這是動員的信號，在吃飯時一個個磨掌擦拳，興高彩烈，但是因爲素日金必正常常請客，所以大家並不以爲異。

金必正在午後一點坐着運煤車向西郊的桃花村去，到桃花村外化裝完畢，下了汽車，命賈富貴回去接他的同學，賈富貴領命而去，金必正戴着一頂瓜皮小帽，穿着一雙不成對的舊皮鞋，身上穿着破短襖，下身穿着破肥褲，臉上塗着兩塊炭灰，踢躑踢躑的向何秀瑛家來。

(二十三)

何秀瑛自從受了周有慶逼婚以後，滿望找着秦大成一述苦衷，但是經黃大貴送信，賈富貴報告，知道秦大成出了外差，歸期還沒有一定，她惟有自歎命薄，想那賈富貴雖熱心幫忙

答應去找秦大成，但是那秦大成要知道周有慶的厲害，畏難而退，又該如何呢？再者就是他真心幫忙，但是一個窮工人怎能應付一個土豪呢？雖然那個奇怪的夢暗示着他就是自己的救星，但是夢幻究竟是夢幻，自己怎能完全相信呢，她思前想後覺得希望很小，但是一種矛盾心理支配着她，儘管沒有希望，儘管還渴望着那個工人的來臨。

她囑託着她的弟妹時時出外張望，教他們注意着工人，注意着車夫。有時聽到遠遠的汽車聲，三五的人語聲，教他們去看，但是回報總是失望，不是說一幫過路的鄉人，便是說修理電線的工匠，到了星期四的正午，也沒有半點音信，作興連那個賈富貴也不來了。

何秀瑛坐立不寧，愁煩萬狀，知道自己的命運到了最後的關頭，她一陣陣心亂如麻，長吁短歎，正在這希望如縷的時候，忽聽外面一陣喧嚷，她的弟弟何海濤飛跑進來道：「姐姐！姐姐！那個汽車夫來了！我看見他了，你快，快去看哪！」何秀瑛並不置信，她拉着她弟弟的手問道：「真的？你別騙我！」這時秀姍也跑進來道：「姐姐，秦先生來了，快來到咱們的門口了！」何秀瑛知道果然是秦大成來了，她歡喜已極，心中突突亂跳，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她忙着拿出梳子攏一攏亂髮，又忙着把桌椅擦了一擦，把零物整了一整，她的心中發出了陽光，好像久陰的天氣忽然放晴，她跑到院中，果然是那個漂亮的工人來了。

秦大成面上現着微笑，見了何秀瑛恭敬的一鞠躬道：「何姑娘，我到北山運煤去了，恰在這時候你們出了事，累你久等，真正對不起！」何秀瑛聽了這種和藹可親的口吻，一剎

那想到那一天周有慶粗暴無禮的態度，一時萬感交集，她只叫出一聲『秦先生』，熱淚奪眶而出，底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用一塊手巾把面掩着，泣不可仰。

這時何太太出來讓秦大成坐下，向何秀瑛道：『瑛兒，不要哭』，秦大成道：『何姑娘，不要傷心，我一定替你去出氣』，何氏遂把周有慶逼婚經過說了一遍，末了說請願照秦先生的法子辦，何秀瑛也止住落淚，向秦大成道：『但是按你的法子太危險，因為那個周有慶手下有許多打手，務要從長計議，我想還是歸官辦吧！』

秦大成道：『現在我就要去找周有慶，今天來的，不只我一個人，還有幾個夥伴，等他們來齊了我就去！』何氏母女聽了很驚訝，何太太道：『那如何使得，你要去，我們很不甘心，你要吃了虧，我們怎樣對得起你呢！』何秀瑛站起來道：『秦先心，我想同你一齊去』，秦大成笑道：『何姑娘，你不要去，你們也不要害怕，我是吃不了虧的。』

他們正在這裏談說，忽聽外面一陣口唇聲，秦大成起身道：『我的同伴來了，我要去了』，他說完就走出來，何秀瑛送到門外，看見門口有一個矮工人，遠遠又站着些工人打扮的大漢，她揣想今天這些人不知要鬧什麼是非，看來這個秦大成是個有來歷的，他邀來了這些可怕的同伴，想了又高興又怕，害怕的是要他們敵不住那個周有慶，那個秦大成要被打成頭破血出怎麼辦呢！

且說秦大成出了何宅和王天祥會在一齊向周宅走去，彼此對着看看衣裝相視而笑，他們

來到周宅的大門，四週一看，看見他們的同學一個個全是工人打扮，但是衣服多不可體，不是太肥，就是過瘦，看來十分的滑稽，看那個鐵彈大將鄭鐵漢找不着合式的衣裳，褲褂瘦小全纏在身上，袖子褲腿短着三寸，帽子是撕去帽章的『佛來許曼』瓜皮小帽，那位撐竿大將吳硯如，長瘦身子穿着一身肥褲褂，好像一座木棍衣架，這些人全裝着和秦大成不認識。

瘋魔裝着是秦大成的伙伴，走到周家大門，向着管家笑嘻嘻的道：『辛苦！辛苦！』周家管家把這兩人上下一打量，看穿章是兩個窮工人，怠答不理的問道：『你是幹什麼的，找誰呀？』王天祥道：『我們找周少爺，勞駕回稟一聲吧！』管家道：『你找我們少爺有什麼事？』王天祥道：『這位是陳先生，他是爲何家的事和周少爺有事商量的』，那管家聽見是爲着何家的事，便急急的跑進去報信。

不大的工夫周有慶出來了，秦大成留神細看，這周有慶身材並不大，面黃肌瘦，小鼻子，小眼睛，尖嘴巴，有幾分像周監工，穿着一件灰綢子大褂，戴着一頂紅球的帽翅兒，口裏啣着一根烟捲，向他們兩人問道：『你們那一個姓陳，找我有什麼事？』秦大成道：『鄙人姓陳，叫陳大成，我新從陝西來，現在在西園貨場做工，周先生！我有一門親戚在這兒住，特來關託一聲。』周有慶聽到這兒，把烟一拋道：『什麼親戚？』秦大成斬釘截鐵的說道：『那個何秀瑛就是我的未婚妻。』周有慶聽了把眼一瞪道：『你說的什麼話？何秀瑛是你未婚妻，你別胡說霸道，你們幾時定的婚，有何憑證，你別吃了熊心豹胆，跑到這地面上

胡認親戚』，王天祥忙勸道：『周先生有話好說，何必開口傷人』，秦大成道：『周先生！我們定婚在十年以前，訂婚自然有憑證，但是你沒有權過問』，周有慶道：『你們窮極了，來到大爺門上求個三五十，大爺是滿不在乎的，你們要借詞訛詐，可不要怪我厲害』秦大成道：『周先生！你身為國民，須守國法，何姑娘是我的未婚妻，你逼她改嫁是何道理？』

他們幾個人在大門口這樣一爭辯，不大的工夫，圍上了一大圈子人，那些運動大將們便趁勢湊上來，周有慶道：『我不管什麼國法不國法，我根本就不相信有你這姓陳的，你爲什麼不早來，現在何秀瑛已經歸了我了，你跑到這裏來混充光棍攪亂地面，這可不行，來！伙計們，給我把他們打出去！』他這一聲吆喝，驀地出來五六條好漢，磨掌擦拳就要動手，這時只見人叢中出來一個大漢，擠進前來用手一攔道：『諸位！有什麼事好好商量，何必打架。』同時十個運動員一齊進來勸架，一個人抓着一個打手，全用着同樣的口吻道：『諸位，有什麼事好好的商量，何必打架。』

這時周有慶和那幾個豪僕全看出來這是武裝干涉，看他們一個個耀武揚威全似凶神一般，特別是這爲首的大漢生的虎背熊腰，塊頭大的可怕，立刻這些人全不敢動手，那個大漢又發話道：『剛才你們各說各理，我們也聽明白了，周先生也不應該仗着人多勢衆欺壓陳先生，現在有一個好法子，就是把何姑娘找了來對證對證，是真是假，不難辯白，我們大家來評理。』

周有慶聽完這話，心中一想，假如真要那樣辦，自己非輸不可，何姑娘絕不會向着自己說話，何況這是他們穿同一氣的人，再看這些窮漢不懷好意，俗語說的好，好漢不吃眼前虧，看這個姓陳的，必是何家所找來的，看他穿的衣不蔽體，鞋不成對兒，必是窮極無聊，藉題訛詐，自己何必跟他動武，想罷，他向那大漢道：『不必叫何姑娘來，你問他，他既然是何家親戚，可知道何家該我的賬？』

秦大成道：『我怎麼不知，你用高利盤剝，借給他們三百元，連本代利一年三百九十元，是不是？』周有慶道：『你既然知道，這筆錢怎麼辦呢？』秦大成道：『一年以來，你們尅扣人家洗衣的收入，減低人家礦工的工錢，逼迫人家的生活，變着方兒的壓迫人家，你們逼的她們無力還債，但是他們將來可以還給你們的。』周有慶聽他口風一軟，便趁勢說道：『廢話不必多說，這不是大家全在這兒聽着嗎！何家借我的錢，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連本代利應該四百塊，你要有錢替她拿出來還這筆賬，我對何秀瑛婚姻再不過問了，要不然，你休要妄想，想認親也是枉然。』

秦大成道：『只要你拿出字據來，我就可以還賬』周有慶笑道：『字據是有的，我不騙你。』說着他伸手掏出來，舉着笑道：『你看』，秦大成湊上前一看，果然屬實，這時王天祥叫道：『請大家聽着，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周先生與陳先生講明，如果陳先生替何宅還了債，從此周先生對何小姐婚姻不准過問，如陳先生無法還賬，陳先生對何小姐的婚姻也不』

准過問。陳先生周先生全認可嗎？」秦大成應道：「認可！」周有慶算準了秦大成是不會有錢還債的，他也忙着應道：「認可！但是現在就得拿出錢來，延緩日子可不行。」

大家也喊道：「好辦法！好辦法！」這時秦大成倏時在破口袋裏，掏出一紙捲，打開了露出花花綠綠的鈔票，向周有慶一揚道：「這是四張一百元一張的鈔票，不多不少整是四百元，請你把借券給我」這種情形，周家人們看了馬上驚異起來，那個周有慶是迅雷不及掩耳，萬想不到，這個窮工人，會有這一手，他只瞪着眼，看着那四張花花綠綠的票子，畏縮着不去接，以為有了這些票子，就失却了那個美人，他滿以為那個秦大成是何家僱來的，料他絕不會有錢，他仍然可以藉着這筆債，去要挾何家，就是法律也是佔着力量，他作夢也想不到他那破衣口袋裏，會裝着四百塊錢，他想不到這個窮工人花四百塊比他花四分錢還容易，他現在騎虎難下了，當着這一大羣人，裏頭又加雜着陳大成的打手，他敢怎樣呢！秦大成看他猶疑，忙催問道：「快拿去，給我借契」，周有慶只好把錢接過來，把借契遞過去，秦大成把借契接到手中疊了疊，放在破衣口袋裏，他道：「周先生再見吧！你要再搔擾何秀瑛，我可要和你法律解決了」，說完，他偕着王天祥的手走了，這一大羣人也散了，把周有慶弄成了一個乾瞪眼，他雖然進了一筆錢，却以為栽了跟頭，他這口氣出不來，進去吩咐了幾個豪奴惡僕，教他們跟隨着陳大成，打他一個落花流水，有十幾個人答應着出來。

且說金必正和王天祥一直走向何家來，那十個運動大將遠遠跟隨着，他們到了何宅，讓

金必正獨自進去，王天祥說要在外面作點兒表演，陳大成進去，見着何秀瑛把經過和還債的情形說了一遍，何秀瑛何太太絕沒想到秦大成辦出這一手，她們驚異的問道：「真的嗎？」秦大成笑道：「真的，你看！」他取出那一張借據給她們看，問她們對不對，她們看了道：「對的！一點也不錯！」但是他們不肯收存，何秀瑛道：「秦先生，這一筆錢是你還的，這一張借契應該你存着，我們的債從此移到你的身上來了，我們太感謝你了，你把我們從周家救出來了，以後我們洗衣作工慢慢的想法兒歸還你，至於利息一層還照這樣行不行？」說完她仰着頭注視着那個秦天成。

金必正這一次扮着秦大成來救何秀瑛是出於良心上的驅使，並沒有存着什麼私心，他糾合同學們找周有慶說理，替何家還債，這不過是一種辦法，他要用和平的方法，解除何家的痛苦，並不是要轉移周家的債權，更不願教何家承着他什麼情，認為那只是一種義務，他現在聽了她們對於這張字據所持的見解，才感覺出這張字據的嚴重，那對於他們就像一座泰山，把他們的精神和肉體壓在底下，他看着那張借契，他恨着那張借契，他沒有答應何秀瑛的問話，他向何秀瑛道：「請你給我一根火柴」，何秀瑛不知他要幹什麼用，但是給他拿了一盒，他取出一根洋火，「刺」的一聲劃灼了，他燃着那一張借契，那一張借契究竟不是泰山，禁不起一根洋火的攻擊，霎時間，玉石俱焚了。

這時嚇慌了何秀瑛，看呆了何太太，何秀瑛忙着去搶，但是搶過來的只是一條白紙邊，

秦大成道：「你搶他幹什麼，這是你們的毒物，早燒了早去病」，何秀瑛拿着一條紙邊哭起來，秦大成拉了一條手巾遞給她道：「現在去了病了，還傷心什麼？」何秀瑛嗚咽着說不出話來，何太太道：「難得遇見秦先生這樣好人，瑛兒別哭了，秦先生雖然把契燒了，你仍然可以還賬的。」何秀瑛止住淚，凝着神道：「是的。」

不表他們在室內講話，再說外邊的王天祥，他覺出後面有周家的人跟下來，知道這是一塊災地，他們是不宜在這災地裏多所留連的，想事情已經和平解決了，何必再演流血慘劇，他把他的同學們在何宅附近集合起來。

王天祥吹了一聲口唇，不知做了什麼暗號，那個活金鋼鄭鐵漢好像受了什麼呪語，他衝着一棵大樹跑了去，那棵樹總有碗口粗細，他上前抬起一隻左腳，照準樹的下部就是一腳，只聽叭又一聲，那棵樹就倒在那裏，他一彎腰把樹枝劈淨了，遞給另一個人，那是撐竿大將吳硯如，他接過這棵樹來當了撐竿，他一聳身上路旁的一所高樓，但是一轆眼又跳下來。

周有慶所派的打手們早已圍上來，還聚了許多的鄉民，他們看了這一個力大一個矯捷的表演，不由的齊聲喝采，王天祥又吹了一下唇，又有一個工人在口袋裏掏出一把小鐵球，他照着遠遠的一棵大樹上的烏鴉窩連打了三彈，只聽叭！叭！叭！唏哩嘩喇一陣亂響，一堆窠巢落在地下，一羣小烏鴉呀呀的怪叫，他又把一個小鐵球向天空一扔，眼看那個小鐵球正要往下落，他一揚手又飛上一個球去，只聽「瓜兒！」的一聲，兩個球碰在一處，這一碰飛

射出四五丈遠，這種絕技旁觀的人正在驚訝，又看見一個工人掏出一把小刀，檢起一根直樹枝稍加修理，他拿起柶向着四周圍看了看，恰巧看見遠遠一個樓房上有一個無線電的天綫杆，已經歪斜無用，他一順手把他手中的尖木投出去，那根尖木如飛一般，不偏不斜正中在那個天綫竿上，天綫杆隨中而倒。

又有一個運動員在腰中取出一掛鋼鍊子，伸開了總有兩丈多長，抖起來嘩啦嘩啦的亂響，正想要做出一種表演，只聽鄭鐵漢喊道：『麥司庫而妹們，不要怕累的了，破篋太可踢呀，他們要不扯亂旗，你們可不要胡亂踢兒！』（按：此皆假英語轉音而來，麥司庫而妹指『同學』，怕累的指『示威』，破篋太可踢指『護衛』，扯亂旗指『挑戰』，胡亂踢兒指『自告奮勇』）

這一幫運動員們聽了立刻停止了表演，只見那個秦大成已經出來，跟着王天祥走了，這些運動員們遠遠的跟着那兩個窮工人，那兩個窮工人走的快，他們也走的快，那兩個窮工人走的慢，他們也走的慢。

那些打手們看了這些工人們的行徑，着實害怕，他們中間有一個說道：『這些人絕不是善類，若不是江洋大盜，就是有組織的土匪，剛才說的那是江湖上的黑話，雖然我不能全聽懂，但大概也明白幾句，那是說把咱們看成破篋子認爲好踢，又似乎說咱們要不動手，他們便不動，咱們要一動手，他們就拚命』，大家聽了，全都覺着扎手，知道一動手非要吃虧不

可，誰也不敢先動手，只有一齊跟在那些工人後面走，全變成了束手無策，一直跟到郊外，眼看着他們上了一輛大煤車，嗚嗚的開走了。

(二十四)

金必正偕同着他的同學們一直向着大華大學開行，走到半路上把車停住，改換了學生服裝，回到大華大學，各自散去。

金必正和王天祥回到九齋三十五號，向計仰山把一切經過詳細的說了一遍，計仰山聽了笑道：『老金，你以為這樣就算完事麼』，金必正驚疑道：『怎麼，還有什麼事，我已經把何家欠他的債還清了，他也答應不再麻煩那個何秀瑛了』，計仰山道：『你把事情看的太簡單，那個周有慶不過一時沒有想出辦法來，他是好漢不吃眼前虧，他手底下一定有壞人給他出主意，他絕不能就這樣善罷干休。』

金必正道：『那末怎麼辦呢？』，計仰山道：『我們的情報隊已經派出去了，他們在桃花村的各處裏散佈着，聽聽報告再說吧！』

他們談完以後金必正就回家去，計仰山的猜度果然不錯；到晚上各方面的報告已經來到，說是周有慶打算在星期日的晚上要搶婚，他有一個盟兄叫閻二的給他出了一個主意，教他預備結婚的設備，搭好了彩棚，備齊了儀仗，準備着在禮拜日的晚上把何姑娘搶去，對外就

說結了婚，假如何秀瑛不從，他便要用強迫的手段強奸她，要把生米做成了熟飯，假如強姦不遂，就把她禁錮起來，對外揚言說已經和她結了婚，這樣毀壞她的名譽，他們認定了，絕不會有姓陳的這個人，以爲那全是何家找來的土匪，他們要先下手爲強，如果那個姓陳的來干涉，就拿他當土匪辦，聽說那個周有慶還給他的父親打去了一個電報，捏稱何家已經允婚，說是有匪人覬覦，所以要提前結婚。」

這些消息全是先鋒團員的精確報告，他們在酒館裏聽見了閻二和周有慶的談話，他們聽見了周有慶的黨羽們談話，他們看見了周家的婚事動員，這些消息，計仰山聽了和劉光義說那個周有慶要不吃些苦頭是不肯干心的，他說完就去找着郭天鵬商議，計仰山說：「這件事正可以在禮拜六演一齣好戲」，他又把戲中的節目和郭天鵬說了一遍。

郭主席立刻招集了一個學生領袖會議，這個領袖會議是學生的各種團體領袖組成的，有武術團的團長，青年會的會長，運動團的團長，軍樂會的會長，音樂會的會長，工作隊的隊長，唱歌會的會長，學生軍的軍長，新劇團的團長，舊劇團的團長，哈哈隊的隊長，等等一干人，這些領袖們到場以後，由郭主席把白鵝在桃花村所遇的經過說了一遍。

大家聽了一致憤氣填胸，學生軍長顧德武鬧的最厲害，他把桌子拍的亂響，他說可惜他早不知道，他要知道，他早去把那個周有慶打一個頭破血出，武術團長也立起來喊道：「我明天自己帶着我的鋼叉去與師問罪」，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紛紛議論，郭天鵬忙和大家說道

：「這件事情不必費事，最好是用玩笑的法子解決，只要使那個周有慶知道白鵝是他的主子就完了，但是白鵝不用那個法子，偏要用什麼『道德』『公理』和他講，請想一個小土豪還會聽一個窮工人和他講理麼，任他公理講的『刮刮價』，還不是白鬧一回，我們就利用這個點，想法教白鵝露出來他的本來面目就完了，若在星期六的晚上，教白鵝和那個何秀瑛舉行一番假婚禮，藉此大家也可去看看熱鬧。我們再在桃花村作一個示威遊行，公佈了白鵝的身分，這樣一來，那個周某不攻自破，我們還可以不費力氣，白看一齣好戲，你們看這個法子好不好？」

大家聽了一齊贊成，全說這個法子太好啦！於是他們討論籌備的方法，結果議決了以下幾條：（一）全體同學一律參加觀禮，（二）一律要穿工人短裝，（三）學生軍一律帶武器自衛，（四）武衛團員一律攜帶兵刃，（五）一切婚禮籌備交由新劇團負責，（六）軍樂隊員及音樂隊員一律出席並帶樂器，（七）哈哈隊員和運動團員担任保衛由王天祥指揮，（八）準備火把兩千支，汽燈三百座，預備作『火把大遊行』。（九）一切消息不到星期六正午不准宣佈。

第二天金必正來到學校，計仰山先和他說明了先鋒團在桃花村所探出來的消息，又告訴他大家議決的辦法，金必正說：『只要同學們肯支持，我是沒有什麼不行的』，計仰山道：『只要你同意，同學們全體支持』，這件事就算決定了，大家分頭進行，暫且不表。

且說大華大學的學生，良莠不齊，像陸洪生，劉光義，王天祥一班優秀分子，固然不少，但是還有一班學生，功課只是敷衍，成績只是平平，但是他們却有一種外江派的才幹，這些才幹往往反爲優等生所不及，猴子趙成瑞所領導的訓練團，就是這一般人物，這些人雖然求學不足，但是胡鬧却有餘，他們常常興風作浪，無是生非，以前常常藉着『耐苦訓練』的口實愚弄同學，戲耍師長，雖然他們對於先鋒團員們，存着畏懼之心，但是對於一般普通的學生却是作威作福，恃強爭勝。

俗語有一句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這句話正可應用在這裏，一般普通的學生許多受着訓練團員的影響，成朋結黨，羣起效尤，所以這樣一來訓練團員們在大華大學也佔着相當的勢力。

訓練團自從上一次惹了一場災禍以後，『耐苦訓練』就被大學當局禁止了，同時又受了社會輿論的抨擊，一時訓練團員們只好銷聲匿跡，那一次因爲金老爺處置寬大，金必正態度謙和，却得了訓練團員們的好意，認爲白鵝是一個豪爽人物，團員們全有了敬畏的心腸，尤其那個領袖趙成瑞雖然身爲禍首，而事後沒有受到責備，更是心悅誠服設法圖報，自從『耐苦訓練』取消，他們久已靜極生動，但是關於桃花村的事件，他們是一字不知，所以也無從生事。

到了星期五的正午，趙成瑞在學校裏的新華飯莊吃飯，忽然聽見兩個運動員在一個雅座

裏談話，正在高談闊論着一個小球，他本無心去聽，但是聽見聲音忽然放低，似乎談論一件什麼秘密，這倒使猴子注了意，隱隱聽見一句『要不是我們去，白鵝非吃了虧不行』。

這一句話便驚動了『猴子』的注意，他被好奇心所驅使，心裏想：他們談『白鵝』的什麼事呢，他把椅子挪了一挪，栽耳細聽，只聽見一個運動員說道：『你看明天這個樂子吧！咱們還要大賣力氣呢！那個不知死活的周有慶，也是瞎了眼睛，偏偏蹣上了他的主子』，趙成瑞聽不懂，心中納悶，這是說的什麼事情呢，又聽見另一個運動員道：『明天晚上還不知鬧到什麼地步，英雄美人恐怕也不是容易看的呢！』

猴子趙成瑞聽到這裏，他猜必是出了什麼新聞，他再也不能忍耐了，他站起來一掀簾跑進了雅座，這兩個運動員看他進來立即閉口無言，並招呼道：『老趙請吃！有座兒了麼？』趙成瑞道：『閒言少叙，你們說白鵝什麼？我已聽見了一半，老實告訴我，我給你們添兩個菜』，這兩個運動員知道無法隱瞞，便拉趙成瑞坐下道：『你要想知道，你千萬可要保守秘密，因為主席有命令，不到明天晌午，不准我們宣佈的。』

這兩個運動員遂把桃花村事件一五一十說了一個詳細，並又『無枝添葉』的說了許多他們在桃花村耀武揚威的英雄情況。

趙成瑞聽完喜歡的手舞足蹈，他把桌子一拍叫道：『你們為什麼不早告訴我，我要早知道，我早就把那個周小子懲治了！』他這一拍桌子，把一個羹匙拍的飛起來，所幸那個運動

員眼快，一手接住了，沒有落在地下，跑堂的夥計聽見聲音也來了，問他們要什麼菜，一個運動員道：『老趙，我們不能白告訴你，給我們添兩個菜吧！』

趙成瑞向他們做了一個鬼臉道：『你們有聞不報，我不罰你們便罷了，還給你們添菜，真正豈有此理』，他一歪頭向跑堂道：『我那邊吃的飯錢，也記在他們的賬上吧！』說完他一扭身走了，咚咚下樓而去。

趙成瑞下了樓走向六齋宿舍，在路上想：『自己上次耐苦訓練栽了一個大跟頭，但是白鵝總算待我不錯，這一次可不能胡來，總得想法幫幫他的忙，弄一個出手的給大家看看，也露露我的臉，教他們知道知道我猴子並不是光會胡鬧，再說也以酬謝酬謝白鵝』，想罷他回到宿舍，用着請客的方法，調兵遣將。

在第六齋的俱樂部，趙成瑞把他的訓練團員們招集起來，他站在一個桌子上大聲急呼道：『現在咱們這裏出了天大的新聞，咱們還矇在鼓裏，白鵝遇見了災難，你們知道不知道，人家上一次對待咱們很夠朋友，這一次咱們不能袖手旁觀。』

猴子蒙頭蓋臉的說了這幾句話，大家全都莫名其妙，有幾個急燥的喊道：『倒是怎麼回事？你快說明白了，白鵝有什麼災難，我今天還看見他來上課呢！』猴子急紅了臉道：『咱們訓練員也太洩氣，一點消息也得不着，那些先鋒團員全瞞着咱，他們倒做好了把戲，白鵝在桃花村遇見了流氓，非要強姦白鵝的情人不可，先鋒團員們不懲治那個流氓倒也罷了，還

一味的示弱，最可笑的是還派去了十個運動員，他們真是飯桶草包，不光沒有敢動人家一根毫毛，結果倒給那個流氓四百塊錢，你們說可笑不可笑？」

大家聽了一陣譁笑，一時會場上噁噁鬧鬧，許多人提出質問，爭着問「猴子」詳情，「猴子」陸續說道：「但是那個流氓還是不饒，非要強姦那個女郎不可，先鋒團員又胡出主義，教白鵝娶了那個女郎，明天晚上就行結婚禮！你們看這豈不是一件天大的笑話！」這種報告頓使大家熱鬧起來，馬上會場紊亂，有些人狂喊狂叫，有些人把帽子向空中扔起老高，彼此談論着，譁笑着，有一個外號叫「魔術家」的站在一把椅子上向大家喊道：「咱們得去問問白鵝，爲什麼他結婚不給咱們撒喜帖，咱們得敲他一筆竹槓。」

又有一個叫「電影迷」的也大聲說道：「那個女郎一定是東方的嘉寶，要不然配不上白鵝，咱們得去開開眼」，又有一個戲迷作着唱聲道：「這消息切莫要胡言亂講，被小張（指追逐白鵝的一個女同學）聽見了淚下兩行，好一個狠心人別有所戀，拋棄了小嬌娘枉費心腸」大家喊着鬧着要去參加婚禮，猴子忙着維持秩序，他正要接續發表意見，忽聽門口有人喊道：「郭瞎子來了！」，馬上全室肅靜起來，只見郭天鵬和對仰山從外面走進來，先和猴子說了幾句話，郭天鵬把手一舉向大家說道：「諸位同學，我怕老趙說不清楚桃花村事件的真象，所以來報告給你們，這是一種社會活動，千萬要謹慎從事，我們對於學校方面守着秘密，所以沒有忙着公開」，他遂把桃花村的詳情說了一遍，又把他們的辦法說了一回。

大家聽了才明白那只是一種假婚姻，要演一齣新的英雄美人，大家全都歡天喜地，郭天鵬又說：『對於這件事情，我們各團體各盡一臂之力，但是務必要全體合作，全校十幾個團體全已經加入，你們有什麼高見儘管預備，但是務必要和我們取得聯絡，不要單獨的行動，我還有許多事情要辦，再見吧！』他說完偕着計仰山走了。

猴子和他的團員們計議着要趁這桃花村事件露一個大臉，他們要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場面，他們要爭回上次所損失的光榮，末了猴子想出了一條妙計來，向大家如此如彼的一說，大家聽了全都眉飛色舞，一致鼓掌贊成，一方面派人向學生會聯絡，一方面分頭去進行。

(二十五)

再說桃花村的何秀瑛，自從秦大成替他們還了債以後，滿以為此後可以天下太平，但是到了第二天聽見鄰居街坊紛紛議論，說是周家搭蓋了席棚，預備着辦理喜事，不知要娶誰家的姑娘，何秀瑛聽了大為驚奇，她急忙請來了黃大貴，託他去探聽探聽。

到晚上黃大貴來了，說是事情不好了，周家要在禮拜日實行搶婚，這個消息何姑娘聽了，大吃一驚，如同頂門上響了一個霹靂，只嚇的目瞪口呆，手足無措，她母親也是一樣的驚慌，說那周有慶真是無法無天，他已和秦大成當面說好，對他們不再騷擾，怎麼變了卦又要搶婚，想到那秦大成對他們已經幫助了很多，怎能再去麻煩人家。

他們正在這兒害怕，只聽院外一陣敲門聲，把何秀瑛嚇了一跳，到院中一聽，原來是賈富貴的聲音，急急開門迎入，只見賈富貴抱着一個大皮包，拿着一封信，把皮包放下，把信遞給何秀瑛，並說立等回信。

何秀瑛見是賈富貴來了，放了心，又看見他取出了秦大成的信來，不由的喜動了眉梢，忙把信打開一看，只見上面龍蛇飛舞，寫着下面的詞句：『何女士鑒：火急，周某又出惡謀，將於星期日晚欲行搶婚，余擬與女士於明晚在尊舍行一假婚禮以絕彼之念，屆時並擬邀我兩千工友觀禮示威，又附上衣一襲作爲禮服，尊意如何，請即示覆，秦大成。』

何秀瑛看完畧一思索，便拿起筆來在來信封面上寫了一個『知』字，把那個信封交給賈富貴道：『你就把這個帶回交給秦先生看吧！』賈富貴把皮包交待清楚了，忙忙的拿着信封走了。

何秀瑛和她母親及黃大貴說明白了秦大成的意見，他們聽了覺得很是驚慌，以爲那樣一來，必定惹怒了周家，他們豈肯輕輕放過，必定和秦大成有一場惡鬥，他們把皮包打開一看見是一套綢子紅衣服，紅褲，紅褂，紅帶，紅袍，紅地紅花，紅光四射，摸在手裏光滑柔軟，何秀瑛一見，視同珍寶，再看衣服底下還有一雙繡花高跟紅鞋，皮包中又有兩個木盒，打開木盒一看，一個盒裏盛着兩朶大絨花，一個盒裏盛着許多樣的化妝品。

何秀瑛不知那是幹什麼用的，她把一件一件取出擺在桌上，只聞得香氣襲人，她又把衣

服比一比長短，試一試大小，恰巧尺寸和自己的身材相符，這時旁邊坐着的何太太和黃大貴全看呆了，何秀瑛一想這就奇了，怎麼這件衣服就好像給自己定做的一般，半響，黃大貴道：「以我看來，這個秦大成的來歷必定不小，絕不是個運煤的汽車夫，從他的種種舉動上看來也不像個窮工人，這一皮包東西，沒有幾百塊錢是買不出來的。」

何秀瑛把衣服收入了皮包裏道：「依你看來，她是幹什麼的呢？」黃大貴尋思道：「大概他是個幹官面的，是到這村上來私訪」，何秀瑛道：「周有慶的不法，他大概也明白了，又何必做什麼假結婚的辦法呢？依我看，他也許是什麼工會的頭兒吧！」黃大貴搔了搔頭，顯然是解答不出來，但是無論如何他們全相信秦大成是個有來歷的，結果他們同意了舉行假婚禮，說這個辦法可以使周有慶絕了念頭。

第二天就是星期六了，到了正午大華大學立刻熱鬧起來，一隊一隊的學生軍在操場裏集合，每人全換上了青布的工人服，運動員們也都活耀起來，每人拿着一根鐵棍，武術團員取出了各種兵器，這些兵器全用布條包裹起來，軍樂隊隊員制服的外面罩上了工服，樂器也包紮起來，一律準備着出發。

那些先鋒團員們也是全副工裝，哈哈隊員們作着宣傳，說是當天晚上桃花村有好戲看，訓練團團員們宣傳着說當天晚上白鵝在桃花村結婚，對方是一個天仙。

學生會的主席公開發表，說當天晚上白鵝要在桃花村演新的『英雄美人』，請各團體和

學生軍前去看戲，但是恐怕有匪人倒亂，每人必須化裝成工人以避耳目，又說女主角是一位客串，叫做紅衣女郎，這些宣傳把全校的同學全鼓動起來，全都喊着要上桃花村。

到了下午五點，大華大學的門口排着三十多輛大汽車，準備着接送學生，大華大學的四周圍按置着擴音大喇叭大喇叭，裏放出了洪音，說是煤炭太子當天晚上要在桃花村舉行婚禮，對方是一個窮女子，這個報告每人全聽見了，『白鵝結婚』，這是一個動人的新聞，大家受了很大的激刺，尤其是女學生們鬧的更厲害，許多別具心腸的女生以爲白鵝真要被人家佔有了，感到痛苦而哭泣，又有些『多情的女子』昏暈過去，甲字樓和乙字樓鬧成了一片，彼此交頭接耳，紛紛議論。

大喇叭又報告了：『諸位，白鵝結婚是假的，是一種計謀，是演着一齣戲，是爲着救一個少女，爲的要避免一個流氓的侵犯』，這個報告好像一針強心劑，那些眩暈的女生恢復了精神，那些悲痛的女生恢復了笑容，那個喇叭又嚮了：『諸君，你們去呀！快去看哪！男同學要穿上了工服，女同學要洗去了脂粉，你們去呀！快去看哪！』

女學生們好像全聽了喇叭的命令，每個人忙着洗去了脂粉，換上了淡裝，爭先恐後的去找汽車，要上桃花村。

『胖子』文振清是預備着去當軍警招待員的，他正在九齋俱樂部穿起一身瘦工服，因爲他的體格胖大，那一身工人衣服顯着特別瘦小，那褂子上的扣子都繫不上，他又戴上一頂瓜

皮小帽，那一副怪態，引的同學們全都哈哈大笑，他出來找着了他那兩個隨車保鏢，他和他們說明了要上桃花村，又說那村上有大批的土匪，打算教他們去打土匪，這兩個保鏢一聽桃花村上有了大批土匪，全攔阻着文振清不讓他去，文振清向他們把眼一瞪道：『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車上不有的是充足的槍械子彈麼？你們是幹什麼的呢？』嚇的兩個保鏢不敢說話，文振清又道：『你們既然胆子小，何妨去打一個電話再調幾個人來呢！但是要快，一直開到桃花村。』

這兩個人聽完才放了心，一個保鏢急急跑到電話室，向陸軍公署打了一個電話，他言過其實的說桃花村上有了大批的土匪，文少爺現在要深入險境，眼看要有性命之憂，請火速派人保護，打完了電話，他們就隨着文振清開往桃花村。

全校的學生全要去，一時工人衣服分配不過來，校役的衣服也成了用，抓不着衣服的學生只好向他們借，校役們也不知桃花村出了什麼事，只聽說『白鵝結婚』，他們素日愛戴白鵝，全爭着出借衣服。

學校當局也知道了大概，他恐怕學生們惹出了災禍，校長向市政府和警察局打去了兩個電話，請求武裝警察開到桃花村保護。

(二十六)

天到黃昏的時候，桃花村上頓形熱鬧起來，一車一車的工裝學生在桃花村的郊外下了車，陸續的勾奔何宅的門前來，在門前的大廣場上集合。

何秀瑛知道外面來了不少的工人，她心神不定，不知如何是好，她親自到門外張望了一回，看見周周圍圍堆滿了很多的工人，又看見許多人抬着汽燈正在那兒裝置，她嚇的趕快把門關上，心中突突亂跳，眼看着要有大難臨頭，不知是驚是憂，和她的母親商量了一回，她的母親也沒有主意，只說聽天由命。

外面一陣打門，進來的是黃大貴，他的臉色也嚇成了焦黃，顫聲說道：『今天非出大亂子不可了，門外來了許多的工人，東郊場還陸續的向這兒擁，黑黑越越的不知來了多少人，周有慶已得着了信息，聽說邀來了幾百個打手，現在正在他們的棚裏集合，聽說那個周監工也來了，還帶來了許多的礦警，又聽說他們勾結着村長，報告了第八區的區長，說是村子裏來了大批的土匪，區長張文海知道了以後，派來了不少的警備隊，預備幫着他們打人，你們看那些工人們豈是他們的對手，我看非要糟糕不可了！』

黃大貴說的不假，周監工是帶着礦警來參加他兒子的婚禮，他受了周有慶的宣傳，說是附近窩藏了許多土匪，打算擾亂他們的婚禮，他們看見來了大批形跡可疑的人，藉此為題，他報告了村長，又報告了區長，張文海派來了一百多名荷槍實彈的警察，但是調查出來，土匪有一二千人，區長又急速向市政府和警察局打去了電話，請求火速派大隊兵士來勦辦。

何秀瑛正在嚇的芳心亂戰，忽聽門外一陣喧嘩，聽見有不少的人進入了院內，但是進屋裏來的只是一個人，這個人頭上戴着瓜皮小帽，臉上塗着炭灰，全身穿着破衣破褲，腳上穿着不成對兒的皮鞋，這不是秦大成是誰，何秀瑛見了秦大成驚喜交集，她走上前去看着他道：「你！你！你！你們要打算怎麼樣？可把我嚇死了！」

那個破衣工人笑容滿面的說道：「你千萬不要害怕，僭們舉行一回假婚禮，婚禮完畢作一回火把遊行，和那個周某開玩笑，我約了兩千伙伴來給僭們助威，你從此以後再不會受氣了，你不應該歡喜麼！何姑娘，你來看」，說完，他領着何秀瑛走到屋門口，何太太和黃大貴也跟着過來，不知要看什麼，只聽秦大成喊了一聲道：「電光！」忽見滿院頓時火光通明，光亮如同閃電一樣，把院子照成了白晝，只見院中站着兩排彪形大漢，每人的手中舉着一支手鎗，怒眉橫臉，但是一點聲音也沒有，霎時電光滅了，院中變成了黑暗，何秀瑛嚇了一身冷汗，回頭向秦大成道：「可嚇死我了！」何太太道：「秦先生，這是幹什麼的？」秦大成道：「這是保護咱們的，恐怕有人來鬧婚。」

秦大成又向何秀瑛道：「何姑娘，你快去換上我給你的那一套紅裝」，何秀瑛道：「秦先生，我現在那兒有心腸去換什麼紅裝，再說你的衣裝不是也沒有換麼？」秦大成聽了道：「對！不換也罷，這樣也好！」

何秀瑛這時想到那一套衣裳，又想到黃大貴的話，問道：「秦先生，你不是一個運煤汽

車夫吧？你是一個工會的會長麼？請你告訴我吧，你到底是幹什麼的呢？」秦大成笑道：「何姑娘，你要知實情，等一等，我自然告訴你！」

且說在外邊大廣場的一端，已經搭好了一座大木台，廣場的四周圍裝着大汽燈，把全場照成了光明，還裝着許多的擴音喇叭，把聲音平均的分配在場中，場裏已經站滿了許多工人服裝的學生，又圍了許多桃花村的民衆，最前站着一排一排的學生軍，那大華的軍樂隊已經把工服外套脫去，露出全身金碧輝煌的衣裳，台的四周佈滿了許多武術團員，一個個拿着明晃晃的刀槍。

台上的主席出現了，這是那個郭天鵬，穿着一身工人服裝，作着滑稽的神態說道：「今天我們的窮夥伴秦大成結婚，謝謝大家光臨觀禮」，大家哄堂大笑，一齊鼓掌，主席又說道：「現在請証婚人入席」，只見台下走上一個大高個子，這是劉光義，他上台坐在正中，主席又喊道：「介紹人入席」，有人到何宅把黃大貴找來，在人羣中又走出來一個笑逐顏開的賈富貴，他們兩人上台入座，主席又喊道：「贊禮人入席」，那個瘋魔王天祥頭上戴着銅喇叭，上了台，大家看了全都大笑，有人喊着「好瘋魔」。

王天祥上了台沒有坐下，他從頭上取下銅喇叭，把嘴對準了喇叭上的小口，放出了黃鐘大呂的洪音，向台下高呼道：「請新郎新娘入席！」這一句話剛說完，立刻軍樂大作，加上擴音的作用，四面八方好像有十幾處樂隊一齊合奏，大家萬目睽睽，全等着新人的來臨。

就在這奏樂的時候，來參觀的人還是陸續的增加，場上人山人海。內中有一個戴金線帽，佩金肩章的灰衣軍官，腰間跨着刀，手中提着鎗，眼光向四下裏掃射，剛走到台前，只聽一個高聲喊道：『老邱！老邱！你找誰？』這個軍官一抬頭，看見一個胖子站在一個高凳上，頭上戴着一頂瓜皮帽，身上穿着一身瘦短服，上身的扣子全沒有繫上，亞賽一個廚師夫，他認出這就是他要尋找的文少部長，他看了這種怪樣，要笑又不敢笑，忙立正敬禮道：『我正在找少部長，原來在這裏，沒有出事吧？』文振清道：『你帶來多少人？』軍官道：『帶來一百馬隊，一百步隊，聽說這兒匪人不少呢？』文振清道：『匪人不多，只有一個，你們既然來了，把弟兄們調在周圍看戲吧！我們是要演戲』，軍官聽罷忙行了一個敬禮走了。

這時新娘新郎已經慢慢的走出來，羣衆讓開一條路，只見新娘並沒有穿着禮服，也沒有披着頭紗，只穿着一身青布衣，襯出一張雪白的臉蛋兒，眉目位置說不出的俊美，有一團秀氣撲人的眉宇，意致幽韻，儀態高貴，臉上並無笑容，而在端莊中顯着慈和，身上並無豔裝，而在樸素中顯着俏麗，高潔淑雅，美態逼人，大家爲這種容光所震，全都屏聲靜氣，只餘着那幽揚的軍樂聲。

再看那個新郎，破衣，破褂，破鞋，破帽，臉上塗着煤灰，並着肩和這個美人一走，更顯得襤褸不堪，窮酸難看，大家看了想到他的身世和素日豪華的氣派，不由的全場大笑，掌聲如雨點般的鼓起來，有人喊道：『好窮相』，『可憐的新郎』，『好破的禮服』，『好佛

爾木！』

這兩個新人，慢慢走上了高台，面對着大家一站，樂聲停止了，大家看到這兩個不倫不類的新郎新娘，又是一陣狂烈的大笑。

正在這時忽聽台下一陣大亂，一時人聲鼎沸，內中有人大聲喊道：『留神哪！別教那個姓陳的跑了哇！那個穿破褂子的就是他』，『他在台上啦！留神哪！別教他跑了哇！』廣場上闖進來許多人，各人手中拿着武器，有拿着大棍的，有拿着長槍的，有拿着木棒的，有拿着手槍的，有穿着制服的，有穿着小褲小褂的，共總有一二百人。

爲首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那是周監工，和他並行的是張區長，後邊跟着村長兼守備隊長袁其昌，再後邊是周有慶，又有礦警和守備隊，最後是便衣打手，警官們提着手槍大槍，打手們拿着木棍鐵棒，還有拿着繩子的，他們漸漸跑到台前來，周有慶又喊道：『你們快上去拿呀！那個台上穿破衣裳的，就是那個土匪頭，別讓他跑了哇！』

這一陣喧鬧，台上的人聽了全都站起來，何秀璞更嚇的混身亂哆嗦，她直向新郎靠，新郎扶着新娘微聲道：『不要怕！不要怕！你看好戲吧！』

再說那個區長張文海，他是認識白鵝的，他在北山別墅看見過白鵝的表演，他爲白鵝的表演掉過淚，他捐助過一百五十元，但是白鵝替他出了一百，他今天一瞬間又記起了那天晚上的情況，他又看見了那一身破服裝，他低聲向周監工道：『那是金少爺！那是金少爺！』

周有慶又喊道：『就是他！就是他！一點也不錯！』周監工這時被『金少爺』三字所震動了，『金少爺』的面孔他是認識的，他定睛一看，可不是麼，那個化裝的窮工人不是『金少爺』是誰呢，他作夢也沒有想到他的兒子所指的土匪頭兒就是『金少爺』。

周監工的腦筋眩惑了，他的手足失措了，他趕快跑到台下舉起手來行敬禮，同時那個區官也忙收起手鎗，舉手致敬，礦警們也到了。他們是認識『金少爺』的，他們忙着舉槍致敬，守備隊長見區長舉手行禮，他也跟着舉手行禮，那些守備隊們見隊長行禮，也都舉槍行禮，後邊那些便衣隊們，忽見前面的人全站住了，又看見行禮，知道是碰見了大座兒，但是不知道『大座兒』是那一位？但是也跟着全舉起手來。

那個周有慶還不明白，一心一意的要捉拿那個姓陳的，他也不管是給誰行禮，反正他相信絕不是給那個窮小子，他指着台上的秦大成喊道：『就是他！他就是那個姓陳的，你們快上去細起他來呀！』

周監工聽了大驚，剛想吆喝周有慶，只聽台旁一陣哈哈狂笑，用着雷鳴的聲音道：『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混賬東西，怎麼還這末雞貓子喊叫的！』這時大家一齊向旁邊看，區長早認出來，這個笑的人是文少部長，他忙着側轉身軀大呼道：『給少部長敬禮』那些人們如同受了命令一般，大家忙扭轉了身子又舉行敬禮。

文振清扶了扶瓜皮小帽，把臉一沉向張區長道：『這個周小子是地面上的地痞，倚仗着

他老子的財勢，胡作非爲，對於何家藉債逼婚，人家給他還了賬，他還不饒，又要強娶人家何姑娘爲妻，你們不管也就罷了，怎麼反倒幫着這小子胡鬧，趁我們在這裏開會，公然武裝闖進來，攪鬧會場，恐嚇觀衆，誣良爲匪，助紂爲虐，真正豈有此理！」文振清越說越有氣，他一歪頭道：「來人哪！來人哪！」

只見初進來的那個軍官帶着八九個軍人走到文振清的面前，行完了禮道：「少部長有什麼命令？」，文振清道：「先把那個周小子給我打一百嘴吧！把這些人給我帶到軍法處！」這幾個軍人一陣蜂擁，跑到周有慶面前，把他按倒在地，乒乒乓乓，左右開弓，直打的那個周有慶哼唉怪叫，臉上紅一塊，紫一塊，嘴裏冒出血來。

那區長，村長，礦警，周監工，警備隊，便衣打手們，看了這種威勢，知道今天是碰在釘子上，絕不會輕易饒恕的，只嚇得他們面如土色，滿頭大汗，區長張文海硬着頭皮，把帽子摘下來灣着腰說道：「求少部長不要生氣，我們死也不知是少爺們在這裏開會，都因聽了周有慶一面之詞，他說本村來了土匪，爲首的姓陳，所以卑職才帶着弟兄們前來探望，不料是少爺們化裝開會，卑職一時沒有認出來，所以冒犯了少爺們，請少部長念我們不知，饒恕我們這一回。」說完連連的鞠躬。

文振清聽了點點頭道：「我今天是來玩的，不是和你們爲難的，既然你們一時不知道，也就罷了，不必嚇的像避貓鼠似的，但是這個周小子我可不能饒他，只把他一個人帶到軍法

處就是！』區官聽了帶上帽子，喊着敬禮，大家又一齊舉手謝過了『少部長』。

周監工吆喝着教他的兒子給文振清叩頭求饒，可憐那個周有慶剛挨完了一頓揍，還得跪下央求，他說：『老爺饒命！老爺饒命！』，文振清哈哈笑道：『你現在求着饒命，以前你欺侮何小姐的事候，人家向誰去求着饒命呢？邱團長，把他捆起來帶着走！』周監工一看害怕了，只好老着面皮向『金少爺』道：『求少爺講講情吧！要帶到軍法處就無有命了！』

那個秦大成早胸有成竹，向着文振清道：『老文，不要帶他到軍法處了，就在偕們的特殊法庭上審他吧！』文振清向周監工道：『不去也行，帶到特別法庭去審判，你可願意？』周監工聽說不帶到軍法處，把心放下，心想他兒子也沒犯什麼大罪，只要帶到法庭就好辦了，於是他答道：『只要別帶到軍法處，我就感恩不盡了，或打或罰請願受法庭處分！』

文振清向着周監工道：『就依着你，不帶你的兒子到軍法處，但是這裏的特別法庭馬上就要開審的』，那些官警們聽了全很懷疑，這地方那裏來的『特別法庭』，周監工雖然也是懷疑，但是他却放下心來，他的兒子總不至於喪命的了。

文振清一扭頭向邱團長一堆人道：『老邱！你過來！』，那個軍官走到文振清前面，文振清在口袋裏掏出一個字條遞給他，他接過去走了。

(二十七)

王天祥在台上舉着大喇叭向台下嚷道：『特別法警，快來執行職務，把周有慶帶到特別法庭！』這一聲喧嚷聲震天地，比那雷鳴的嗓門又加了十倍，全場的學生們當然全熟悉這個聲音，但是局外人全大加驚疑，一致向那個大喇叭看。

這個聲音剛喊出來，只見從後邊出來了十個彪形大漢，全穿着黃色制服，走到前面把周有慶拉起來架着走了。

台上的何秀瑛一時嚇糊塗了，心驚魂飛，也聽不清他們說的是什麼，他扶着秦大成看着這些驚心動魄的場面，一幕一幕在他眼前發花，她一時也看不清是怎麼回事，這些人聲勢洶洶，怎麼忽然站住了行禮呢？給誰行禮呢？莫非台上了什麼官長麼？那個大胖子又是幹什麼的呢？怎麼這些人全怕他呢？怎麼秦大成和他認識呢？

何太太也早嚇呆了，她扶着黃大貴抖戰，她誤會以為當中站的那個大高個子劉光義必定是個官兒，嚇的她直往台邊上躲，黃大貴直怕她跌倒了，專心一意的照顧着她，這一幕戲誠然是不錯，可惜何秀瑛母女因為心慌意亂，全沒有看清楚是怎麼回事。

何秀瑛正在狐疑不定，只聽那個秦大成掉頭和她說道：『何姑娘，你們預備到特別法庭去吧！就在東邊的廣場上，你們快去過堂吧！到那裏不要害怕，有理儘管說！』何秀瑛道：『你呢？』秦大成道：『我也要去旁聽的，我去換換衣服！你們先去！』他說完就和他們辭別走了，這時候台下的人們擁擁擠擠，全都向東廣場上去。

學生們擁到東廣場，那裏的汽燈排成了一個圓圈，照耀的如同白晝，這時市公署因爲接到大華大學的請求，派來了一批摩托手槍隊，第二次又收到區長的警報，又派來三百名保安隊，警察局方面派來二百名警察，各方面集合起來總有一千多人，把一個花桃村的東半部團團圍住，準備着大舉剿匪。

邵團長自從收到了文振清的紙條，才知道那『特別法庭』只是大華大學生們的一種戲劇，他分頭通知各方面來的軍警，衆武士們知道了無匪可剿，樂得看個熱鬧，統統全把槍械收起來，軍警長官們暫時離了職守，也擠到東廣場上來，要看看這些學生們鬧出什麼奇怪玩藝兒。

東廣場的四周裝着許多擴音喇叭，放出聲音來全場滿可以平均分配，東廣場的一端有一個大木台，台的四周圍用白布圍繞着，好像一個魔術台。一陣鈴聲亂響。台前的幕布扯開了，大衆的眼光一亮，在台上正中一個首座上，坐着一個黑眼鏡八字鬚的法官，身上穿着法官制服，寬袍大袖，頭上帶着四方頂的帽子，首座兩邊，按八字排開，站着四五十名怪人，有舉着大刀的古裝武士，有拿着大槍的現代警吏。有勾着紅臉的大漢，有滿面塗黑的小鬼，有手執算盤的商人，有負鋤提籃的農夫，有手執錢斧的工匠，行行色色，奇奇怪怪，既不像戲台上的安天會，又不似法院裏的審判堂，真不愧正中懸着的那一塊牌匾，上頭寫着『特別法庭』四個大字，台下一般人看了全都深感驚奇。

台的右邊有一排椅子寫着原告席，台的左邊有一排椅子寫着被告席，台前餘着一塊方地，方地的後邊是旁聽席，金必正這時已入坐在旁聽席，換了一身白嗶嘰西裝，臉上的煤灰已經洗去，頭上的小帽也已摘除，面上露着笑容，黑髮梳的齊整，他的右邊坐着文振清，左邊坐着郭天鵬，文振清已經脫去了厨子褂罩，穿着一身灰色西裝，以外同坐的還有許多同學。

何秀瑛，何太太和黃大貴被引導着坐在原告席，周有慶被幾個法警押着坐在被告席，周監工和他的家屬們站在旁邊旁聽，周監工看着很驚疑，想這種不倫不類的法庭，說是戲台不像戲台，說是法庭不像法庭，這不是胡鬧麼！爲什麼軍警當局不管呢！難道真要審問我的兒子，但是看『金少爺』的神氣又不像很厲害，這是什麼道理呢？他這時的心中好像有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台上突然出來一個法警，全身穿着黑制服，手中拿着大喇叭，走到台上前面用喇叭喊道：『人心似鐵不是鐵，官法如爐真如爐，本法庭是社會上各色人等所組成，代表真正的民意，本着公正嚴肅的精神，專門裁判周有慶逼婚一案，現在開庭，帶何秀瑛上堂！』

兩個法警走到原告席上說道：『何秀瑛，傳你上堂，不要害怕，有話慢慢的講』，何秀瑛聽了起身來到堂前欲行下拜，但是喇叭裏喊道：『不準跪拜！只行鞠躬禮』，秀瑛行了一鞠躬，只聽那個法官對着她說道：『何秀瑛！你把周有慶待你們的經過說給我聽一聽，待本庭給你們判斷』。

何秀瑛站在台前亭亭玉立，面帶悲愁，先說了一句『大人哪！』一時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處說起，一陣悲痛淚珠兒滾下來，她說道：『千怪萬怪，全怪我的容貌不好，這容貌真是招災惹禍的根苗在西園礦場，周家向我父提親，我父未允，周監工一怒之下把我父調到危險區作工，因此受傷致死，二次提婚未允，又把我哥哥的工錢減低，把我的洗衣工錢從中間人扣佣，這樣以來我們的生活窮困萬狀，近來又三次提親，強迫放定，限期逼婚，藉債要挾，多虧了一位行俠好義的秦大成出頭替我們講理，又替我們償債，但是周有慶反倒變本加厲，明搭彩棚，暗謀搶婚，要逼我向死路上走，這是一往之事請大人明斷！』法官聽完一擺手讓何秀瑛退下去，又把何氏叫上來，何氏又把詳情說了一遍，法官命退下去，又教帶周有慶。

兩個特別法警把周有慶架過來，周有慶雖然素日在鄉村爲惡作歹氣高胆大，但是從來沒有見過今天的陣勢，更不知法庭是什麼樣子，看了這種威風凜凜的排場，心中已經十分害怕，堂上一聲吆喝，周有慶雙腿一跪，口呼『青天大老爺在上，小民叩頭，求大老爺饒命』，說罷連連叩頭。

法官問道：『周有慶！何秀瑛說的話你也聽見了，是真是假，你自己說，不要冤屈了你』，周有慶答道：『句句是真，但是他們說聘給陳家，實在是假，再說我搭棚要娶她，還沒有強姦她，她不願意，就作罷論』法官把驚堂木一拍大聲喝道：『混賬東西，她聘與不聘與你何干？難道沒有聘給陳家，就該聘給你麼！人家說聘出去了，是給你留面子，難道非說出

不愛你這個懶蛤蟆，你才痛快麼？」觀衆聽到這裏全體譁笑，法官接續說道：「你不識抬舉，還要苦苦追求，又設法搶婚，要作出傷天害理的事來，真是昏天黑地，目無國法！」說到這裏把驚堂木一拍道：「周有慶！你知罪不知？」

周有慶忙道：「老爺！我知罪了，求老爺饒命！」法官扔下一張紙道：「你既知罪，畫供，聽判」，過來一個法警把牠交給周有慶，教周有慶畫完了押，交上去，法官又提黃大貴上堂問道：「他們兩造所供，你全聽清楚了麼？」，「聽清了」，「說的是實話麼？」，「是實話」，「以外還有什麼隱衷麼？」，「還有何奶奶替她子女挨餓和何姑娘要毀容自救的兩件事」，「什麼叫替子女挨餓？」，「這位老太太每天出去買辦菜物，常常因爲菜貴錢少，買物不夠，她回家後常常假說自己在外吃過了，好使她的兒女吃的飽，這樣一來她自己却挨了餓，日子久了，他的孩子們起了疑心，何姑娘有一天偷偷的跟出去看，她親眼看見她的母親到店舖裏東張西望，尋些便宜的東西買，但是回來又說吃過了，孩子們哭着問她，她才說了實話，從此他們才知道了他的母親是在爲他們挨餓。」

黃大貴這一段報告，由麥克風廣播給三千聽衆，聽衆們變成特別的嚴肅，偌大的會場連一點聲息也沒有，法官又問道：「什麼叫做要毀容自全」，黃大貴道：「這個何姑娘是個漂亮美貌的女子，但是她却吃了漂亮美貌的虧，到處不得安靜，她說她的美貌宣佈了她的命運，她受了美貌的災殃，她說再要受到逼迫過甚的時候，打算毀去她的美貌，打算用火燒壞了

她的臉，毀了她的鼻子，她說那樣才可以得着幸福，幸而那個秦大成來了，才救了她。」

黃大貴這個報告顯著的激動了羣動，大家一齊向着原告席上張望，法官讓黃大貴退下去，再傳何秀瑛。

何秀瑛走到台前來，法官問道：「剛才黃大貴說的話對不對？」何秀瑛答道：「對！」法官問道：「那個秦大成是幹什麼的？」何秀瑛道：「他是一個運煤的車夫，他幫黃先生運過土，他找周有慶講過理，他替我們還過債，他約來了朋友們幫忙，他是一個仗義疏財勇敢熱心的好人」，法官道：「但是據本院所知，實在沒有秦大成這個人！」何秀瑛堅決的說道：「有的，有的，剛才還在這裏」，法官問道：「你說有，但是他到那兒去了呢？」，何秀瑛扭頭張望着，顯出焦急的神氣道：「剛才他還說立刻就來，他不會走了的，他一定在這裏，他一定在這裏！」

法官道：「你以為他在這裏，我替你找」他把手一擺，提審員拿着大喇叭呼道：「傳秦大成上堂」，但是喊完了，一點回音也沒有，這時金必正在旁聽席上坐着微笑，喇叭又叫了「傳秦大成上堂」雖然這種聲音如同轟雷一般，但是秦大成沒有來，有些學生向着旁聽席上張望，何秀瑛懷疑了，想那秦大成到那裏去了呢！他不能不來的，他不會躲開的，大喇叭又喊了：「秦大成在那裏？快着來！」但是良久良久，沒有人影。

法官這才整重的向何秀瑛說道：「何秀瑛，你該明白了吧！秦大成是沒有的，本庭不騙

你，我告訴你說，那個秦大成不是一個汽車夫，也不是一個窮工人，他是一位神仙，是從天堂上來，又回到天堂上去了，你該明白了吧！『何秀瑛聽了這種不倫不類的話，甚以為奇，只好答道：『是的！我明白了。』但是她不明白了，她眩惑了，怎麼那個秦大成躲走了呢！大喇叭又響了：『現在判決！』，觀衆們全一齊注意的傾聽，法官站起來高聲道：『周有慶對於何秀瑛毀壞名譽，設詞恐嚇，施以經濟損害，間接害死何保泰，直接圖謀強奸，判處罰金一萬元，這一萬元判給何秀瑛，作為損害賠償。』

這個判決一發表，馬上台上的那些各色各狀的怪人們，全都高呼着『太輕，太輕！』，法官道『本庭尊重社會公論，改判重刑，將周有慶鎗斃』，此判一出，台下人們全都驚訝，但是台上的社會還是喊着：『還是輕』，法官又道『改為砍頭』，台上的社會仍說『還是輕』，法官道『鎗斃也輕，砍頭也輕，你們說要怎麼辦吧？我沒有辦法了！』，台上社會一口同音的道：『先鎗斃，後砍頭，不准延期，立刻執行！』

這一下子可把台下許多人嚇壞了，尤以那個周監工聽了大為驚疑，他想這不是要瘋麼？怎麼把人命當成兒戲呢！只見那法官拿筆一揮遽然批准了，又寫出一個招子來，懸出給大家看，寫的是：『凶犯周有慶一名先斃後斬就地正法』。

提審員又宣佈了：『現在退庭，但是諸君別動特別法庭改作特別法場，就地正法，馬上執行！』，這話剛說完，燈火一齊滅了，只聽台上亂響，不到五分鐘，燈火一齊又明，台上

改了佈置，法庭沒有了，法官沒有了，站班的怪人們也沒有了，台上換了兩排雄糾糾氣昂昂的武裝大漢，足有四十多人，統統穿着軍裝，一排持着大鎗，一排抱着大刀，當中放着一張小桌，桌旁坐着一位滿身披掛的監斬官。

這監斬官喊道：『把周有慶綁起來！』話剛說完，走下四名大漢，把周有慶的膀臂一架，連推帶拉，擁到台上，吆喝着教他跪下，用繩子在他身後把手捆上，監斬官喊道：『劊子手』，從後邊跑出來兩個人，一個人拿着手鎗，一個人抱着大刀，站在周有慶的旁邊。周有慶看了，只嚇的面如土色，混身亂抖，眼中落淚，口中叫媽。

這時全場上十分的肅靜，顯出一種緊張的殺氣，自然許多學生全都明白，但是那些軍警長官們，誰又知道這是什麼局面，場上已起了一種疑問的耳語聲。

邱團長急急跑到旁聽席的文振清旁立正微語道：『少部長，這不是兒戲的事，鬧壞了，我們可担不起來』，金必正急向文振清附耳說了一句話，文振清笑向邱團長微語道：『你到台上驗一驗武器』，邱團長得令，急急跑到台前，說明了來意，台上軍官發話道：『今天鎗斃周有慶，須請外人驗明了正身，表示不是假冒，現在請陸軍部的邱團長上台驗明正身，以昭慎重。』

邱團長一躍登台，草草看了看犯人，又看了看劊子手的手鎗和大刀，他看完幾乎笑出聲來，原來那一支手鎗是完全木頭做的，上頭罩着一層鐵色漆，鎗管是實心的，再看那大刀完

全是錫紙做的，雖然亮光閃閃，恐怕切豆腐也費事，他心中想『你們學生們真會胡鬧，這種假玩藝兒把我也虎的不輕』，他怎會知道大華大學的新劇團有許多這樣的寶貝呢！他看完了，面上露着微笑，站在台上向觀眾道：『確是正身無疑，快快開刀吧！』，他一跳下了台，向軍警隊裏走去。

這一來却嚇壞了兩處人，一處是周監工和他的家屬，一處是何秀瑛和何太太，周監工以前只斷定是那些學生們的把戲，不過想要敲他一筆竹槓，但是看他們罰一萬塊錢還嫌不夠，非要要他兒子的命不行，又出來了什麼特別法場，剛才看了邱團長上台，他以為必是軍警當局看這些學生們鬧的太厲害，要出頭干涉，心中為之一喜，但是看那邱團長不獨不干涉，反有幫助執行的意思，他這時真正着了急，心想壞了，這些學生來頭不善，再四下一看，那些軍警不獨毫無干涉之意，而且人人面有喜色，他推斷今天他兒子的命是要斷送在這些學生們的手了，他又嚇又急，心中後悔道『早知如此，反不如方才教他們送到軍法處，送到軍法處也不至於準就喪命啊！』他又想到素日金少爺作事很慈和，為什麼他今天下了毒手！他想：空着急有什麼用處，還是去哀求『金少爺』吧！

至於周監工的家屬們，更是支持不住，周太太只是一行鼻涕一行淚的哭，周連貴和閻二眼睛釘着台上的大刀混身抖戰，其餘的人們全嚇黃了臉，周監工只得鼓着勇氣向他們道：『你們快跟我來』，他領着他們一齊走到旁聽席上來，周監工跑到金必正前跪下道：『無論如

何，少爺須念主僕之情，可憐我只有這一個孩子，救他一救吧！」金必正笑道「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素日要好好管教，何致於到了今天，傻子！還不快去央求何姑娘」，一句話點醒了周監工，周監工急急領着家屬們跑到原告席上來。

何秀瑛這時也正在發抖，她平生幾曾見過殺人的勾當，她雖不明白法律，却知道無論如何，周有慶的罪是不至於死的，但是現在一幕凶劇出現在她的眼前，四周圍圍着軍警，台上劊子手擎着刀鎗，眼看着周有慶要鎗下身亡，她的芳心早已不忍，後悔剛才把他的罪狀說的太多了，激怒了公憤，又想這些人怎麼這末厲害，拿着殺人當成了兒戲，自己有什麼辦法呢！又想偏偏那個秦大成不在眼前，也不知他到那裏去了，他要在這裏準可以講講情，一時她一點主意也沒有，眼看着槍聲一響，大刀一落，一條生命就要結果了。

她正在嚇的心中突突亂跳，忽見面前跑過一羣人來跪下，為首的一人道：「何小姐，請救我孩子的命吧！只要我的孩子不死，怎樣報答你全行，我們全家在這裏給你叩頭了！」說完全家伏地磕頭，全呼着「請何小姐救救命吧！」周太太哭泣着說：「小姐，你救了我的孩子，我請願給你燒一輩子高香。」

慌的何秀瑛赶快站起來，何太太，黃大貴也站起來，何秀瑛定了一定神，才看出為首的是周監工，她忙道：「周老爺！快請起來，這是怎麼回事，並不是我要殺他，這是特別法庭判決的，您教我怎麼救他？」

周監工伏地不起道：『何小姐，你有法子救他，你到那個台上向監斬官求情，你向他說只要饒了命，怎樣罰我們全行』，周太太也道：『何小姐，你救了我的孩子！我給你燒一輩子高香！』何秀瑛道：『你們快起來！我去！我去！』她說完邁步向台上走了去。

台上的周有慶已經嚇的尿了褲，正在哭着求監斬官要在臨死前見見他的爹娘，台上的監斬官看見周監工向何秀瑛求情的一幕，他向着後台一個人微語道『到了時候了預備弧光』，又看見何秀瑛帶驚帶嚇的向着台口走來，他故意的站起來喊道：『行刑的時候到了，劊子手預備！』兩個劊子手一個舉着槍一個舉着刀作出要下手的姿式，何秀瑛聽見這個聲音，看見這個姿式，她踉踉跄跄的一口氣跑到台前，監斬官正喊着『一！』『二！』，『二』字剛剛喊完，何秀瑛一聲嬌呼道：『刀下留人哪！刀下留人哪！』她一面喊着一面努力的跑到台上，一手推着鎗，一手推着刀，眼裏含着淚，胸部一起一伏的喘着，向監斬官道：『你，你，你不要殺他！』

說時遲，那時快，有三道電光照射在台上，這是三個強力的弧光燈，每支的光度是一千燭，這三支強光同時集到台上，照見何秀瑛『刀下留人』的一幕，這是現代舞台上的佈光術，遇着緊要的節目，用強力的弧光照在主角上，好集中觀衆的注意力，一剎那觀衆們看見周有慶跪在那裏，閉着眼睛等死，何秀瑛一手推着刀，一手推着鎗，扭頭向着監斬官，秀眼裏含着眼淚美面上帶着驚慌，作出哀求的嬌聲，胸部一起一伏的喘息着，兩旁站着森嚴的武士

，大家看到這種美妙的姿式，聽着這種嬌柔的聲調，感着這種緊張的局面，一時歡聲雷動，喝采的喝采，鼓掌的鼓掌，木台的周圍佈滿了照像機，電光一閃一閃的放光，顯然的，許多新聞攝影家們也感覺出這是一幅美麗的景像了。

（二十八）

監斬官看見何秀瑛來替周有慶講情，他向何秀瑛道：『何秀瑛，你放手吧！我饒他一死便了』，大家聽了，一陣鼓掌，何秀瑛出乎意料之外，面上露出狂喜，把手立刻放下，用手掠一掠髮髮，立好了向監斬官道『真的！我謝謝官長！』說着就向監斬官行了一鞠躬，監斬官一擺手，教何秀瑛下去聽判。

這候周監工一般人已走到台下，看見何秀瑛已經講妥了情，一家人眉開眼笑，見那個監斬官在口袋裏掏出一張公文，打開捧着向大家朗讀道：『特別法庭判決附告：在法場上行刑時，若何秀瑛出頭講情可以立即照准，但須受左列三項處罰：（一）維持原判所定，處罰國幣一萬元，立即交付，或覓保擔負。（二）着周有慶遊行示衆。（三）遊行後着周監工領回善爲管教，戒賭戒嫖，革心洗面，此後對何秀瑛不准絲毫干犯，尤應隨時保護見面須致敬禮。以上三項如被告方面不能具結遵守，仍應梟首示衆，切切此令。』

監斬官讀完了，問着台下的何監工道：『你聽見了麼？死罪雖赦，活罪難逃，須要你們

遵守這三個條件，第一條，罰款一萬元，你認可不認可？」周監工這時認爲他兒子的生命和一萬元相比，當然生命要緊，何況一萬元的數目對他並不算大，他忙道：「認可，認可。」並說請願把這一萬元，送給何小姐，監斬官又道：「你是現款呢還是找保？」，何監工道：「現款，現款，」說完立刻取出一個支票本子扯下一張，寫好子錢數，簽完了名子，交給監斬官，大家看了周監工的這種爽快，一齊鼓掌。

監斬官接過了支票，檢看了一回，看完疊起來放在衣袋裏，又說道：「第二條把周有慶綁起來，遊行全村一週，認可不認可！」周監工想這雖是一種恥辱，但是和死相較真同天地之別，何況又沒有處什麼徒刑監禁之罪，他忙道：「認可，認可」，監斬官又道：「第三條你得担保你的孩子從此改邪歸正，對何秀瑛不再胡鬧，你辦的到麼？」只聽台上的周有慶搶着答道：「辦的到，辦的到！」

原來那個周有慶剛才閉着眼等死，忽然聽見有人來救他，認爲是作夢，睜眼一看原來是何秀瑛，他亞賽見了天神一般，慚愧無地，感激涕零，以後又聽見問他父親三種議罰條件，這時聽見說到第三條，他在台上搶着答道：「辦的到！辦的到！」何小姐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後我見着她，就磕頭」，說着他在台上先磕了一個頭，全場觀衆見了大笑，監斬官擲下一張紙道：「既然全認可了，具結畫押！」周監工忙着拾起來，畫完了押，交上去。

監斬官又向何秀瑛問道：「何秀瑛，你還有什麼話說麼？」台下立着的何秀瑛道：「官

長！周先生不陷害我就足夠了，我不要那一萬塊錢！」監斬官道：「法律人情，獎的是貞女烈婦，罰的是亂臣賊子，這不是客氣的事，休要多講。」說完大聲喊道：「現在法場宣佈散場，準備綁周有慶遊街」，這一聲才說完，立刻燈光全滅，全場歡聲雷動，場中起了以下種種喊聲：「好法官！好猴子」，「好監斬官！好諸葛」，「好判決！」「好條件！」

燈光再亮時，那舞台又被白布籠罩起來，那些大刀隊，大槍隊，監斬官全不見了，一切歸於寂靜，周有慶被幾個武裝大漢移到台下來，一切觀眾們全散場，學生們忙着去整隊，軍警長官們各歸了隊，學生們的團體，有學生軍，有武術團，有運動隊，有劇團，有哈哈隊，接班分隊，秩序井然，有一批人抱了一大捆火把來，每人分給一支，他們要開始作一個「火把大遊行」。

正在這時忽聽遠遠傳來了一陣警笛喇叭叫聲，由遠而近，漸漸清晰可聽，有警鈴聲，有喇叭聲，大家聽出那是救火汽車的信號，大家聽了羣相驚疑，不知桃花村的那一處發生了火警，倏時奔來了四輛救火大汽車，統統開到東廣場上來，來到學生隊前停住，汽車上載着笨重的機器，纏繞着帆布的水龍，上邊站滿了消防隊警，戴着銅盔，穿着帆布衣，汽車停住以後，隊員們紛紛的下了車，學生們上前問訊來意，他們說得着瞭望台上的警報，說是桃花村的東頭兒上有了火，到這裏才知道是一種誤會。

原來京城瞭望台上的瞭望警察看見桃花村上空發出了一片紅光，又看見一閃一閃的強光

，和素日一片漆黑大不相同，他用電話問訊，說是有了土匪。他便斷定必是土匪放了火，所以 he 立即通知消防隊來救火，就造成了這一項誤會。

學生們正苦着遊行時沒有號召，救火車一來正合了他們的意，他們派了幾個代表去接洽借車，消防隊們恰願意看看這些學生們的熱鬧，慨然把四輛汽車全借給了他們。

(二十九)

何秀璞自從法場散了以後攙扶着她的母親跟着黃大貴向回家的路上走，她今天覺着撲朔迷離，一幕一幕好像過着夢境，心中覺着最奇怪的是那個秦大成，何以在這種熱鬧場面之下他竟不到場，他躲到那裏去了呢？記得剛才他還和自己說就要出場，怎麼霎時就不見了，在自己處境困難的時候，他還能臨難不畏，何以在這種審判的時候反倒避不露面呢？方才那個法官說他是從天堂上來，現在又到天堂上去了，這是什麼意思呢？再說他就真正是神仙，也不能虎頭蛇尾呀？莫非是他有什麼難言之隱，莫非是他出了什麼意外？

又想：那個法官對自己的那樣同情，對周有慶的那樣懲罰，一切一切又周到，又痛快，結果反使那周家承着自己的情，想那秦大成要知道了，不知要怎樣的喜歡呢！但是推源及始還應該感念那個秦大成，要不是他，怎會引出這一場裁判來，但是他到那裏去了呢？思前想後，好生煩悶。

她這樣反復的思慮着，已經走到家門，突然眼光一閃看見賈富貴站在門口，何秀瑛如同看見了親人，緊走兩步上前問道：「賈先生，你看見了秦先生麼？」賈富貴道：「看見了，他教我來請你呢！」何秀瑛聽見了滿面露出喜色，忙道：「他在那裏？他在那裏？」

賈富貴道：「他在車上了，離這裏不遠，你跟着我來吧！」她聽了秦大成在車上，以為他就要離開這兒了，她忙道：「現在我就去」，何太太也着急道：「你快去吧！人家要走了！」黃大貴也要去，於是何秀瑛和黃大貴離別了何太太，跟着賈富貴走去了。

他們拐灣抹角，不遠來到大街上，看有許多汽車在那兒停着，他們走到一個華貴光亮的汽車前，車旁豎着一座汽燈，看這輛汽車真是龐大，好像一間房子一樣，有屋頂，有木牆，有台階，有小窗，要不是看見下面有四個大車輪子，幾乎以為是街上新蓋了一間房。

在這一間房的門前，立着兩個衛士，穿着制服，佩着手槍，賈富貴走近房門說道：「秦先生就在這個車上，你們進去吧！」黃大貴看了這個，大為驚異，他止步不前道：「何姑娘你先進去，我在外邊等一等」，這時門旁的衛士見他們來了，把車門旋開，賈富貴領着何秀瑛進去，何秀瑛走到屋中一看，見屋裏燈光輝煌，陳列雅潔，有沙發，有書桌，有衣鏡，有座鐘，佈置的好像一座客廳。

何秀瑛來到廳中一看，找不着秦大成的踪影，只有一個白色西裝的少年，正在沙發上坐着看報，她向賈富貴微語道：「秦先生在那裏？」賈富貴向那個西裝少年一指道：「就是

他！』

何秀璞正在這裏驚疑，那個西裝少年急遽的站起來向着何秀璞深深一鞠躬笑道：『何姑娘，你不認識我了麼？』何秀璞聽了這個熟習的聲音，再注目向那個少年一打量，只見他面如敷粉，唇若塗脂，髮光可鑑，笑貌迎人，混身上下穿着清一色的白嗶嘰西裝，但是輪廓不變，姿態仍舊，顯然認出這就是那個秦大成，她向後退了一步驚呼道：『秦先生！你……』

那少年沒等她再往下說，急止着她道：『何姑娘，你先坐下，我和你慢慢說』，何秀璞用着懷疑的神氣羞怯的坐在一個小椅子上，金必正也坐下道：『何姑娘，我現在應該告訴你實情了，我的原名實在不叫秦大成，那只是我的一個化名，我姓金，叫『金必正』，我在大華大學讀書，那一天我們在桃湖初次相遇，我被同學們化裝成一個工人，那是我們學校的一種遊戲，恰巧碰見你，我猜不着你爲什麼那樣苦痛，以後我化裝成爲一個汽車夫去探訪，漸漸的知道了你們種種的苦痛，又知道這種苦痛是由我的臣奴造成，依着我，教訓教訓那個周有慶就完了，但是我的同學們要借題開周有慶的玩笑，就安排了這種喜劇，教咱們舉行一個假婚禮，故意的要激怒了周有慶，今天來的工人，全是我的同學，那特別法庭，那法官，那特別法場，那監斬官，那劊子手，一切全是我的同學們扮演的，做成了一齣戲，咱們全成了演員了，何姑娘，你對於這些舉動不覺得頑皮麼？』

何秀璞聽完如夢方醒，急立起來道：『哦！原來您是少總理，少總理萬歲！我以前常聽

我父親說，但是從未見過，所以認不出來，一切失禮的地方，還請少總理多多原諒，這一次您將我們從水深火熱之中搭救出來，我不知怎樣報答你，我怎麼還敢說頑皮呢！」

金必正笑了，忙讓她坐下道：「何姑娘，你怎麼現在忽然和我特別客氣起來，咱們是朋友了，你忘了你還請我吃過花生米麼？不要叫我什麼少總理了！還照普通的稱呼吧！」這時差役獻上茶來，賈富貴已退出去。何秀璞想想很慚愧，羞怯怯的道：「但是，金先生，您剛才爲什麼不到特別法庭去呢？」

金必正道：「我去了，我始終是在旁聽席上坐着的，我聽見法官的判決，我看見你替那個周有慶講情，一切一切我全在場」，何秀璞又問道：「但是法官請您出場，您爲什麼不出來呢？」金必正笑道：「何姑娘，法官幾時教我出場？他們叫的是秦大成，法官不是告訴你麼，他到天堂上去了！教他出來幹什麼呢？」

何秀璞聽了想想也對，「教他出來幹什麼呢！」原來台上下他們穿通在一氣，不怪那個法官開頭就說沒有秦大成，她又問道：「那些四周的武裝軍警也是扮演的麼？」金必正道：「那倒不是假的，全是真的」，何秀璞道：「但是他們爲什麼不干涉呢？」金必正答道：「在咱們開頭行婚禮時，你沒有看見一個大胖子麼？那是我的一個同學叫文振清，他的父親是現任的陸軍部部長，有他關照着，你想那些軍警們還來干涉麼？」

何秀璞疑問道：「但是真要出了人命呢？」金必正笑道：「不！絕不會的，那不過嚇唬

嚇唬周有慶，劊子手拿的那個大砍刀是錫紙做的，那隻手槍是實心的，怎麼會出了人命呢？你沒看見要行刑時有一個軍官上去看了要發笑麼？」何秀瑛聽了覺着很有趣，她又疑問道：「金先生！假如那個周監工不着急呢？」

金必正笑過：「那也僵不了，我們有的是辦法，絕不會弄僵的，我們可以把局面再往緊張處造，手鎗對好了，後台可以響炸炮，後邊還預備了刀山油鍋的彩景，我有一個同學叫「魔術家」的，他可以施展魔術，可以教周有慶大解八塊，不怕周監工不着急，真要周監工看假了，我們還可以暗示給你，教你去講情，但是總不如今天這樣作的圓滿。」

何秀瑛聽了疑團盡失，恍然大悟，同時感覺出他的這些同學們的手段高明，她笑道：「金先生！不怪黃伯伯說你是有來歷的呢！」金必正聽她提到黃大貴，他道：「真的，那個黃大貴真是一個好人，你們的許多隱痛，多半是他告訴我的，他的口才也好，剛才聽他在法庭上把你們的痛苦說的很清楚」，何秀瑛道：「他和我一齊來的，他在外邊等着呢！」

金必正急起立道：「你怎麼不早說，教我慢待了朋友！」他走到門前探身向外喊道：「老黃！」黃大貴還站在門外，突然看見一個陌生的闊少爺喊他，聲音很熟，他跟着走進來，金必正上前拍着他的肩道：「老黃，你今天的口才真好，不怪我帮你拉土的那一天就受了你的感動！」

黃大貴向他上下一打量，認出來他是秦大成，笑道：「老秦！你怎麼穿這末漂亮的衣裳

？」何秀瑛忙過來向黃大貴道：「黃伯伯，這不是秦先生了，這是金少總理！你不要再叫秦先生。」黃大貴聽了甚爲驚訝，滿臉緋紅，鄭重的道：「金——少——總——理！」，他知道這是誰了，一時不知說什麼是好，又聽何秀瑛道：「黃伯伯，詳情以後我再告訴你，煩你到我家把金先生的皮包取來，交回給金先生吧！」金必正也笑道：「對！就煩老黃去一趟吧！旁人去取，恐怕何太太不給呢！」黃大貴答應着急忙去了。

黃大貴剛走了片刻，只聽門外一陣喧嘩，有人喊着：「白鵝快去參加遊行啊！全等着你了！」倏時擠進來一大堆人：金必正忙立起來擺手道：「別喊！別喊！這兒有客！」何秀瑛站起來，這些人看見了何秀瑛，立刻肅靜的站住了。

金必正向何秀瑛道：「我給你介紹。」遂指着爲首一人道：「這是今天晚上扮監斬官的計仰山」，又另指一人道：「這是法官趙成瑞」，「這是提審員王天祥」，「這是我們學生會的主席郭天鵬」，「……」，依次介紹完畢，何秀瑛一一鞠躬爲禮，大家也忙着還禮。

何秀瑛道：「諸位，爲救我一個貧女子，這樣辛苦，真使我感謝萬分，教我將來怎樣答報呢！」她說完重新走到各人的面前行着鞠躬禮，大家受這美貌女郎的一恭維，大爲喜悅，「猴子」抓耳撓腮，不知如何是好，臉紅筋漲吃吃說道：「蜜司何可別謝我，我的詞兒全是老計編的。」大家聽了，一齊大笑。

計仰山從身上取出一張紙，遞到何秀瑛面前道：「這是周家所付的罰款一萬元，請蜜司

何收起來』，何秀瑛忙道：『我不要，我不要，我無故的要人家的錢幹什麼？』金必正道：『你收下吧！這個可以幫助你們的生活費呀！』何秀瑛繃眉道：『金先生，我只要能自由作工，我們就可以生活了，這錢不是我賺來的，我不能要』，大家聽了何秀瑛的這種見解甚爲驚異，金必正看她的態度很堅決，他便把支票接過來道：『這個我先收下吧，怎麼辦，明天再說。』

他們正在這裏談話，忽聽門外人聲鼎沸，許多人擁到車前來，只聽有一人大聲喊叫道：『何姑娘呢！快出來！白鵝呢！快出來』，屋中的何秀瑛聽着這聲音好像雷鳴一般，一種下意識的作用襲擊了她，她以爲又是周有慶來了，只嚇的花容變色，心驚肉跳，抖抖的向金必正的身後藏躲。

金必正忙道：『何姑娘，不要怕，不要怕，這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文振清，他是天生的高嗓門』，說着文振清已經走進來，郭天鵬向他瞪眼道：『胖子！你怎麼的啦！你光顧了喊嗓子，你却不管人家害怕！』文振清喊道：『誰害怕？』他們用手一指道：『你看，把人家蜜司何都嚇壞了！』

文振清囁嚅道：『哦！哦！哦！』他裝成斯文忙走到何秀瑛前做着小嗓鞠躬說道：『蜜司何！我向來說話是個高嗓門，請你多包涵！』這一來把大家全門笑了，何秀瑛也笑了，金必正忙向何秀瑛道：『這就是文振清』，何秀瑛會意忙收住笑容，上前鞠躬道：『少部長，

您今天幫我很大的忙呢！多謝了。」

文振清聽何秀瑛恭維他，他得了意，又放高了嗓門哈哈笑道：「準是白鵝說的，他慣會替我瞎吹，其實我今天頂清閑！」何秀瑛正要說什麼，只見賈富貴忙忙提着一個皮包進來，交給金必正道：「這是黃大貴交給我的，他說有事不能來見少爺了。」

金必正向何秀瑛道：「何姑娘，你現在正該穿上這一身衣裳和我們去遊行，說完他打開皮包取出那一套紅裝來，文振清也道：「對！對！正可以穿上去遊行」，大家看了那一套鮮艷奪目的衣裳一齊稱讚，何秀瑛羞怯怯的不肯穿，大家勸着她非穿不可，結果她同意只把一件紅外衣披在身上，這樣一來，紅衣映着粉面更顯出她的漂亮，大家看了，一齊鼓掌。

(三十)

在桃花村的大街上，擺開一條長的遊行隊，最前是軍樂隊，兩邊有人拿着火把照耀着，後邊跟着許多的學生軍，每人手裏拿着火把，學生軍的後面跟着一個救火車，車上綁着周有慶，上頭有幾個武裝的學生押着，有些人拿着喇叭向四下裏喧嚷，宣傳着周有慶的罪狀。

桃花村的民衆，幾時見過這種熱鬧，家家扶老携幼連男帶女的出來爭瞧，樹上，房上，土堆上，各處全堆滿了人，軍警們在街道的兩旁戒備着。

學生們穿着工人的服裝，舉着火把，兩邊有哈哈隊領導着歡呼，叫着他們同學中英雄的

名子，那些英雄們就坐在後面的兩個大救火車上，上邊坐的滿滿的，有瞎子郭天鵬，聖人陸洪生，胖子文振清，活金剛鄭鐵漢，小諸葛計仰山，瘋魔王天祥，釘子劉光義，猴子趙成瑞，以外還有各團各會的領袖們，這些人們每聽大眾喊到誰，誰就起立回答，喊到『猴子萬歲』趙成瑞起立喊『諸位同學萬歲！』喊到『釘子萬歲！』劉光義便起來喊『諸位同學萬歲！』末後來了一個大車，圍着一片火光，兩旁邊跟隨着活動的大汽燈，照耀如同白晝，車前邊是刀劍鮮明的武術隊，車後邊是耀武揚威的運動團，兩旁又追隨着許多哈哈隊，車上只立着兩個人，一個是穿着白西裝的金必正，一個是身披紅衣的何秀瑛，各人手中舉着一支火把，嬌美的臉上閃着光亮。

大隊向前移動着，樂隊一陣陣奏出了雄壯的樂音，何秀瑛的車子到處受着熱烈的歡迎，只聽大喇叭喊道『我們全體給紅衣女郎和白鵝祝賀』，只聽大家一齊高呼道：『我們的紅衣女郎萬歲！萬歲！萬歲！』『我們的白鵝萬歲！萬歲！萬歲！』這種兩千人的呼聲，驚天動地，白鵝等大家喊完了，他高聲喊道：『我的同學們萬歲！萬歲！萬歲！』何秀瑛聽了也嬌聲喊道：『我的朋友們萬歲！萬歲！萬歲！』大家聽了這種嬌柔的呼聲，一齊微笑着鼓掌，掌聲停了，大家又一齊唱起校歌來。

車上的金必正湊近了何秀瑛的臉問道：『何姑娘，你現在覺着有什麼感想呢？』何秀瑛一手舉着火把，一手拉着車環，扭頭向着金必正微笑道：『我！我現在覺着



介紹一部自修日語的好書，一幅閱報旅行的好圖

日文自己通

淺白容易學
人人可以學

精裝一厚冊，每冊八角，函購可用郵票代價。

這是一部好書，專為欲學日文而無機會求師者所編，講解詳細，由淺遞深，淺白易懂，日文字母乃用漢字，國音字，英文字三種聯合注音，參照易會，全書包括發音，單字，造句，文法，會話，各界常用語等，凡日語之旁皆附有中文註音，易讀易記，書後又附訂日文常識集一冊，乃搜集學習日語應知之常識一百則，明白有趣，如讀小說，備此一書，置之案頭，一日讀十字，十日讀一千，日積月累，能寫能談，對於日文，自己可通。

旅行良友 閱報指南 華北三省詳圖

七種色彩，三千地名，每幅四角，函購可用郵票代價

本圖包括河北，山東，山西，三省，一切名城重地小村小鎮，無不備載，色彩分成七種，地名多至三千，即以鐵路而言，計津浦，京漢，京綏，同蒲，北寧，膠濟等線之沿路站頭多至五百餘處，其詳可見一斑，並附比例尺，遠近一測可知，勿論出外旅行，家居閱報，人人皆應備置一幅。以上圖書，函購如滙兌不便，可用郵票代價，十足通用，不收寄費，立刻回件，負負保險。

天津法租界三十一號路福壽里十九號華北商行圖書部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初版

本書有著
作權如有
翻印私售
或轉載者
一律嚴究
非經作者
允許不得
改編為戲
劇或電影

天 堂
(又名大學風光)

定價國幣一元

著 者 沈 英

發 行 者 華北商行圖書部

發 行 所 華北商行圖書部

天津法租界三十一號
路福壽里十九號

82
341144

11/14